武侠与歷史

封面說明

蔡侯銅簠

「簠」爲古代盛肴饌之器。但古文「簠」乃竹製方形盛器之專名；自小篆行而古文皆廢，銅製盛器始借用「簠」字名。

蔡侯是指春秋（公元前七七〇——四七五年）時封於河南（今汝南、上蔡、新蔡等縣地）一國之統治者。此簠即係該時期產品。高三六糎。口徑二三・八糎。安徽省壽縣出土。

孖寶

香烟

烟質人人讚好

烟味舉世馳名

廿支庄:七毫

総代理 陳漢深出入口商

武俠与歷史

第二六零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版

魔劫仇火……………………上官厚 4

秦少游與朝華……………疑史樓主 15

俠盜白金龍 ………………羅 大 24

丹心一劍…………………琴 心 31

勾 命 符…………………端木玲 38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蘭 陵 55

玉女銀鳳…………………冰 鴻 61

天龍八部…………………金 庸 81

狂波俠影…………………岳 川 88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 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香港郵箱 1 4 3 6 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a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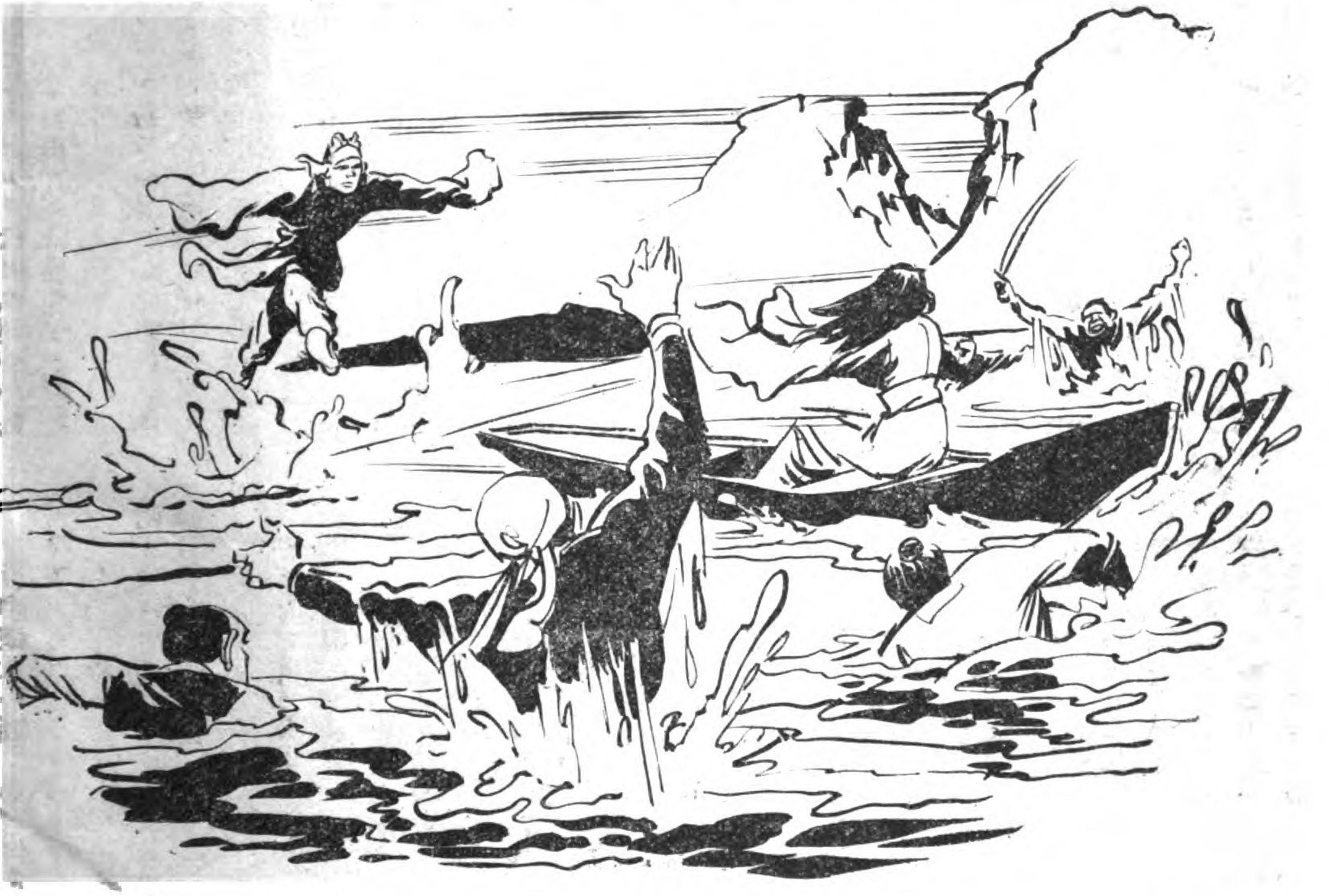
P.O.BOX 1 4 3 6 3

HONG KONG

武俠短篇小說

魔劫仇火

上官厚



五泉山，是塞上的一座名山，位於甘肅蘭州南梢門外大約五箭之遙的皋蘭山西麓。五泉山雖不高聳，可是，因爲山上有五個川流不息的泉源，是以成爲引人入勝的勝地。

這五泉山的五泉，分別名爲掬月、甘露、摩子、蒙泉、惠泉，而這五個泉源滙成一個澗口，這個澗口，又激成爲壯觀的瀑布。

五泉山上殿宇樓閣，星羅棋布，大都依山而築，高低錯叠的紅牆綠瓦，掩映在蒼翠碧綠的榆林柳樹中，不愧是名山勝地，美景如畫。時已仲春三月，雖是處於塞上，五泉山卻如江南一樣，林木青翠，鳥語花香，景色的清幽秀麗，端的撩人。

因爲距離四月初八的浴佛節已然期近，廟會舉行在即，寺院的僧侶都忙着粉飾殿堂，以迎佳節。所以天色黎明時，各山寺的僧侶們已然開始忙碌工作了。

雖然山寺的僧侶是如此忙碌，但在瀑布旁邊，却坐着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者，他目注着滾滾而下的瀑布，臉上蘊着微笑，原來就在這滾滾的飛瀑中，正在有一位年方弱冠的美少年，端坐飛瀉的瀑布中，任那清涼疾瀉的瀑泉將整個身體裹在裏面。

要是陌生人路過此間，睹此定然極感錯愕，但是，這一老一少，方橫百里之內，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對他倆人這怪誕的舉動，更是耳熟能詳，已是見怪不怪了。

原來，老者姓宋，名芝庭，自十五年前在這五泉山建下華厦，卜居是間之後，因爲他

平日樂善好施，廣被貧黎，是以在這裏一提起宋大善人，便是婦孺皆知的了。那少年是宋大善人的獨生子宋操時，他自幼喪母五歲時卽隨父親來此。

宋芝庭課子甚嚴，日中除了西席授課之外，每日淸晨，必定來此，着兒子趺坐瀑布之中，任得瀑布冲激。最初宋操時受不了瀑布的壓力，甫入卽出，漸漸才習慣了水怪，如今，他已能抵受瀑布的冲激達半炷香之久了。

這一日，乃是大善人的五十晉八壽辰，因爲大善人平日樂善好施，人緣極好，天尙未光，已然賀客紛至，待到中午，更是嘉賓盈門，衣香鬢影，極一時之盛。還未正午，大廳上已然擠滿了送禮的人，家丁們正忙着迎迓欵接，忙得好不開交。

突然，門外人聲喧鬧，夾雜着叱喝之聲，宋善人正欲命人出去看個究竟，門外已然走入了一個秀髮覆面，全身披蔴帶孝，手捧靈牌的中年婦人，家丁們雖是千方百計的攔截，但是，中年婦人左一穿右一插，還是走了進來，她一入大堂，立卽嚎啕大哭。

今日乃是大善人的華誕吉日，賀客該是善頌善禱才對，如今竟爾有人在這大好日子，披蔴帶孝，手捧靈牌前來，所有在塲的人，都看得瞠目結舌，不知如何應付是好。

宋操時年少氣勝，當此父親大壽之日，竟然有人，前來搗亂，存心坍父親的台，這叫他怎忍得下這口氣。只見他暴怒如雷，就欲上前逐斥，但是，大善人却微一擺手，制止了兒子的激動，將怒火强行忍住，迎了上去。

而那個中年婦人，亦於此時走進了廳堂，只見她將靈牌放在香案之上，倏一甩首，一臉秀髮拂向腦後登時嚇得宋大善人蹬、蹬、蹬連退步。駭然叫道：「你……你……不是三師妹金玉魂？你……你爲……」

原來這中年婦人正是宋大善人的三師妹金玉魂，賓客這時方才知道，宋大善人原是武林中人。

金玉魂杏臉圓睜，柳眉倒豎，向前跨進一步，戟指着宋芝庭罵道：「凌天志，你以爲更名換姓，遠走塞上 ，就可安享淸福？哈哈哈………」

廳中衆人一聽，這明明是宋大善人，這婦人却叫作凌天志，難道這婦人瘋了不成？

宋芝庭驚至面無人色，與他平日寬容大度，判若兩人，金玉魂見他吶吶不言，又跨上一步，大罵道：「凌天志，你雖是財迷心竅，難道連狗眼也瞎了不成？這是什麽？」

宋芝庭循她所指望去，只見靈牌上刻着：「先師郭公永儀神位」八字，宋芝庭大駭，顫巍巍的撲了過去，跪在地上，放聲哭道：「恩師，你幾時離開塵世的，爲什麽不等等徒兒？我凌天志不克遵循訓誨，有負師恩……」衆人至此，更是納罕，原來宋大善人竟爾又名凌天志。

他還未說完，金玉魂倏然伸指點了他的「委中」穴。大聲說道：「如今我要你對着先師之靈，表明心跡。」

凌天志穴道被制，動彈不得，說道：「我凌天志雖是不肖，有負師恩，但平生坦誠處世，無事不可對人言。」

金玉魂緊接一句，道：「好，你既然無事不可對人言，我問你，大師兄可是你殺死的？」

凌天志道：「我縱有天大胆子，也不敢僭越犯上……」

金玉魂喝道：「那麽？他如今在那裏？」

「……」凌天志口唇翕動，但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金玉魂冷哼一聲，道：「好一個無事不可對人言，如今却又「緘狗口？凌天志，你覬覦恩師財富，却給大師兄洞悉其奸，你在財迷心竅下，用詭計殺了大師兄，欺負恩師殘廢，我和師母又是女流，你就暗中弄出恩師財富，走來此間僞作善人，以爲掩飾，豈料我和師母雖則是女流之輩，但齒冷你的爲人，立誓終此一生，都要手戕你這蟊賊！」她說得激動，竟至淚流披面。

凌天志本像想說什麽，但終於說不成，却道：「三師妹，你縱是不念舊情，也得體念操兒呀！」

豈料不說猶可，金玉魂登時目泛殺機，氣得銀牙格格作响，大喝道：「蟊賊虧你還够胆說出，我替你產下操兒，待至牙牙學語，你竟然携子出走，連同我的終身幸福也一併帶走了，你說，恩師有何不對，我金玉魂又

有何事對不起你，你說！」

不但堂上衆賓客均感駭然，原來這個樂善好施的大善人，竟是這般心腸狠毒，大逆不道。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一時都感無趣，紛紛悄然引退。

而他的兒子宋操時，不，要改作凌操時了，他一向以爲父親是一個好人，豈料竟是如此與事實相反，一撲上前，揪着父親的衣襟，急促的問道：「你可否殺過大師伯？你可是如此拋棄娘親？你說呀！你爲什麼不說，說呀！」

可是，凌天志長長嘆了一聲，兩行英雄淚，已然簌簌而下，道：「操兒，你應該知道，爲父乃是一個持正不阿的人，豈能幹出這禽獸之事？」

凌操時悲聲呼道：「那麼，你還不說？」

凌天志只是太息連連，道：「爲父有難言之隱，縱粉身碎骨，也難言宣，總之，你要相信我……」

但是，這又如何可安凌操時之心，他心痛竟爾有個如此狼心狗肺的父親，但覺萬念俱灰，一躍而起，朝門外走了出去。

凌天志之視凌操時，愛逾性命，如今一時氣憤，竟爾離開自己，就想趕了過去，但却苦於不能動彈，只得大聲叫道：「操兒回來，操兒回來！」

就在此時，屋頂「啪啪」兩下瓦碎之聲，一張黃紙自裂瓦之中飄了下來。

這張黃紙，說也奇怪，它在空中飄蕩，本來距離凌天志很遠，但是，在快到地面時，却倏然一改方向，朝着凌天志平射過去。

凌天志一見黃紙，大駭而呼道：「奪魂令！師母，你是來收拾我了？三妹，我死不足惜，還望你善視操兒！」

屋頂上登時嘿嘿冷笑，其聲陰森有如鬼魅，陰惻惻的道：「奪魂令至，令至命奪，你說的不錯，如今奪魂令陰不華清理門戶，要手誅你這大逆不道的叛徒！金玉魂，放開叛徒的穴道，可讓他死得心服。」

金玉魂應命拍開他穴道，恐怕凌天志乘機拼命，伸手一拍，人已躍退。

豈料凌天志雖是穴道已解，却還仍然跪在地上，懇切的道：「師母若然自問幹得對，我凌天志甘心受死！」

他話剛說完，眼前一閃，一個皮膚皙白紅潤，但面皮縐摺，枯黃如槁的婦人已然站在他的面前。

這個面不稱身的婦人陰不華，冷哼一聲道：「叛徒，還不起來與我過三百招。」

凌天志一動也不動的跪在地上，恭謹應道：「天志不敢，只求師母明察。」

陰不華大笑連聲道：「你道束手不動，我就不敢下手？哈哈，你看錯了，我奪魂令陰不華從來不理江湖上的撈什子規矩，凌天志，今日又你的生辰，也是你的死期了！回老家去吧！」

掌隨聲發，直朝凌天志的「命門」穴劈下，豈料她掌風未至，凌天志已然骨碌一聲，癱臥地上。

陰不華愕然，俯首一看，原來凌天志先她一步，出指自戮「膻中」穴，自戕身亡。可是，陰不華並不因而畧消心頭之恨，反而因凌天志不能死在自己手中而感遺憾，厲嘯一聲，拳脚交加，將凌天志的屍體劈至肢離骨解，散滿大廳。

金玉魂雖對凌天志叛師棄巳而切齒痛恨，但是，她到底與凌天志有五載衾枕之情，如今目睹枕邊人死得如此慘烈，心頭不禁一酸，掩面痛哭。

陰不華聽見金玉魂的哭泣之聲，驀然回頭，對金玉魂喝道：「凌天志叛恩師，弒師兄，巳然萬死不足蔽其辜，更何況太上忘情，拋棄糟糠，對師對你，皆是萬惡不赦，如今治以應得之罪，你該額手稱慶，你如今可是責怪我出手太狼，以至如此傷心？」

金玉魂連忙強止哭泣道：「徒兒不敢，徒兒知錯了，伏望師娘恕罪。」

陰不華冷然喝道：「旣是如此，除惡務盡，你還不速去將那孽種連根剷除？」

金玉魂駭然，顫聲道：「師娘你是說……」

陰不華說：「我是說，將你和逆徒生下的凌操時，一併趕盡殺絕！」

這句話，登時令金玉魂冷汗直冒，神魂出竅，哀聲道：「天志罪有應得，已然伏誅，徒兒下半生，全然托於犬兒身上，伏望師娘網開一面，予犬兒一線生機，徒兒立誓保證，此後鞠躬盡粹，侍奉師娘，以報再生之德。」

金玉魂語至誠懇，說至後來，簡直是聲淚俱下。

豈料陰不華哈哈狂笑，怨毒已極的一字一字說道：「網開一面？哈哈哈，當日逆徒若肯網開一面……」她說溜了口，倏然覺得不對，厲聲喝道：「你去不去，若然不去，我去！」

金玉魂大驚，眼前一花，就欲昏去，可是，她知道師娘向素心狠手辣，言出必行，要是自己不答應，她當眞說去就去，若是當眞找到操兒，豈肯放過，爲了兒子，只得免强定下神來，含淚說道：「師娘既是一意執行，徒兒唯有遵命。」

陰不華冷哼一聲道：「諒你不敢，不過，你休想心存隱瞞走避，否則，我『奪魂令』一至，就是你母子的死期，牢記斯言，當毋後悔。」

金玉魂恭謹受命，稽袛再三，拜別師娘。

金玉魂去後，陰不華餘怒未息，雙掌翻飛，將廳上的紗燈紅燭和一些陳設擺式打得稀爛，半晌，火舌狂張，一座大好莊院，便毀在一片火海之中。

× × ×

是一個欲雨的黑夜，烏雲滿天，五泉山日間雖是景色宜人，引人入勝，可是，一屆入夜，除了殿宇傳來陣陣鐘聲之外，一切都沉寂如死，尤其是在這山雨欲來的深夜，更是靜寂得令人可怕。

在大善人巨宅的火燼場中，雖是經過一夜一日的焚燒，此時還是餘燼未熄，硝烟焦木的惡味，中人欲嘔。

但是，在火刧場外的一處陡坡上， 却立着一個少年， 只見他雙目蘊淚，凝望着巨宅遺址。

他，就是一度爲人稱頌的大善人之後——凌操時。

爲誰風露立中宵？凌操時此時是爲了他的父親，雖然日前發生的變故，已將父親慈愛的印像毀滅，他痛心有如此的父親，不過，終究骨肉情深，饒是如何憤懣，還是熬不住父子之情 終於在這黑夜時份 偷偷溜了回來。

凌操時英目含淚，憑弔着頹垣敗瓦，他心中明白，父親已然死在瓦礫之中了。

他心中悲慟，一步一步的朝着瓦礫行去，意欲尋找父親的遺骸，俾揑之穿安葬。

豈料他行數步，剛剛轉出陡坡，倏然斜刺裏冷風襲至，眼前一黑，頓爾昏了過去。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凌操時悠然醒來，發覺置身木板之上，揉目一看，身前坐着一個中年婦人。這個婦人不是別人，就是當日手捧靈牌，披麻帶孝的金玉魂。

凌操時已然知道，金玉魂乃是他的生身之母，可是，這太突然了，而且，當日父親之死，乃是她一手帶來的，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開口。

金玉魂凝望着愛兒的面龐，見他久久還不言語，幽然說道：「操兒，你可是怨娘太狠？」

凌操時茫然一骨碌的坐了起來，問道：「你可是連我也不肯放過？」

金玉魂凄然搖首，道：「你父親雖是滿身罪孽，但寃有頭，債有主，與你何干，你道爲娘心狠到要手刃親生兒嗎？」

凌操時心忖，其間必定大有文章，姑無論誰是誰非，父母終歸有養育劬勞之恩，於是說道：「娘，這究竟是什麼回事啊！你教孩兒日後如何做人！」

金玉魂重重的嘆了一聲，說：「此事說來話長，爲娘還是從頭說起吧！」

× × ×

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常維平、凌天志、金玉魂乃是河南伏牛山霹靂幫郭永儀的門下，郭永儀因爲走火入魔，以至半身殘廢，不能坐立，日常練功餵招，全由大師兄常維平主持。

後來，郭永儀爲了要趁在生時盡將一生所學傳給門人，乃着首徒常維平自閉山後巨岩，潛修本門絕學。

凌天志與金玉魂，由意志相投而至互相愛慕，再進而結爲夫婦，且週一子，即凌操時，自大師兄自閉潛修後，他夫妻就負起備辦粮食，侍奉師尊之責，炊事則由師娘料理，而且負責遞送三餐與常維平。

有一晚，金玉魂從夢中醒來，不見了枕畔人，再一顧視，竟連稚兒也失了踪跡，大驚失色，連忙四出找尋。

師母陰不華聞訊，也是大吃一驚，於是與金玉魂分頭尋找。可是，她們將整個伏牛山翻了過來，也見不到凌天志半根汗毛。

金玉魂後來一想，莫非天志記罣着師兄，帶同兒子乘夜溜去探望？在毫無辦法之中，這是唯一的希望。陰不華也只好同意去找一趟。

常維平自閉的巨岩，乃是一個甚爲寬敞的岩穴，郭永儀在未殘廢之前，在岩穴之口加設一扇厚逾半尺的鐵門，而開動鐵門的把鈕，却是安在外面，若想開啓這扇沉重的鐵門，除非人在外面，才可辦到，在岩穴之內，就是合十數位曠世高手，也不能動它分毫。

她們來至岩外，按動門鈕，鐵門緩緩移動，因爲內中有人潛修內功，不能驚擾，於是放輕脚步，躡足而前。

金玉魂在前，陰不華在後，小心的一步一步移去。

突然，金玉魂一聲尖叫，連退數步向後便倒，陰不華連忙上前扶住，縱目一看，又是一聲尖叫，而且，比金玉魂剛才那一聲還來得淒厲。

原來，寬濶的巨穴，除了她們二人之外，那有一絲人影，而最駭人的，就是常維平用以自閉苦修的蒲團上，竟然有一灘殷紅的鮮血，而這灘鮮血，還未凝固。

陰不華氣得渾身發抖，一聲不响，一手拖起金玉魂，走出洞外，直朝藏金庫而去。

她們還未到金庫，遠遠已然見到庫門大開，兩人不期然一縷烟的標了過去。

果然，金庫內少了一個箱子，幸而，霹靂幫鎭幫之寶「雷火外經」却還安然無恙。

這已顯而易見，還不是凌天志妒忌師兄，憤然乘他修練神功之際，暗下毒手，才挈兒掠寶，喬夜出走？

他們雖然極力隱瞞其事，可是，終於給郭永儀知道了，一氣之下，登時噴血身亡。

× × ×

「背叛恩師，刺弑師兄，席捲寶物，拋棄糟糠，這是該當何罪？」金玉魂一口氣將當日事情的經過說將出來，望着愛兒說道：「於是，我與師娘一怒之下，立誓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手刄此獠。我倆僕僕風塵，十餘載之後，才偵知老匹夫改名換姓，匿居五泉山上。」

金玉魂已將全部經過，據她所知的和盤托出，只將當日師娘一怒將凌天志碎屍萬段的情形畧去不提，以免愛兒此生心中永久不安。

凌操時由頭到尾，都在傾耳聆聽，不發一言，直至娘親如數家珍的說出之後，也是默然不語。他心竄已然劃上了重重的創傷，有父如此，夫復何言？不過，他心中却有一個疑問——他總懷疑慈祥的老父，怎也不像是一個如此心腸狼毒的人。

金玉魂知道兒子心中痛苦，淒然說道：「所以光明磊落，乃人生要義，要是行險徼倖，妄作胡爲，天網恢恢，到頭來還是報應不爽！」

凌操時依然不言不動，雙拳緊握，額筋暴漲，一臉悲憤之情，溢於眉梢。

金玉魂也是相顧黯然，良久，忽然說道：「只是如今細細想來，覺得其中似有不對……」

「什麼，娘親快說！」父親雖已身故，凌操時還是希望能有一日，替慈父洗脫此大逆罪名。

金玉魂張惶四顧，似乎在打量可否有人在暗中窺伺，凌操時這時方才知道，這時乃是置身於舟楫之上。

金玉魂四顧無人，這才悄然道：「爲娘從當日師娘殺死你父親的情形，發現師娘的憤恨似乎超逾了報仇與清理門戶的程度，她那怨毒之深，似乎還有別情，恐怕……」

就在這時，船蓬突爾一聲異响，裂開一個小洞，一片黃紙，冉冉飄下。

這分明就是江湖聞之喪胆的奪魂令，金玉魂駭得魂飛魄散，大叫道：

「操兒快逃！」冒死以身障護兒子。她百忙中也未想過，這時乃處身於江流之上，叫兒子如何可以逃走。

凌操時在五泉山時，就眼看過父親一見此塊黃紙，駭然失色的情形，知道此張黃紙定然大有來歷，下意識的直撲而出。他也忘記了置身何地，「操通」一聲，畢直的墮入江心之中。

耳畔隱然聽到母親尖叫淒厲聲音，但是，凌操時此時已然身不由已，給江流的激流直冲而去。

幸而，他父親自從卜居五泉山之後，卽逼凌操時練習水性，這時正好大派用場，給江水冲了一陣，强行懾住心神，揮掌撥水。瞬息間已然泅登彼岸。

凌操時不敢貿然冒出水面，微微的探出鼻尖，深深吸了口氣。半晌還未見動靜，這才緩緩的探首水面。

他掠目一看，唬得在水中打了一個寒噤，原來江心正游弋着一葉小舟，舟子之上，月光朦朧下，清楚瞧見舟上立着的就是「奪魂令」陰不華。再看江面，一些斷木殘蓬，隨水飄蕩。

凌操時迅快的在水面掠看幾次，可是，却沒有娘親的影子，心中大慟，剛與久違的慈母重聚，卽行永訣，本是長在大好家庭，且夕之間，竟爾變成無父無母的孤兒，那得不令他哀痛欲絕？

他從娘親最後的那番話參悟到，隱然知道其中定然另有別情，慈父似是另有苦衷，寧死不肯吐露，而這段血海深仇，又似乎必須由「奪魂令」陰不華身上才可找出答案。

驀然，一聲厲嘯，對岸江干，突爾出現一條人影，凌操時一看，不禁瞠目結舌。原來，那條人影在水面上掠走自如，如履平地，畢直朝「奪魂令」陰不華的小舟馳去。

陰不華一直爲了追尋凌操時的下落而死心不息的留在江面，好整以暇的四處游弋搜索，但是，當她突然看到這個水面飄行的影子時，如見鬼魅，若遇尅星，雙掌交揮，劈向水面，擊動小舟，向後疾逃。

凌操時這才知道，陰不華之所以能追及已舟，遽施辣手的緣故，乃是憑她過人的內力，以掌力代替櫓槳。又由此猛然醒起，替已操舟的舟子，也不見了踪跡，想是已然喪身魚腹了？不禁替舟子難過。

陰不華雖是內力過人，舟行如飛，可是，她逃得快，水上飄行的影子更快，幌眼之間，已然攔在陰不華之前。

陰不華自忖敵不過眼前那人的水上功夫，索性停了下來，高聲道：「閣下可就是人稱『水上藏宗』江爲家老先生？」

那人頷首道：「不敢，正是在下，『奪魂令』雖是名震宇內，但是我江某人可並不懼怕，今日你既是明知故犯，存心找我江某麻煩，江某不才，就請賜教。」

原來，那人就是「水上藏宗」江爲家，橫行於開封與蘭封之間，又稱「黃河水霸」，水性可稱天下無敵，尤其是「水上飛行」的輕功，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立下規矩，不准任何人等在他的地盤上生事，否則格殺勿論。而所有來往大小船隻，一律要奉獻「靖河費」，手下徒衆甚夥，聲勢異常浩大。幸而他自固吾圉，除了致力於他的基業之外，不論黑白二道，正邪兩派的一切糾紛恩怨全然不聞不問，是以武林中人對他也都禮讓三分。

陰不華來黃河上擊沉金玉魂的小船，已是犯了他的大忌，所以一接到門人報訊，便卽親身趕來。凌操時這才從兩人的對話中知道自已飄流在黃河之上。

陰不華閱歷既豐，自然知道這號人物非常難惹，人急智生，立卽堆起笑臉道：「本人爲了清理門戶，追緝叛徒而至此，並非存心破壞閣下規矩，而且願意依照尊規，納上費用，並賠償一切損失。」

「水上藏宗」江爲家聞語，哈哈狂笑，傲然說道：「算你知機，否則縱是雷神風將，過此也得解下慳囊。這樣吧，『靖河費』有例可援，大舟十兩，小舟五兩，至於毁我扁舟，殺我門人，一併放下百兩銀錠，就可各行各事，不過，此是可一不可再，下次就是千兩紋銀，也休想生離是間。」

陰不華解下荷囊，點了百兩銀錠，放在舟上，道：「這是百兩銀錠，就請閣下點收。」

江爲家滿意的點了點頭，大喝一聲：「人來！」

驀地在小舟四週的水中鑽出五六十人，轟然齊聲應諾。其中兩人踏着水花移近小舟，伸手拿起銀子，才退回原處。

江爲家又是一聲令下，「各自囘防！」

五六十人又是齊聲轟諾，相將沒入水中。江爲家這才大聲喝道：「限你半炷香之內，尋路上岸！」言巳，哈哈狂笑，雙足連點，江上登時生起一溜黑烟，轉眼之間，巳然沒在對面岸上。

陰不華不虞有此一着，只氣得她七竅生烟，本來，她豈是甘受此等侮辱，她之所以忍氣吞氣，只道江爲家會親手拿取百兩銀子，只要他一上小舟，她就立即以「奪魂陰爪」制住他，那時就大可挾天子以令諸侯，逃出江爲家的勢力，豈料事與願違，損失了一百兩銀子，這還事小，受人奚落，則是奇耻大辱了。不過，她自忖無法發惡，只得啞忍，垂頭喪氣的撥動小舟靠岸。

她一口烏氣無處發洩，想起今日身受此辱，皆由凌操時母子引起，不禁遷怒於凌操時，破口大罵道：「只要你這野小子再撞到老娘手上，一定將你碎屍萬段，方洩我心頭之恨！」

嚇得躲在岸邊的凌操時魂飛魄散，連忙縮囘水底。

豈料凌操時方才縮入水底，驀然一隻如鐵巨掌，將他拖住，畢直的拖落深水中去。

凌操時還道巳給陰不華擒住，駭然掙扎，但是，他方欲出手，但覺全身一麻，巳然動彈不得。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凌操時悠然醒來，發覺竟是置身於一荒山野嶺之上，藉着殘月稀星，身畔蹲着一個濃眉粗目，上衣洞敞，露出毛茸茸胸膛的漢子，凌操時嚇了一跳，還道巳入鬼鄉，但是，他仔細一看，原來，這大漢不是別人，竟然就是截他母子至黃河而慘遭陰不華毒手的那個舟子。

舟子見他醒來，忙道：「哥兒醒了，幾乎給你嚇死了。」

凌操時茫然問道：「叔叔，我們還在陽間？」

舟子愕然道：「這裏叫作五霸山，爲什麼不是陽世間？」凌操時訝道：「那我如何會匯在這裏？」

舟子恍然道：「是我抱你上來的。」於是將經過說出來。

原來，舟子陳福水，乃江爲家手下的嘍囉，當時給陰不華震碎小舟，乘機滑入水中，他既然是江爲家的嘍囉，水中能耐自是高人一等，他在操舟時，對他母子二人的對答，聽得非常清楚，心中甚是同情。及至舟覆人亡，更是激起他的古道熱腸，於是在水底搜索這個可憐孩子的下落，他幾經找尋，方才發覺凌操時躲在岸邊，正想前去挽救時，發覺水面的情形不對，於是伏在水底偷聽，才知道江爲家以爲他巳然死在水中，與陰不華計較的只是銀子而不是志在爲他報仇，似乎他的死正好帶給江爲家一個發財機會，心下大怒，於是乘機將凌操時拖入水底，才帶他來至五霸山上。

凌操時又是感激，又是凄楚，想起前路茫茫，不知何處是家，凄然道：「陳叔叔再生之德，沒齒不忘，不過，此後孑然一身，何以爲計，倒不如死了反而乾淨俐落。」

陳福水忙道：「哥兒豈可心存死意，要知道你身負血海深仇，你若然輕於一死，你的父母就含冤莫白了。」

這番話，眞如在凌操時頭頂敲上一記重鎚，連忙拜倒在地道：「叔叔金石良言，不啻暮鼓晨鐘，我凌操時萬不能死，萬不能死！我要澄清此事，替父母洗冤，替母報仇！」

陳福水連連點頭道：「這才是男兒氣概呀！只不過，我陳福水武功膚淺，不然，也可助你一臂！」說至此處，突然醒起一事，又道：「哥兒，我最拿手的是水中功夫，可不知你肯不肯學？」

凌操時忙道：「固所願也。」

於是，二人躲在五霸山上，凌操時耐心的學習陳福水的「水中潛行術」了。

××　　××　　××

光陰似箭，轉眼又是一年，凌操時巳盡得陳福水的「水中潛行術」了。

這天陳福水對凌操時說道：「我這套『水中潛行術』你巳練成了，只要持之以恒，勤練不綴，就可事半功倍了。不過，這套功夫，只可用作鐵

鍊身體，若要報仇，則非此套功夫所能言功了，看來，還在此地不是辦法，你還是離開此地，出去碰碰運氣的好。」

凌操時一想，也覺有理，心中雖是有點不捨，但爲了報仇雪恨，只好忍痛離去。於是，凌操時再三拜別陳福水，依依不捨的離開五覇山。

他半生在慈父的呵護之下，從沒有想到面世謀生的問題，幸而，他跟陳福水學了一套捕魚之術，每到一處，都靠捕得魚兒，拿出市上變換日常費用，如此這般，不知不覺間已然在江湖上闖了半年。

這一日，他來到一處地方，只見前面大山攔路，問問路人，才知道面前這座大山竟然就是伏牛山。

凌操時一聽「伏牛山」三字，全身猛然一震，雙腿不期然竟爾朝山上走去。

伏牛山連綿橫亙在河南省之南，乃漢水與黃、淮水系的分水嶺，東延嵩山，西接秦嶺，山勢險陡峭拔，正是臥虎藏龍之區。

原來這伏牛山正是當年常維平、凌天志、金玉魂三人追隨郭永儀學武之處，也正是凌操時的誕生之地，他的家庭慘變之伏線也是由此而起，所以欲查明事實眞象也必須從伏牛山起，凌操時明知自郭永儀死後，大師伯下落不明，凌天志又告出走剩下來的陰不華與金玉魂却只是志切報仇，找尋凌天志的下落，山上居址，已然棄置，縱是尋獲其地，也是於事無補，但是，不知如何，心中總是要去看一看。

他有的是時間，而且孑然一身，了無牽掛，也不用打聽路途，只是逢山過山，見嶺越嶺。雖然，舊居的面貌如何，因爲其時他尙在幼年，已不復記憶，只憑母親那一席話，去推敲舊居的輪廓。

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他發現了一座不知名的山峯上，有三數座宅院，與母親所說的甚是脗合。於是，乃扳藤附葛，爬援而上。

這時，凌操時還是不能證實此處是否就是舊居，爲了一看究竟，先行在後山找尋，看看有無母親所說的那個巨岩。

他來到後山，不須怎樣搜索，已然發現兩塊高逾十丈的岩石正中，果眞有座已然生銹的鐵門，連忙走上前去，找尋暗鈕所在。

不過，那扇鐵門平坦坦的，不但看不到暗鈕，就是連一個門環，也付諸闕如，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卒之，他發現左面岩石之上似有一枝狀若鐵筆，又若枯枝的物事，他在百無聊賴下，只好上前一試。

豈料他才一扳動，鐵門果然徐徐移動，凌操時大喜，連忙走了進去。

他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毫不考慮有無凶險，在這久無人居的山洞中，就算其間沒有曠世魔頭，也難防因爲久無人跡，可能滋生巨蛇毒蝎，但是，凌操時全然不顧慮這一點，毫不考慮的就輕身而入。

突然，他嗅到一縷異樣的幽香，直撲鼻端，頭腦登時覺得一陣暈眩。他心中猛吃一驚，方欲迅即退走，但是，四肢已然無力，尋且仆了下去。

待他醒來，睜眼一看，登時嚇得跳了起來。原來不知何時，竟然走出一個妖媚不分的婦人進來。

這婦人看見凌操時回醒過來，立時浪笑連聲：「好人兒，待我帶你前去神仙境界！」豈巳，竟然伸手要替他寬衣解帶。

凌操時雖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但是，他自小即受乃父的薰陶，可不是一個鮮廉寡耻的人。睹狀大駭，連連退步。

但是，那婦人却不肯放過他，格格而笑，道：「別鬧孩子氣了，好人兒，來來來。」

忽然，凌操時又嗅先前那股異樣的幽香，知道婦人在賣弄玄虛，這一次，他可學乖了，連忙閉住呼吸，直朝鐵門走去。

豈料眨眼之間，那婦人已然攔在鐵門之前，這時，鐵門還是洞開，米線射了進來，比穴內來得光亮。凌操時百忙中看了那婦人一眼，更是令他手足無措。原來面前的那個婦人，除了長髮覆面之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嚇得他蹬蹬蹬連向後退，那婦人又格格笑道：「你走不了的，還是乖乖的聽我的話吧！」

就在這時，凌操時忽然發覺似有淙淙水聲，連忙循聲望去，赫然發現穴內一塊巨石之下，有一條暗流，大喜過望，連忙聳身一躍，撲了下去。

他剛一跳下暗流，那婦人厲叱一聲，揮掌就向暗流擊去，掌風所至，穴壁上的沙坭紛紛四濺，可見那婦人功力之高，端的駭人。

幸而，暗流既急，凌操時又熟諳水性，在間不容髮的剎那之間，已然隨着暗流，越過巨石，是以僥倖的逃過婦人一掌。

他只划游了幾下，突然眼前一亮，强猛的光線透過水面，耀眼生輝，凌操時莫明其妙的冒出水來，眼前的情景，更是令他既忌詫異，又忌悚然。

原來，他看到的乃是一處四週向空合攏的石岩峭壁，光禿禿的平滑如鏡，在峭壁的底下，却有一幅十丈見方的平地，平地上長滿青葱碧綠的仙人掌，在仙人掌包圍的中央，有一片小小空地，此時却站着一個蓬頭亂髮，鶉衣百結的老人。

這老人看見凌操時從水中冒出來，也是愕然的瞠目相對，不言不動的瞧着凌操時。

凌操時這時雖是驚駭詫異，但是，已然顧不了一切，只好硬着頭皮，爬上岸去。

他一步一步的行至老人之前，老人還是不言不動，只是目不轉睛的望着他。終於，還是凌操時鼓起勇氣，問道：「在下凌操時，不知前輩如何稱呼？」

老人搖了搖頭，指指脚下的石頭，凌操時俯首望去，石頭已然生滿青苔，隱約似有字跡，於是蹲下身子，刮去青苔，石頭上赫然有人用指力刻劃着：「爲師爲兄。只好如此」八個字。

這一來可更令凌操時如墮五里霧中，茫然問道：「這是什麽意思？請恕在下愚魯，還望前輩指示。」

老人臉皮抽搐了一下，張口翕動了幾下，但却說不出話來。凌操時還道老人是個啞吧，廢然坐了下來。

那老人見他坐下，彎腰抓了一株仙人掌，遞給凌操時，以手示意，叫凌操時抓開吸吮其中汁液。凌操時如言，將仙人掌抓開，吮飲其中汁液。老人又招招手，帶操時來至一處峭壁之下，摘了幾枚狀若香蕉的雪白菰之類，自己放了一枚入口咀嚼，凌操時又如言放入口裏，咀嚼之下，頗覺味甚可口，於是囫圇吞棗的將其餘數枚俱放入口裏。

那老人候他食畢，又牽着他帶至一處用野藤纏成的小屋，示意凌操時在一塊石頭坐下，以手瞧水，在石頭上寫道：「你如何會來至此地？」

凌操時先是不敢據直相告，其後以老人似乎並無惡意，乃將情形說出。然後說道：「我就不相信家父是一個如此卑鄙的人，是以一路尋來，豈料一入石室，就遇見一個全無廉恥的女人……」

那老人愈是聽下去，神色愈是憤激，至此已然明白凌操時爲何會來至此地。不等凌操時說完，陡然縱躍而起，朝岩壁撞去。

凌操時先前還道老人乃是先父仇人，向已遞施毒手，連忙向後縱躍，豈料老人乃是意欲撞岩自殺，欲想阻止時，已然不及，百忙之中，惟有蓄勁於掌，用盡全力，揮掌劈向老人，希望可以略阻他前撞之勢。

那老人前撞之勢既速且勁，凌操時的掌勢豈能動他分毫，不過，老人在半途之中突覺右邊腰際勁風襲體，下意識的劈出右掌，以抗暗襲，豈料他這一掌竟將身形向左扭側少許，撞上尖岩的不是頭顱，而是右肩，「蓬」的一聲，摔回地上，昏了過去。

老人雖是下意識的輕劈一掌，擊在凌操時的掌力上，凌操時竟爾有如斷線紙箏，向後彈射而出。幸而，他撞向之處，乃是山藤纏成的屋壁上，山藤彈力甚强，將凌操時彈回地上，否則，他還不撞上岩壁，一命嗚呼？饒是如此，他還是頭際脹痛欲裂，火星四冒，仆在地上。

幾乎是同一時間，兩人相將甦醒過來，彼此均感愕然，凌操時正要開口，那老人已然說道：「操兒……是……是我……累死你……你的……父……父母！」

凌操時大吃一驚，也顧不得腦際的脹痛，一躍而起，併指如戟，按在老人的「氣海」穴，大聲喝問：「什麽？你說什麽？」

老人不但全不畏懼，反而泰然道：「收手……待我將事情……說說出……就算你……不殺殺死……我，我……也要一死……死以謝二……二弟。」

凌操時本來不甚信任，但他心地本是坦朗，以老人既是說得如此堅決，似乎全無虛假，終於還是收回手指。

老人吁了口氣，又吃吃的道：「我就是你的……師師伯常維……維平，因此二……二十多年……年了……連話也……說不慣……了。」

凌操時這才知道，老人原來久困谷底，以致連說話也感困難。

老人嘆了口氣，又吃吃的將經過說出。

原來，「奪魂令」陰不華身具兩重性格，其一乃是温婉平和的武林中人，其一却是淫蕩兇狠的魔頭，只要蕩性觸發，就會在突然之間，由一個賢淑的主婦搖身一變而變成一個心狠手辣，人盡可夫的淫娃。郭永儀愛的是她賢淑的一面，苦苦練一種內功，制住她的另一性格，只可惜，這種內功只是治標，過了一個時期，必須重新向她施功。郭永儀自走火入魔，內功已然消散殆盡，再也不能尅制她的另一性格，也因如此，陰不華在過了一個時期之後，蕩性又告發作了。

其時，適是常維平奉命自閉練功的時期。有一日，他正在寶相外宣，神儀內瑩的行功至神遊太虛。

突然，嗅到一陣幽香，當他返璞歸眞，悠然醒來之後，發覺身畔多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陰不華了。

常維平既是郭永儀的首徒，當知師娘具有雙重人格，此時已然知道不妙，可是，他回心一想，踫若斷然拒絕，不但立即屍橫當地，而且她在殺死自己之後，必定重行物色別人，說不定目標會指向二師弟身上，二師弟已然成家立室，豈可因一己而拆散二師弟的家庭，還有，霹靂幫的神功除了師父郭永儀之外，只有他自己具有這個資格修練，假若因自己橫死而致神功成爲絕响，豈不抱憾？倒不如暫時虛與蛇委，待練成神功，傳給二師弟之後，才設法弄死師娘然後自殺，以贖罪衍。就因如此，他就給師娘纏住了。

凌天志本是郭永儀好友的孤兒，郭永儀自幼携回撫養，故而凌天志自小即在此長大，這個巨岩雖是隱密，但他人細鬼大，竟爾暗中走入巨岩玩耍，其時，暗流中那塊巨石，還未墜下，有一小小窟窿，凌天志貪玩成性，爬出窟窿，發覺別有天地，自是一得閒暇，便偷偷溜來玩個半天，直至他成家立室，爲人之父，以至常維平閉關練功，他仍悄悄前來，從不間斷。

有一日，凌天志偷偷走來，打開鐵門，涉水步過暗流，來至此處，移植他心愛的仙人掌。豈料當他玩完之後，欲想穿過窟窿時，就發覺了他們的好事。

凌天志一向持正不阿，生就一副忠肝義胆，當然不齒二人所爲，可是，一個乃是師娘，一個又是大師兄，不能以下逆上，他不知道師娘具有雙重人格，還道常維平大逆不道，只要設法隔開二人，就可不了了之，是以想得此法，翌日一早前來，說出這裏別有天地，引誘常維平來至此地，趁常維平目不暇給，流連忘返的時候，倏然走回巨岩，揮掌擊墜那塊巨石，堵塞出路，想不到却因此釀成巨禍。

× × × ×

常維平將事情經過和盤托出之後，喟然嘆道：「本來，其後我也發覺巨石不能堵塞出路。我大可潛水而出，但是，二弟在石上預先刻的八字分明在告訴我，已然知曉我的所爲，我還有什麼面目見他？況且我也自覺罪孽重大正好自困於此折磨一生，以代應得懲罰，假若我能面對事實，出去將實情言明，你父母當不致死在她的手上，唉，眞非始料所及了。」說到後來。他已然回復正常，不再口吃了，只是一臉慚愧神色，內疚之情，溢於言表。

凌操時道：「其實父親不用出走的。」

常維平道：「師娘何許人，日子一久，她必然查出，那時，若然連你們一家也遭毒手，霹靂幫豈不是從此繼後無人？

凌操時這才恍然明白，父親之所以寧死也不肯說出原因，完全爲了師門聲譽，但是，又想起一事，問道：「家母說過，她們當日尋至巨岩時，發覺在你的蒲團上有一灘鮮血，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常維平嘆道：「顯而易見，想是當日二弟欲絕師娘之望，自割身體，濺在蒲團上，令她誤會我是在練功之時，給山魈啣走而留下的血跡了。」

凌操時又問道：「那麼，家父爲何只帶我出走而不連母親一同帶走呢？」

常維平道：「其時恩師還在人世，你父親一來欲留下你母親服侍恩師，二來又怕此事一經說出，你母親不肯離去」

就在這時，忽聞連聲浪笑，格格笑道：「維平，原來你躲在這裏！」

二人大吃一驚，回頭望時，暗流上立着的不是陰不華還有誰人？只見她衣履盡濕，一望而知，乃是發現凌操時由此逃走，追了過來。

常維平忙道：「操兒，待會我纏住她，你迅快逃回巨岩，加上一手，

將那塊巨石連暗流也堵死。她就無法再行爲禍人間了。」

凌操時本是十分不願，但除此之外，再也無法可想了，只得頷首答應。

說話間，陰不華已然一飄而至，撲向常維平，常維平詐作大喜神色，也是迎了上去。

凌操時不敢怠慢，連忙溜至暗流，潛下水去，他水性至佳，暗流雖急，他卻如處順流。

凌操時來至石縫之前，心中還不忍放下師伯，偷偷的冒出水面，偷看情形。

就在這時，突然聞得常維平吆聲喝道：「當日我一時之錯，累死了二師弟夫婦二人，如今再不能錯了，恩師，二師弟，三師妹，我來了，九泉之下，我再認罪！」

陰不華道：「誰叫他拆散我們，我若不將他全門斬盡殺絕，豈能洩我心頭之憤，別提他了，我走回巨岩，也只是想念你而已，來，好花堪折直須折，莫道無花空折枝！」

豈料常維平又是一聲叱喝：「停步！」又提高嗓子，道：「操兒，本門神功，盡在你父那鐵箱子內，乃是『雷火外經』眞本，你應回去找着，繼承你父遺志，光大霹靂門，師伯如今去會你父母也！」倏然舉掌，拍在「百會」穴上，登時氣絕身亡。

凌操時知道師伯以死絕己之望，那敢怠慢，迅快的潛回巨岩，揮掌劈向巨石，巨石本已搖搖欲墜，突加此掌，「隆」的一聲，墜下暗流，附近石頭受了牽動，紛紛墜下，登時將這僅有的出口，堵個密不通風。

步出巨石，凌操時腦際一片空虛，茫然下山，取路返回五泉山，尋覓「雷外經」去了。

——完——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爲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歷代才子佳人傳

秦少游與朝華

疑史樓主

【前文提要】 秦少游愛上朝華，要想討她回來，偏是朝華立志不作人妾，少游無可奈何！秦少游正在相思愁苦，朝華突然來訪，說是她家夫人有意要將她給六少爺作妾，那位六少爺却是個紈袴浪子，所以她不想活了。少游再次向她表示愛忱，勸她不要自殺，並希望能時常與她相見。

「如果不能結合，相見又有什麼益處呢！」朝華長嘆一聲。

突然一個主意湧上腦子裏來。他握着朝華的手道：「朝華，我有一個辦法，那總比你尋死的主意好。」

「還有什麼辦法呢？」朝華說：「這時候即使你向夫人說親，她也不會答應的了。」

「我們相偕離開這裏，回到南邊去。」少游終於把他的主意說了出來。

朝華聽了，怔怔的看着少游，眼睛裏交替着疑慮與興奮。最後露出堅決的眼色。

「好，我相信你了。」朝華說：「即使你是個拐子，把我拐了去賣，我也是甘心的。」

「那末，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就走吧。」秦少游說。

「現在就走太匆忙了。」朝華說，「我什麼準備也沒有，剛才出來的時候，我是準備去死的，死當然不須準備什麼，現在却是要活下去，活下去那就必須有準備了。」

「你什麼時候才能準備得好呢。」少游問。

「我也沒有什麼收拾的。」朝華說：「幾件心愛的飾物，幾件替換的衣服，這就齊了，收拾起來，只要半個時辰。不過我此番回去後，白天不便出來，只有等到晚上，待各人都睡了之後，才能出走。」

「唔，不錯，隋朝期的紅拂女私奔李靖，也是晚上行事的，你不愧紅拂女，可惜我不是李衞公。」少游說。

「不要談今說古了。」朝華說：「你可以預先僱定船，今晚我來了之後，便要馬上下船，賓夜開行。」

「那是自然。你現在就回去吧。」少游說。

「昨天我送東西來的盒子呢？」朝華問，「且讓我拿回去，夫人問時，我可以說是取盒子來的，免她生疑。」

「你怎麼還要搪塞她？」少游問。

「教她沒有防備呀。」朝華說：「否則她可能對我有懷疑，萬一向我盤問起來，我拿什麼話答她呢？」

少游點了點頭，便叫進書僮來，吩咐把盒子拿了來，還給朝華，朝華挑着盒子逕去了。

少游十分興奮地，穿上衣服，帶了書僮，到

蔡河沿岸來，那兒有許多船隻結集着，專待人客僱的。少游不費什麼事，已經僱定了一隻船了。

少游的目的是要先到淮海，然後再赴江都，或者到杭州去，那兒有他的親人，也有他的朋友，他們的生活不成問題，而且他和朝華私逃的事，也將被朋友們稱頌的。

可是，船隻雖多，却沒有一條船是往南行的。假如少游能够包一條大船，自然可以，但他僅和朝華書僮兩人，也沒有什麼行李，包用一條大船，那不是太貴了麼？

他在蔡河沿岸問來問去，結果他僱着一條不大不小的中型船，船家對少游說：「有一個道士，也想趁船南遊，如果肯附搭那道士時，我便受你的僱便了。」

「一個道士？」少游說：「道士是方外人，我却携同家小，恐怕不大方便吧。」他向船家凝視着。

「那有什麼關係？」船家說：「出門的人，怎說得定會碰上些什麼人？而且這道士也不是個普通道士，五綹長鬚，手執一柄長拂塵，仙風道骨，不像個游方道士，多半是那一處有名道觀的觀主，出外雲遊訪道的。」

「你不搭他行不行？」少游躊躇着說。

「行是行的，」船家說：「但你要包船，便得多付一倍船錢了。相公，人家一個人，却負擔你三人相同的費用，這實在是便宜了你的事，爲什麼你不願意附搭他呢？」

少游下船來看過艙位，發覺這船艙雖然面積不大，但仍可以分隔爲裏外兩艙。自己和朝華住在裏艙，讓道士住在外艙，用艙板隔了，也不至於聲息相聞。至於書僮，可以在舵樓旁的隙地，或者後面水手們所住的艙，隨便那裏都可以安頓下。他察看了一會兒後，終於把船僱定了。

僱好了船，少游便到汴京裏的親友處告別，各人送了他一點盤纏，少游自己還有一點錢，他想這已經足够到淮海的化銷了。

回到寓所裏，少游便叫書僮收拾行李。

「相公，」書僮詫異望着少游，「我們爲什麼剛到這兒不久又要離開了？你不是說過要住半年嗎？」

「我自有原故，用不着你問。」秦少游說。

「可是，我們的房錢？」書僮向少游望着。

「什麼房錢？」少游向書僮瞪着眼：「不是早已經付給了麼？」

「不錯，那只是這一

少游到東嶽廟找姑母，遇到過仙風道骨的老道士，要替他看相。

個月的房錢。」書僮說：「相公忘記了我們搬進來的時候，是和人家議定租用半年的嗎？」

「那有什麼關係，我不喜歡住，誰能够强我住足半年。」少游說。

「只怕人家不肯。」書僮說：「賃寓所的規矩，你應該知道，雙方一經訂明了期限，在期滿之前，他不能不租給你，你也不能中途退租。除非你付足半年的租錢。」

「那末，就付給他便了。」少游說，「那有什麼大不了的？」

書僮沒有作聲，只向他伸出手來。

少游解開他的錢囊，一看之下，不由得面上變了色。剛才他收了親友們餽贈的程儀，除了交了船錢之外，還有不少銀子，怎麼這時候，一個錢也沒有了。再看看囊底時，只見一道裂痕，分明是有人割開，把銀子偷了去。

「書僮，我的銀子教人偷了，一定是蔡河沿岸那些剪綹們偷去的。」少游張皇說。

「呀，相公怎地不小心。」書僮毫無表情地說，「那末，我們不特不能交房錢，連飯也沒有得吃了。」說罷悒然欲哭。

「別害怕。」少游說，「我到開封府去投訴，要他們把小偷捉着，把我的銀子尋回。」

「那末快去吧。」書僮說，「否則遲了。」

「遲了？」少游突然沮喪起來，「不錯，的確遲了，官府決不能在這一天之內，尋回我的銀兩，而我們明天就得走。」

少游知道報官是絕對無益，反而有害的。當緝捕公人捉到賊，起回原贓時，要傳物主認贓，這時他已經走了，公人們便會懷疑他爲什麼要走。同時朝華的主人，也會把朝華失踪的事情報上去，官府就會懷疑他拐帶。這等於給官府一條線索追尋朝華。這萬萬使不得。

「算了，」少游想，「我還是老着面皮，去找朋友們借錢去吧。」

於是少游整天在外頭奔走，籌措路上的費用。但是，他那幾個知已的朋友，都是窮的，當少游第一次來告別時，他們已盡量籌措了一點程儀送給少游了，這時再沒有餘力來幫他的忙。至於一些富貴的親戚，他們不相信少游的錢被人偷去，甚至以爲他拿着銀子狂嫖濫賭。不肯借給他分文。

少游碰了一鼻子的灰，結果沒有籌到錢。這可眞教他着急了。朝華今天晚上便要私奔，明天晨光曦微時，便要下船了，現在身上竟然一個錢也沒有，這怎麼辦呢？

不要說明天的事，就是今天晚上的飯也開不出來，自已可以挨餓，但書僮總得吃飽，可是沒有錢怎開得出飯來？

還有，租錢也是一個大問題，房東那裏，會因爲租錢沒有付淸，而不讓他搬行李，沒有行李，怎能够動身呢？

想來想去，還是得籌錢，雖則他籌錢的路徑已經很窄了。

少游在路上惘惘的想着，他想起他的姑母來。姑母有一個女兒，很久以前，就要嫁給少游，但少游看見她那一臉大麻皮，便覺討厭，堅決地拒絕了。這次到汴京來，就沒有上過姑母的門，怕她責備。現在，沒奈何只好到她那裏去走一遭，希望能在她那裏，挪幾十兩銀子。

沒想到少游到達姑母家中時，姑母到東嶽廟拈香去了。他連坐也不敢坐，怕那滿臉麻子的表妹向他歪纏。

東嶽廟離城不遠，少游索性走到廟裏去，希望在廟裏遇見姑母，但他到達廟裏時，姑母却已走了。

「看你滿面情慾、渾身晦氣，客人這邊來，待我給你看看氣色。」一個道人拍着少游的肩膀說。

少游吃了一驚，回頭看時，是個仙風道骨的老道人，他的頷下飄着雪白的短鬚，和手中的拂塵爭白，看樣子是個有道之士，少游連忙拜下去道：「弟子的確是晦氣纏身，連袋裏的錢，也給剪綹的偷去了。身上分文也沒有。」

「客官休要着慌，我給你看氣色是不收錢的。請到靜室裏來。」那老道士非常和藹的說。

少游心裏想，橫豎沒事，既不需化錢，就讓他看看何妨？也許他能够指點迷津。於是他舉步隨着道士走入裏面。

靜室是在內院，院子裏種着許多盆蘭，都是名種，有金邊蘭，墨蘭，素心蘭，正值花開，幽香滿院，沁入心脾。少游精神爲之一振。

來到靜室裏，小道士捧上香茗。少游笑道：「道士却會享福，四壁琴書，一園花木，到此使人塵念都消。」

老道士答道：「世人擾擾攘攘，總擺不脫名韁利鎖。那要有緣分才能習靜修道的。」

「不知我可有這緣分？」少游說。

「有，有。」老道士向少游瞧了一眼，「你身上有仙骨，將來也是蟠桃會上的人，可惜現在你被情慾牽纏，終日愁苦，爲什麼不肯毅然割愛，就在這兒隨我學道呢？」

少游惘然道：「實不相瞞，我正是被情絲所困。有一個可憐女子，待我救援她跳出火坑。」

「你不說我已盡知了。」老道士說：「這兒有一百兩銀子，我送給你作程儀。」

少游眞是意料不到，一個窮道士會慨然贈給自己一百兩銀子。他覺得這事情有點不尋常。更使他顧慮的就是這些銀兩的來途不正當，如果是賊贓的話，那就會使自己陷於罪戾了。他在遲疑着，不敢領受。

道士似乎知道他的心意，笑着說道：「這不會是賊贓，你放心拿去使用吧，五年之後，你到嵩山來見我。」

少游見道士說穿了自己心裏的事，不免臉上一紅，答道：「不是爲着這個，只是我無功不受祿，而且和道長又不是故交，怎好領你的盛惠？」

「我們是故交，你自不知道便了。」道士說：「我的銀子也不會胡亂送人的。要不是你連旅費也無處籌措，我也不會送你這批銀子。」

少游只好拜謝了。道士揮手道：「你去吧，記着五年後到嵩山來找我。」

少游懷着銀子，既歡喜也懷疑。據道士說和他是故交，但在什麼時候認識的，他却想不起來了。「也許他和我的父親認識吧。」他只得這樣的解釋着。

銀子有了，他放心地回到寓裏，敎書僮請了房東過來，一起交給他半年的房錢，並告訴房東說：「房子不要了，我明天就走，你可以另外租給別人。」

「秦相公爲什麼匆匆便走呢？」房東說。

「家中有要事，非走不可。」少游只得這樣回答。

當天晚上，少游懷着一顆不安的心，等待朝華到來，直到三更後，杳無消息，他恐怕事情中變，他怕朝華沒有機會逃走。正在懸念間，朝華來了。

朝華只攜着一個小包袱，裏面是她的衣服和首飾。一進門來便投到少游的懷裏，問道：「船僱好了麼？」

「僱好了，我們馬上便得下船，趁明天卯時潮水漲的時候開船。」少游說。

「那就好了。」朝華噓了一口氣，好像所有心事都已放下。「明天這時候，我們應該到穎川了。」

「你家夫人明天早上不見你時，她會不會去報案。請官府緝捕你？」少游擔心地說。

「也許不會。」朝華說，「夫人每天辰時起來，便進入佛堂禮佛，當她禮佛的時候，無論天大的事情，也不許人稟報，有一次廚房失愼燒了，傭婦趕緊到佛堂去報告，反被她罵了一頓，從此之後，沒有人敢再在她念佛的時候進去驚擾她。」

「她念完經是什麼時候？」少游問。

「那要到午時了，」朝華說，「卽使她在這時報告官府，我們也已去遠了，那裏能緝獲，何況，她素來愛體面，不想別人說她家中有私逃的婢女。因此，她也未必去報。」

「今天晚上她會發覺你走麼？」少游說。

「這一層大可以放心。我是伺候她就寢了才出來的，我有自己的房間，平日是把門鎖上才睡的。她很愛我，從不半夜裏叫我起來，卽使有事情要叫人，也只叫小婢荷香做。」

「爲什麼你要鎖上門才睡覺呢？」

「我怕我們那位六少爺。」朝華說，「有一次他半夜裏摸進我的房間裏。我以爲是賊，把他捉住，叫人來一看，才知道是他，從此之後，夫人便教我鎖上門才睡。」

「那末，你的六少爺，對你也算是鍾情的了，爲什麼你偏不喜歡他，却喜歡我？」

「不許你問這個。」朝華說，「你是我的前生寃孽債，要不然爲什麼我見了你，心裏總是放不下。」

「我也是的。」少游把朝華抱在懷中說，「自從那天見了你後，我就深刻地把你的影子印在心板上，沒有辦法能夠抹去，朝華，你說得不錯，我們的緣分，也許眞是前定的。」

朝華正要說什麼，却突然停止了說話，滿面通紅的，推開少游，倏地站了起來。少游吃了一驚，細看時原來書僮在門口站着，向着朝華狡獪地微笑。

「你走出外面去。」少游對書僮說，「在外面隨便找個地方睡吧，沒有我的呼喚，不許進來

，知道麼？」

「早就知道了。」書僮說，「可是我也得拿我自己的舖蓋呀。」

「那末，快點拿出去吧。」少游說。

書僮緩步經過朝華的身旁，在床上把自己的被服拿在手上，回頭向少游看了一眼。

「相公，我去安歇了。」他對少游說，「我就在外睡覺，有什麼事情叫我好了。」

「不要在房門外。」朝華說，「那兒當風，睡着容易受涼的，你到耳房去睡吧，那兒比較安適。」

書僮向少游望着，脚步沒有移動，彷彿要等候少游吩咐似的。

「聽見沒有？」少游對書僮說。「到耳房裏去睡。」

「是，相公。」書僮向他作了一個狡猾的微笑退出了。

「這孩子人細鬼大。」朝華在書僮去後這樣對少游說。

「他也快到識人性的年齡了。」少游說着再把朝華擁抱懷裏，輕輕在她耳畔吻着。

「夜深私語口脂香。」少游在這種情形下，和朝華定了情。男歡女愛，只羨鴛鴦不羨仙了。

次日天還沒破曉，朝華便促少游起來。少游喚起書僮挑着行李，帶着朝華下船。船家早已等待着。趁着早潮解纜往南去了。

少游因同船有人，生怕朝華被人看見，不致她到外面去，一天到晚在艙中談笑。

出乎意料之外，朝華對文學的造詣，竟相當深。少游是名重一時的才子，對於她的博聞強記，也不禁佩服。當下便向朝華問道：「你童年的時代讀過很多書麼？」

「讀過毛詩，列女傳，禮記，左氏傳。」朝華說。

「僅僅讀過這幾本書麼？」少游說。

「這還不够嗎？」朝華向少游望着，「如果我什麼書都讀過，我要去作女博士去了，還作人家的侍兒麼？」

「我不是說你的書讀得少。」少游說：「只是聽你的掌故爛熟，若非讀過史書決不會如此。」

「那是幼年時候，父親時常對我說典故，所以記得一些，我父親倒是個讀書人，讀過的書，不下萬卷。」

「你的父親是那一位？」少游驚訝地問。

「我的父親姓邊。」朝華說。

「可是單名一個靖字的？」少游緊張地問着。

「不錯，邊靖便是我父親了。」朝華說。

「呀！」少游不禁驚嘆起來，「原來你是邊老前輩的女兒，那就難怪你的文才這樣好了。我幼時也聽見別人說過邊老前輩的學問好。他不是曾經做過教諭的麼？為什麼却要把女兒賣給人家當婢女？」

「家計太窮，那有什麼辦法呢？」朝華慨嘆着，「我父親只會讀書，不善於治產，他更是好客，平日的俸錢，到手輒盡，一旦丟官，便只有喝西北風了。我又年幼，沒有能力奉養，只好便賣身。」

少游暗然道：「那末，你父親豈不是很傷心麼？」

「傷心也沒有辦法。」朝華說，「我還記得父女分手時，他流下老淚，緊緊握着我的手說：『朝華，你原諒我這無能的老父吧。我實在不應該賣你的，可是，我却不能養活你。我愧對你，也愧對祖宗。以後你對別人，再不要提起自己的姓氏，免得辱沒門庭。』是以我從來沒有向人談過我的身世，也沒有和別人談過文學。」

「你幾年沒有談過文學，還記得這許多典故，足見你的記憶力是好的。」少游說。

「我背人的時候，也常常看書的，只是在人前不談便了。因此，我沒有忘記什麼。」朝華說。

「這些年來，你和你的父親通過消息麼？」少游問。

「沒有，雖則我十分記掛着他，但他是個要面子的人，既然不願意教人知道他賣女兒，我就不敢和他通信，不知他可還活着？」

「他仍然在世，」少游說：「可是他的生活恐怕要更潦倒了，他所治的學問，全部不是經世之務，加以他的性情固執，動輒得罪人，當朝的公卿，把他看成狂士，誰也不敢近他。他把自己孤立起來，只躲在鄉裏訓蒙。」

「你怎麼知道他的近況的？」

「他雖然窮困，但在文學上的地位是有的，別人時常提起他的名字，而且給他起了個綽號叫『邊古怪』，現在中原的學者，提起『邊古怪』

來，沒有那一個不知道。」

「那末，你見過我的父親麼？」胡華說。

「沒有，」少游說：「我本來很想去找他見見面，但一直沒有機緣。」

「現在，可是非見不可了。他是你的丈人，應該修覲見禮的。」胡華興奮地說。

少游笑道：「那是自然，我到了淮海後，先設法通知你的父親。然後定期和你一同去拜見。」

「如果我爸知道我嫁得一個才子時，他不知多麼的高興呢？記得他從前時常對我母親說：『嫁得才人福不怪』，如今我也嫁得才人了，可惜的是我媽嫁的是個窮才人，我嫁的才人，雖然不窮，但我只佔得一半。」胡華說罷微喟。

「難道你父親就不會立過妾麼？」少游說。

「我爸是個不主張立妾的人。當他做教論的時候，家境還好，就有人勸他納妾，他嚴詞拒絕了，他說八卦中只有一乾一坤，演爲一陰一陽一天一地，如果二陰一陽或多陰獨陽，那等於有許多地沒有天蓋，那成爲什麼世界？是以他自少吩咐我不要嫁人作妾，豈料我如今畢竟作了別人的妾了，違背父訓，眞是可嘆。」湖華說。

「你父親如此固執，難怪她要潦倒了。」少游說，「一個人萬事都要隨緣，其實不必太過拘謹的。」

朝華苦笑道：「我就怕你太隨緣了，將來看見比我更漂亮的女人時，你又愛上她，我可不依。」

「假如你也遇到比我漂亮的人，難道你就不愛麼？」

胡華聽了突然變色道：「相公，你把我當作淫娃蕩婦麼？早知你是這樣看我，我便死了也不會跟你來了。」說着突然走出船艙，奔到船頭，躍身便向河裏跳。只聽得一聲匐然，水花四濺，胡華已沒在水中了。

少游大驚失色，忙叫救人。梢公水手，紛紛捷到水中去，幸喜河流不甚湍急，一會兒便把胡華救起，但已經昏迷過去，飽飲了滿腹河水了。

「這是什麼原故？」水手向少游問着，「爲什麼這位娘子要尋短見？」

「沒有事，誤會罷了，」少游說：「你們快救醒她再說。」

胡華在水中的時間不多，稍經救治，一口氣也就回過來了，她秀目微睜，幽幽怨怨地對秦少游望了一眼，不由得抽咽起來。船家們見她已活過來，各自退出。

「朝華，」少游拿着一襲乾衣服，走到她的跟前，「你且換了衣服再說，天氣已有點凉，濕衣穿在身上，可不是玩的。」

朝華接過了衣服，向少游望了一眼。少游把艙門關上。

「你也出去。」朝華說：「別看我換衣服。」

「爲什麼你要撵我出去？」少游說：「我是你的丈夫啊！」

「你不出去，我就不換。」朝華說。

少游躊躇了，他並不是貪看朝華的裸體，只是怕留她一個人在艙裏時，她可能再尋死。枕畔有的是劍。她拿起來向脖子上一抹，那就什麼都完了。

想了一會兒，他把枕畔的劍抱着，走出艙外去。

「你抱了劍到那裏去？」朝華向少游問道。

「不到那兒。」少游說：「你快換上衣服再講。」說着轉出艙外，順手把門掩上。

朝華解開身上的濕衣服，找塊乾巾把身上的水抹淨，然後把乾衣服穿上。還沒有穿外衣時，少游已經推門進來了。

朝華急把衣襟拉着，嗔道：「人家還沒有換好衣服，你進來幹什麼？」

「你不是已經穿好了麼？」少游說着，自把那把劍放到枕邊，坐了下來。

朝華向少游橫了一眼道：「你是怕我用劍自殺吧？」說罷嘆了一口氣。

「朝華，我沒想到你的性子如此的烈。爲什麼要尋死呢？我只說一句笑話罷了。」

「笑話是這樣說的麼？」朝華幽怨地說：「我受人的輕視奚落難道還不够？連你也來譏諷我！」

少游百般謝過，盡力哄慰，好容易才使朝華回嗔作喜，自此之後，少游知道朝華的性情激烈，不敢撩惹她，只有百般將順。

依照少游的原定計劃，是要把朝華帶回老家去，讓她謁見大婦，然後再帶她到揚州杭州去的。但提起了謁見大婦，朝華便而悒不歡。少游知道她實在不甘作妾。同時他也覺得把一個老儒的女兒，當作侍姬，也有不安。只得改變計劃，不

帶朝華回家，就讓朝華在船中住着，自已回到家中，住了一宿，次日便同到船中，原船與朝華到揚州去了。

揚州在大江沿岸，綰轂南北，天下的商賈，都萃聚於此，繁華熱鬧，比起汴梁來，有過之無不及。少游攜着朝華恣意遊覽，揚州的名士，知道少游來了，紛紛納交，文酒之會，幾無虛夕。少游無論參加什麼宴會，都攜着朝華同去。朋儕之間，都稱她爲朝華夫人。

朝華的文采雖然不及少游，可是，她的才思却是敏捷的，有時卽席做起詩來，比任何人都快。而且需要改的地方也不多，只偶然有一兩個字眼不洽，一經少游竄易，卽使斐然成章了。

揚州的名士們，對於朝華佩服得五體投地，大家都說她是不櫛進士，又說她和少游是天生的一對。朝華芳心也自覺得欣慰。

這樣過了大半年，少游才僱船和朝華到杭州去。在這大半年的時間裏，朝華享盡了夫婿的溫柔，友朋間的稱道，在她的一生中，這是最快樂的日子。

這時已經是七月了。當少游到了錢塘時，恰是七月初六，這天晚上，清夜悠悠，銀河耿耿，少游和朝華，在寓齋中的院子裏，設了張竹床，一張短几，几上陳設了些瓜果，炷了清香，拜了雙星，同坐在竹床上，喁喁情話。

夜間始有點凉了，但少游和朝華兩情却熱，他們偎倚了一會兒，並肩躺到枕上去。

「人間會少離多，萬古千秋今夕。」朝華記起少游曾向她念過的兩句詞，不由得感慨了起來。

「相公，你爲什麼會作這樣的詞？」朝華撫着少游的臉頰，帶着一點輕煙似的惆悵。

「不，這是我做的詞，」少游說：「只是我們朋友間所傳誦的一位蘇學士的詞句。」

「其實人間也不算會少離多了。」朝華說：「天上的牛郎織女，每年只有一次相會，豈不比我還離得多。」

「他們亘古的每年一度相會。」少游說：「永遠沒有盡期，人生的期間却是那麼短暫，計算起來，畢竟是他們的日子多。」

「我們相聚了已二百多天，那等於他們二百多年了。」

「可是，二百多年在他們看來，却是非常短暫的時間，以前他們經過了許多個二百多年，以後還有不知多少的二百多年。我們還有多少二百多天，那却是可以計算出來的，浩浩陰陽移，人命如朝露，眞是值得一嘆。」

「算了，相公，不許你說這沮喪的話，你還是卽景做一首詩吧。」

少游微笑着，揮動手中的團扇，只見一鈎新月，已向西斜。一會兒他朗吟道：

「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間，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

朝華聽了笑道：「你把我當作明星是不當的，我只是小星而已。」

「只要是明星，何分大小？」少游說。

朝華聽說，若有所感，沉默了一會兒，向少少游說道：「我現在明白了，只要得丈夫的憐愛，作姬妾也不妨，是不是。」

「哈哈！」少游乾笑了兩聲，說道：「正是這個意思。」

「那末，你帶我回家朝見你的娘子，我的大婦去吧。」朝華幽幽的說。

「爲什麼日前經過家門，你不肯同去，現在却又巴巴的想去謁見大婦了？」

「以前我是不甘作妾，現在我已經知道我命該如此，實在沒法不作小星的了。是以只好同去朝見大婦。」

「那很好，其實我的妻子也不是長舌婦人，她不大喜歡說話。你們相處會好的。」

「那末，我們什麼時候回去呢？」朝華問。

「現在我的游興正濃。這兒的朋友也不會馬上放我走的，還是等過了年再說吧。」少游這樣回答着。

「你不準備回家去麼？」

「我在客中度歲已慣了，其實在那裏過年都是一樣，沒有什麼分別，你說是嗎？」

「我却想在年底之前回去。」朝華說。

「爲什麼你要如此着急呢？」

朝華未說先羞，指着自已的肚子道：「有了。」

「眞的！」少游旣驚且喜。「那眞是好極了。爲什麼你不早告訴我？」

「我也是才發覺不久。相公，你也喜歡孩子吧？」

「當然，我成家立室，至今已好些年，還沒有做過父親。你不難想像我是多麼喜歡有兒女了

。」

朝華含情向少游看了一眼道：「你老是在外面浪遊，妻子怎可能有孕？」

「我本想携她一塊兒同遊的，但她却不肯，那就只好由她了。男子志在四方，怎能伏在家裏伴老婆。」

「可是，不久之後，我的肚子就要大起來了，不能跟着你到處跑，難道你也不肯在家裏伴我麼？」

少游默然半晌道：「如果你一定要在家裏養孩子的話，我便呆在家裏，陪伴你便了。」

朝華瞧少游的詞色，好像很勉强，知道少游是喜動的人，將來在家中也不會久住。自已生下孩子時，却不能跟着他遊山玩水了。想着不禁納悶。

光陰迅速，不覺已過了年。這一年少游果然在客中度歲，少游的朋友多，從除夕開始到元宵，半個月間，天天有人招飲。朝華懷着七個月的身孕，不便同往，只得呆在寓所裏悶坐。聽着滿城簫鼓，匝地爆竹，更顯得

自已寂孤。少游每天晚上都是扶醉而回，回來便睡，襟袖之間，除了酒痕之外，還有脂痕粉痕。胡華見了，不免更是擔心：她深怕少游在外拈花惹草，又和別的女人厮混。

一天便忍不住對少游說道：

「相公，你的襟袖間脂粉狼藉，是從那裏來的？」

「是那些陪酒的官妓們弄上去的。」少游毫不諱言。

「難道她們拿你的衣袖來揩面不成麽？」

「不是揩面，但也差不多了。她們老是向我身上靠，教我沒有法子。」

「你應該推開她們的。」胡華帶着點妬意說，「弄汚了天天要替你洗，我却不慣。」

「推開她們？」少游說：「那會使她們難堪的。」

原來宋朝的官妓，有侍應官府的義務，如果侍應不周到，便會有罪的。胡華不知道，却以爲少游有意和官妓親近，呷起乾醋來。

「你趁我肚子大，那就不如帶我回家好了。省得我在客館裏孤另另。」胡華說。

「誰在外面胡鬧？」少游分辯着，「不過你既想回家去吧，反正將來臨盆的時候，也得在家裏。」

胡華默然不語，她心裏却想道：「看來你對我也厭倦了，把我在家裏一放，自已又在外頭沾花惹草。」

事實上少游絕對沒有安這種心，他對胡華的愛戀，是始終如一的。他不料胡華竟會對他發生懷疑。

胡華的疑慮，也有原因，她是個專愛的人，不容許丈夫愛別人，凡是把愛情看得重的女人，必定妬念也重。少游大早不顧帶她回家，現在脂粉痕佈滿襟袖的時候，却肯携她回去了，這怎使她不疑妬交集呢。

少游不知道胡華心裏的事，才過元宵，便僱了船携着胡華回家去了。

抵家之夕，恰是胡華和少游定情的週年，胡華回憶起去年今日的情形，兀自不免如醉如癡，可是，當前的環境，完全不同了。

少游久未回家，少不免要和老婆溫存，把胡華孤另另的拋的房間裏。對月懷人，背燈掩淚。往事愈是旖旎，此刻愈是傷心。這天晚上她就沒有好睡，正是：

「獨抱影兒眠，數盡燈花落。」

少游的妻子，是個不喜歡多說話的女人，即使和丈夫談話，也只一句兩句。這是她生性如此，沒法改變得來。但在胡華看來，便覺得她陰悽悽的。

第二天晚上，少游再到了胡華的枕邊。看見胡華抑鬱寡歡的神態，便問道：「胡華，爲了什麽事，你滿面愁容的。」

「誰說我滿面愁容？」胡華冷冷地：「我自不喜歡說話便了。」

少游嘆了口氣道：「我這一間祖居屋，大概風水不好，住了人就會不喜歡說話，我的老婆整天不說一句話，現在你回來了，又不愛說話了。」

胡華聽他提起老婆來，心裏便難受。昨天她參謁過大婦，大婦那種顏色，顯然現着不高興。這是難怪的，將人比已，自已的丈夫，有那一個肯讓別人分了一半去？她沒有怨恨少游妻子，只恨少游既然有了這樣一個善妬的老婆，就不該再愛上自已。

於是，她又沉默了。

少游百計的挑逗胡華說話，胡華礙不過他情面，偶然也回答他幾句。可是，他們之間的感情，已再不是融洽無間的了。

這一來使到少游十分氣悶。他想與其日夕在家，看妻妾的嘴臉，那就不如到外面浪游去。沒有溫暖的家庭，比牢獄更難過。

當少游把出門的計畫宣布之後，胡華便不能忍了，她向少游問道：「你出門帶不帶我走？」

「我本想帶你的，但你快要臨盆了。帶你上路，只怕在半路作動起來，那豈不要在路邊產子麽？」

「那末，你爲什麽不等候我養下孩子來再出門呢？你這樣高興作爸爸，却不肯看孩子出世嗎？」

少游想了一下，終於答應留下來。

然而少游的妻子知道少游改變了出門計劃，便憤妬起來，她向少游質問道：「以往你出門，說走便走，說什麽大丈夫志在四方，現在爲什却沒有志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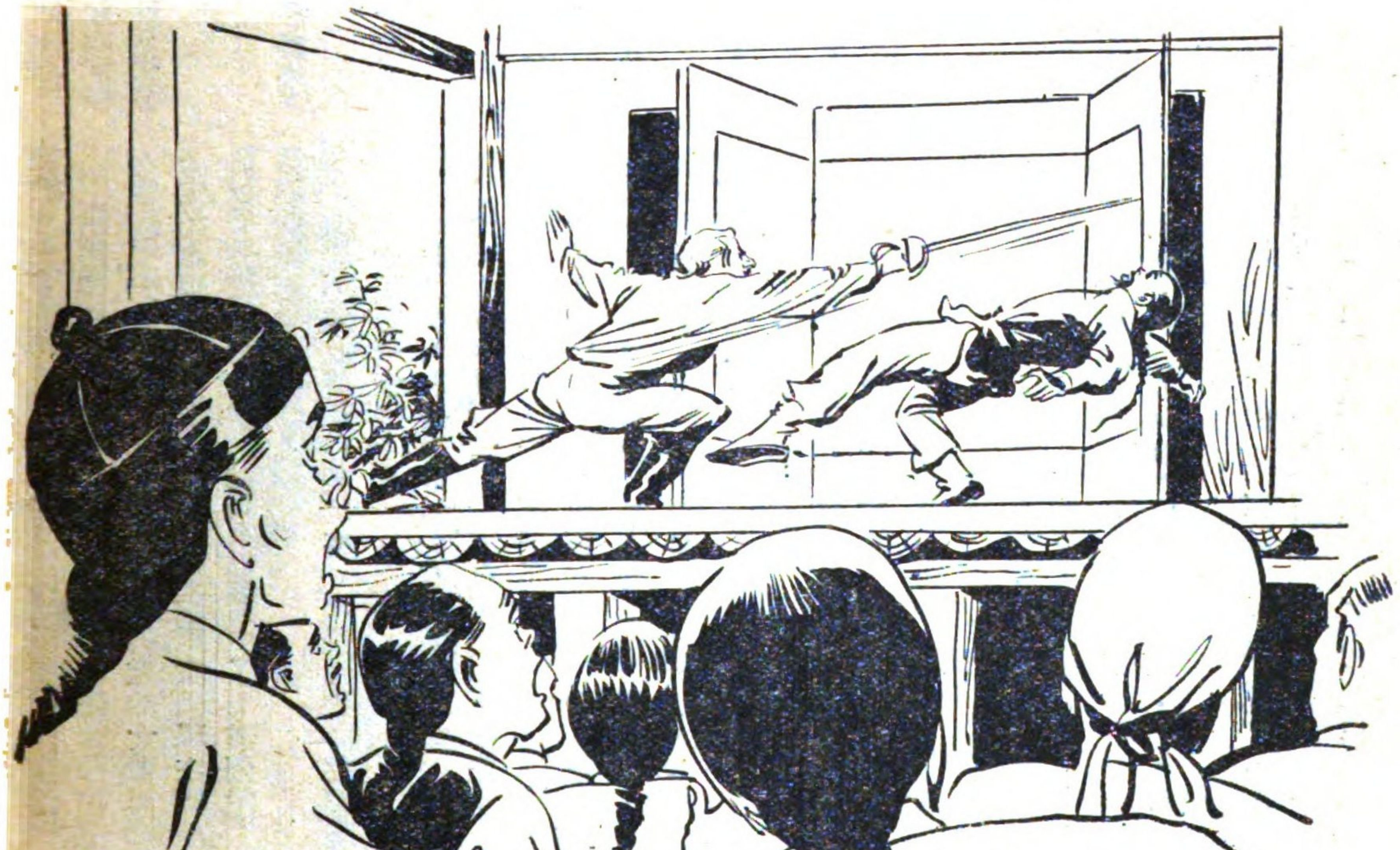
少游給妻子一激，也怒道：「好，我就走，以後也別想我回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俠盜白金龍

打擂記

羅天·文 簫君·圖



赤脚不能上陣

那泰山八卦門下弟子正在談論擂台圓柱子上的那副對聯時，只聽得人羣中哄然一聲，雜亂嚷道：「又有人上台打擂了，這位相公好本事，一丈多高的擂台就這樣輕輕一躍，東洋人怕不是對手，這一回又該給我們中國人掙回一點面子了。」

八卦門下的弟子趕緊轉頭望去，只見擂台上果然多了一名年輕力壯的漢子，徐徐脫去身上的長衫，露出裏面那一套黑色緊身箭花來。

那台上的日語通譯趕緊迎上前去，施禮問道：「相公，你登記了姓名沒有？」

那年輕漢子抱拳大聲道：「在下施斌，乃湖南人氏，這登記姓名一節，就請老兄替我代辦了吧！」說完話，又向台上的犬養藏二郎一顧，呵呵笑道：「不知道打擂有什麼規矩沒有？是不是非先勝了副台主才可以再向正台主交手？」

日語通譯答道：「規矩是這樣立下，先由副台主應戰，然而打擂者自問武高强，亦可先向正台主挑戰。」他稍稍一停，又道：「不過你要向正台主挑戰，先得顯出一些工夫來，讓正台主過目

。」

年輕漢子微微一笑道：「也好，也好，我就先跟副台主走幾手，僥倖取得勝利，也好免得替我黑虎門丟了顏面，掃了威風。」

台上的談話聲，早傳進台下觀衆的耳朶中，只見那東北角上那兩名泰山八卦門下的弟子，其中那名年長的，忽地眉尖一豎，失聲道：「果然是他，這位施兄是天生的急性子，不等各派到齊，會商對策，便率先上台挑戰，恐怕不容易佔到便宜。」

那年少的一個接口問道：「大師，你認識他麼？」

年長的點了一點頭道：「雖然沒見過面，可是黑虎門霹靂火施斌的名頭却早就聽說過了，他說是湖南人，又自稱是黑虎門，當然是施某人了。」年少的癟了一癟嘴道：「既然是黑虎門中朋友，諒必有過人之處，剛才那一手『白鶴冲天』的工夫就使的乾淨利落，東洋人雖然兇狠，也未必能操勝算。」

年長的一個又道：「小師弟，你的急性子脾氣也上來了，你想想看，那姓施的單人獨馬上擂台去，久戰之下，必吃了人單勢孤的虧，但不知黑虎門中朋友都到齊了沒有？要不然必要時也好將他替換下來。」

年少的握了一握拳頭道：「大師兄，你又來了，難道咱們就不能上去麼？」

原來這談話的二人，年長的一個姓陸名金，年少的名叫楊杰，乃泰山八卦門下第十二代弟子，奉了師命，先來上海準備一切，其師神拳楊倫隨後就到，這時擂台開場了，師兄弟倆少不得要來瞧熱鬧。

就在他倆談了幾句話的時間，擂台上的情形早有變化了，這次上來應戰的又換了一個人，叫什麼小林康一，長一副國字臉，矮而結實的身材，年齡亦祗在二十左右，磨拳擦掌，大步而上。

霹靂火施斌亦不敢怠慢，雙拳一舉，正欲拉開招式，却又見那小林康一突然指着自己脚下，嘰哩咕嚕大說了一陣。他說的是日本話，也不懂他在亂嚷些啥。

那日語通譯趕緊上來解釋道：「施爺，這位小林先生對你脚上穿的鞋子提出抗議。」

施斌不明其中道理，當下呆了一呆，才道：「這就奇怪了，難道還疑心我這雙鞋子中有古怪麼？」

通譯忙搖頭道：「不是懷疑你的鞋子中有古怪，只是按照東洋柔道規矩，雙方都應該赤脚上陣，所以小林先生說，你也應該脫了鞋子。」

台底下的觀衆又是哄然一聲，紛紛談論道：「打擂台那有光脚椏子的道理？這不是成了開玩笑。」

另有人道：「東洋人就是小心眼兒多，他怕鞋尖上鑲有鐵頭，吃了暗虧，所以就非要脫鞋子不可。」

也有人道：「中國人是穿慣鞋子的，不像他們東洋人，平時拖一雙木屐，進了房間就赤脚，光着脚椏子是慣了的，咱們中國人可不行。」

且不說台下雜亂談論，都認爲不穿鞋子不合理，那台上的施斌也是大笑搖頭道：「你不要我穿鞋子，這場打擂就算完了吧！不穿鞋子連走路都不方便，怎能施展身手，這不是存心要我的好看？」

險中取勝

那日語通譯是做不了主的，又嘰哩咕嚕同小林康一說了一番，那小林康一還是堅決搖頭。

霹靂火施斌不覺有氣了，大聲質問道：「先前上來打擂的那位朋友，你們也沒有規定他不准穿鞋子，現在我上來了，你們偏有這麼多麻煩，乾脆說一句吧！要是怕動手就趕快拆了擂台捲鋪蓋回家去。」

那通譯吃問住了，趕緊跟小林康一說了幾句，才回答道：「施爺問的有理，不過你沒有留心到，先前那位打擂的是穿的草鞋，跟尊駕的情況不同。」

霹靂火施斌勃然大怒道：「這就不對了，你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分明是懷疑我的鞋子，我施某人是頂天立地的漢子，只在拳足上分高下，豈肯做此下流勾當。」

台下的觀衆亦是轟然大叫，紛紛爲施斌喊好，不値日本人所說。

身爲正台主的犬養藏二郎在觀衆指責之下，不得不挺身出來排解了。他檢查了一下施斌所穿的鞋子，好在那是一雙薄底軟靴，就跟襪套子差不多，當下再沒有別的說，立即命小林康一跟施斌比試，同時在打擂規章上又加了一條打擂者只准穿薄底軟靴。

台上爭論，全憑犬養藏二郎一言而決，于是，一場日本柔道對中國拳術開始較量了。

那小林康一是犬養開山門的大弟子，久得乃師心傳，在柔道界中亦名列七段，自然身手不弱，只見他雙脚向外一分，上半身向下一塌，拉開馬檔，雙臂前伸，十指如鈎，就像是一頭猩猩似的，一步一步向前逼近。

霹靂火施斌的衡山黑虎門下弟子，練的是從武當派變化而來的黑虎掌，掌力雄厚，進退迅疾，此時他還不估計不透對方深淺，所以小心翼翼，雙掌前後一舉，左陰右陽，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柔道講究的近身撲擊，非接觸對方身體才能取勝，那小林康一行至施斌身前還有兩三步的距離，猛地脚下一加快，右手疾出，就扣施斌左腕，想施柔道中「翻雷滾天」那一手絕技，將對手凌空直摔出去。

好個黑虎門下弟子，雙掌吐出，原是一陰一陽，一虛一實，這時虛掌向回一收，實掌乘機拍出，只聽得「噠」地一响，自己的右掌正好拍在對方的左肩膊上。

台下的觀衆俱都喝采鼓掌大叫道：「贏了，贏了，那東洋人挨了一掌……」

語聲未了，只見台上的小林康一祇身體幌了一幌，脚下踉蹌了幾步，硬受了這一掌，依然擺穩馬檔，雙臂左右環伸，又一步一步逼上前來。

霹靂手施斌也止不住有些驚訝，自己這一掌，少說也有三四百斤力，那東洋人竟能受得住，內功雄厚也就可想而知。

原來這日本柔道也跟西洋拳差不多，除了勁力與技巧以外，還要有一身粗皮厚肉，要挨得住打，禁得起痛，才有取勝希望。

那小林康一先失了一招，這時那敢再大意，逼近施斌身前，只是虛招作勢，見機而行，不敢立卽搶攻。

霹靂火施斌也看出柔道的虛實處，脚下一起，只是圍着小林康一團團亂轉，施展出黑虎門中縱跳輕身絕技，不讓對方接近。

幾個圈子一轉，小林康一也跟着撲了幾次空，心裏面不由自主的急躁起來，嘴上不住低聲咆哮，眼珠子直盯在霹靂火施斌身上，幾乎要噴出火來。

武學上講究的是心平氣和，千萬急躁不得，予人以可乘之隙，所以台下觀看的陸全與楊杰二人，心中早有了分數，霹靂火施斌可操勝算。

台上的施斌也是如此想，以爲對方已沉不住氣，中了自己道兒，當下招式一變，乘着一個「海闊掠波」，身形向下一落，故意足尖一滑，身體幌了幾幌，露出破綻，引誘對方進招。

果然沒有錯，小林康一早就蓄勢待發，豈肯錯過好機會，脚下一用力，雙臂已攔腰抱來。

好個黑虎門下弟子，變招奇疾，左右足一錯，滴溜溜一個轉身，已搶到小林康一左側，雙掌一起，一招「推窗望月」，掌力勁向小林康一的背上拍去。

那小林康一只覺得眼前一花，對方已人影全無，招式一走空，脚下更留不住勢子，順着向前衝，正準備丹田氣一沉，站穩馬檔，再覓對手，那料到背上一疼，一陣大力推來，自己的衝勢，再加上對方的力，再也留脚不住，頓時踉踉蹌蹌衝出去六七步，「噠」地一响，跌倒在擂台上，像昏過去似的躺着不動。

台底下的掌聲采聲如暴風雨般的响了起來，台上的霹靂火施斌也得意洋洋，向台底下的觀衆揮揮手，然後又徐步走向倒在台上的小林康一身旁，含笑問道：「你服了沒有，要是不服氣，快起身來，咱們再走幾手。」

爲中國人爭光

中國人有句俗語說的好，勝者不驕，敗者勿餒，尤其是在比武之時，更戒之在驕，那霹靂火施斌到底是年輕人，勝利之下，腦袋已有些迷糊糊，將那戒備之心丟到九霄雲外。

想不到那小林康一並沒有眞敗，只不過一時落了下風，等到霹靂火施斌走近，語聲甫落，他施展一個「金蛟剪」的工夫，肩膊着地，雙腿飛起，直取霹靂火施斌的下三路。

那施斌猝不及防，頓時中了道兒，只覺得脚底下一絆，身形頓時不穩，「噠」地一响，仰面向後直倒下去。

好個兇狠的小林康一，一招得手，更不饒人，就在「噠」地一响聲中，他也跟着躍起，雙膝一分，就向霹靂火施斌的胸腹間騎下。

台底下的觀衆禁不住嘩然之聲大起，一方面爲霹靂火施斌擔憂，一方面更不值小林康一所爲。狡計得逞，究非英雄本色。

那小林康一這一招，更是志在必得，丹田氣

一沉，使出「千斤墜」的內家功力，然而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何況東洋柔道，究竟是從中國拳術變化而來的，其中巧妙處，當然差了許多。就在台下觀衆的嘩然喊叫聲中，那霹靂火施斌背脊着地，雙掌一按地板，一個「毒蟒出洞」，身形就像一支弩箭似的，貼着地板，從小林康一胯下如飛標出。」

那小林康一招落空，身體如一尊石佛似的，「砰」地一響，坐在地板上，心中正自暗暗驚訝，還來不及變招式，那飛出去的霹靂火施斌也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剛才怎樣中了敵方道兒，此刻也同樣報復，乘着雙足剛從對方胯下脫出，立即順勢一用勁，一個鴛鴦脚，連環腿，立即踢出。

小林康一也料到要糟，趕緊身體向後一仰，然而避得了左脚，避不了右脚，只聽得又是「噠」地一聲，胸上已挨了一脚，一陣劇痛，身形已跟着凌空向後跌出，翻了一個筋斗，重重地摔在台板上。

霹靂火施斌吃一回虧，學一回乖，此時再不敢粗心大意了，身形一起，又撲至小林康的身前，左足一提，踢在小林康一的小腹上，大喝道：「小子，你服了沒有？你若敢再施詭計，我一脚就送你上西天。」

那小林康一可傷的不輕，一張口吐出一口鮮血，眼睛一閉，奄奄一息。

台下的喝采聲，鼓掌聲又如霹雷般的響了起來，那東北角上的八卦門下師兄弟倆又悄聲談論道：「施兄果然好功夫，為咱們中國人爭光不少。」

那身為大師兄的臨全便道：「得意不可再往，施兄該急流勇退，乘早得了三百兩獎金下台才是，面子也有，實際的好處也有，豈不甚妙。」

中了對方狡計

就這麼兩句話的時間，台上的形勢果然有變，那身為正台主的犬養藏二郎已大步而出，仿效中國人的禮數，向施斌抱拳一拱，嘰哩咕嚕說了起來。

那施斌不為已甚，鬆開了脚下的小林康一，也抱拳還了一禮，却不懂對方在說些什麼。

那通譯趕緊上來傳話道：「施爺，犬養先生佩服你的工夫，現在你有資格向正台主挑戰了。」

霹靂火施斌也不示傻瓜，哈哈一笑，答道：「先搬過那三百兩銀子來再說。」

通譯向台後又咕嚕了幾句日本話，只見三名穿和服的中國人，手上又捧着一隻紅漆木盤，盤中各放着一錠白花花的銀元寶，總有湯碗般大少，怕沒有一百兩重，三錠合計，剛好是三百兩。

台底下又是「轟」然一聲，中國人到底是貧窮的多，一百兩重的元寶只是耳朶中聽說過而已，幾會親目覩過，見到了元寶，忍不住手指足劃，談論四起，有的說三百兩銀子足够成家立業，娶媳婦，生兒子，都有了着落。也有的說，有這三百兩銀子，可以買半頭良田，一輩子生活不用發愁。反正窮人眼皮子淺，見到了銀子少不了嘖嘖稱羨。

通譯向那木盤上的元寶一指道：「施爺，這是三百兩足紋，你收下吧！」

霹靂火施斌也止不住呵呵大笑，雙手一起，就向盤中伸去，指尖還沒有觸着元寶邊，已見眼前黑影一閃，一陣勁風向自己的腕脈際掃去。

好在霹靂火施斌久經戰陣，並非庸俗無能之輩，就在這勁風一掃之際，早就一個「移星換斗」便向後退，嘴上大喝道：「什麼人敢暗算你家大爺？」

上來的正是台主犬養藏二郎，他一手攔住木盤，一手又向台後指指，嘴上嘰哩咕嚕的說着東洋話，又倨傲地狂笑了幾聲。

施斌不解東洋話，只有順着犬養的指尖望去，只見台後不知何時多了一張木桌，桌上正堆着十個銀元寶，像叠羅漢似的堆成寶塔形，閃閃發亮，耀眼奪目。

那通譯也趕緊上來傳話道：「台主爺說，一千兩銀子等着你哩！何不拿了這一千兩銀子再走。」

年輕人生性好强，何況還有那十錠大元寶在誘惑着呢！所以那施斌更不遲疑，衝口答道：「也好，也好，取了這一千兩銀子，也好叫你們心服口服，從此以後再不敢到中國來生事。」

那通譯又將這幾句話傳過去，那犬養藏二郎立即馬步一拉，擺開招式。

霹靂火施斌有了上一次的經驗，這時更從不殆，施展開輕身縱跳絕技，又圍着犬養藏二郎左右團團轉開。

犬養藏二郎也不理這許多，進幾步，退幾步，逐漸向擂台的東北角上移動。

霹靂火施斌只是隨着犬養藏二郎的位置移轉

，以輕細小巧的工夫應敵，想不到一盞茶的時間下來，那犬養台主突然一個轉身，快走了幾步，反繞到施斌身後，雙手起處，頻頻搶攻。

施斌自不敢怠慢，也趕緊轉身應敵，雙臂一格之下，臂灣處頓時感到一陣痠痛，心中一懍，立卽向後退了幾步。

那時犬養藏二郎也不立卽進招，只是塌下腰，環起雙臂，像鴨子似的將施斌向台角上趕，嘴上更磔磔狂笑，得意非凡。施斌一顧前後形勢，不由得暗暗一驚，知道已中了那東洋人圈套，不得硬進一招，休想衝出這個小圈子去。當下丹田一提，力運雙膀，左掌虛，右掌實，一招「流星趕月」，猛向犬養的胸前擊去。

那犬養藏二郎本是雙臂分開，左右環伸，露出胸前門戶，此時却倏地雙臂向回攏，十指灣曲如鈎，直扣施斌的雙腕。

這兩招都是迅疾如風，施斌的掌風剛掃近對方胸前，犬養藏二郎的十指也自扣到，兵學上所謂攻人所必救，施斌自不敢再冒險搶攻，雙臂向外一分，一個「關公脫袍」先解開眼前之危。

想不到犬養藏二郎的臂力竟比施斌高的多，一格之下，不但沒有卸開對方雙臂，像碰着鐵條似的，自己胳膊上反起了一陣劇痛。

那犬養藏二郎依然桀桀狂笑，十指依然扣向施斌的雙腕。

霹靂火施斌可眞急了，吃對方逼在台角上，地區太小，身形無法移動，只得雙臂向回一收，右脚猛地飛出。一個「金鷄獨立」，足尖直踹對方小腹，冒險進招，自己雖然吃了大虧，要對方也佔不便宜，落了兩敗俱傷。

那台底下的泰山八卦門下師兄弟倆也急了，俱道：「不好，施兄中了那東洋人的狡計，要遭毒手。」一面說，一面更撥開人羣，快步向台前走去。就在此時，那台上的勝負也已經決定了，施斌一個「金鷄獨立」，變招雖快，那犬養藏二郎的動作比他更快，乘着對方的雙臂向回一收，他自己的右臂也向下一落，「海底撈月」，正好抓住了施斌的右足踝。

那施斌也料到要糟，一不作，二不休，正準備左足一用勁，借力發力，全身躍起，左足尖直取對方面門。然而那犬養藏二郎也不是好相與的，一招得手，更不饒人，右手抓住對足踝，左掌也跟着遞出，只聽着「拍」地一响，淸脆有聽，正好拍在施斌的右膝蓋上。

那膝蓋是關節部份，只能向後屈，這一掌下去正好是反方向，那施斌怎能受得了，只見他大叫了一聲，臉上神色大變，額上的汗珠兒像黃豆般大小掉下來。

犬養藏二郎得意非凡，就在桀桀狂笑聲中，雙手一起，將霹靂火施斌擲下擂台。

好在陸全與楊杰二人同時趕到，趕緊縱身躍起，抱住霹靂火施斌的身軀，落回地面。

小羅賓漢主擂

台上的犬養藏二郎看的淸楚，又指着陸全與楊杰二人高聲叫罵了一番。

陸全與楊杰雖然不懂日語，從神態表情中也能猜想到意思。楊杰年紀輕，火性大，立卽要跳上台去，好在吃陸全勸住了。

霹靂火施斌膝蓋上傷的不輕，幾乎已到了筋斷骨折的地步，陸全雖然也懂的些跌打醫術，急切之間，也沒有好主意，趕緊僱了一頂轎子，護送施斌回旅店再說。

這幾個人一走，台下更沒有人敢上去挑戰了，只賸下犬養師徒耀武揚威，好在一下午的時間易過，瞬卽已近黃昏，犬養師徒收擂回營。

第一天就這樣過去，犬養師徒二勝一負，總還佔了上風，第二天以爲有更多的人上來比武，想不到台前的觀衆雖多，却不見有人上台挑戰，從正午一直等到黃昏，將犬養師徒急得不住頓足亂罵。那從法國來的有小羅賓漢之稱的羅倫斯也急了，擺擂台沒有他的份兒，他早就不高興，這時一見沒有人上來挑戰，自己的機會就來了。

犬養藏二郎不肯相讓，然而第三天依然不見有人上來打擂，枯候了幾日，自己也覺得難堪，于是第四天也姑且讓羅倫斯上台去試試。

這是一個新節目，又轟動了不少觀衆，人山人海，水洩不通，比第一天開擂還熱鬧。

擂台上照例有英雄通譯將羅倫斯作了一番介紹，上台挑戰的人，喜歡用兵刃的，就跟羅倫較量，用拳足的，還是由犬養師徒應戰。

羅斯倫穿了一件綉花絲質襯衣，馬褲長靴，左手握着一柄西洋劍，倒也英姿颯颯，氣宇不凡，走了一路西洋劍法，向台下衆人挑戰。

台下的人絕大多數是來瞧熱鬧的，那五嶽五門的弟子。雖也到了一部份，可是在五位掌門老

師未作出對策以前，誰也不敢上台逞能。

羅倫斯枉自費了一番氣力，始終不見有人上台來，不覺更有氣了，正自左手一按劍鞘，準備將長劍收回鞘內，却已聽得台前人羣，閧然大笑，談論聲四起。

羅倫斯是不懂中國話的，然而一辨場中情形，也料定是有了變化，趕緊一低頭，向台前查看，只見上台的扶梯上，爬着一個人影。

羅倫斯也沒有淸楚是什麼人，心中已是一喜，管他是老是少，反正有一個人來湊熱鬧，爲自己祭劍。那爬上來的人已經露出上半身，羅倫斯這才看淸楚了，禁不住滿心失望，原來是個滿頭白髮，又瘦又弱的老頭子，連上扶梯都有些搖搖幌幌，當然不可能是上來打擂台的。

台底下的觀衆俱都談論道：「那老頭子上去幹麼？」台上的斯羅倫也是劍尖一指，怒聲道：「你是什麼人？這是擂台，上台的人都要比武較量，想你是活的不耐煩了，還不快退下去。」

那老頭子不言不語，只是面含笑容，呆呆地望着羅倫斯。

那法語通譯忙趕上來道：「老頭子，你是幹什麼的？這兒是擂台你知道麼？羅倫斯先生念你年老不懂事，不來怪你，還不趕快退下去。」

那老頭子這才搖了一搖頭，笑道：「要我走容易，不過我得帶走一樣東西。」

那通譯詫異道：「你要帶走什麼東西？難道你還想打擂不成？」

老頭子又笑着搖頭道：「打擂我老頭子是不行了，除非再讓我倒退五十年。我老頭子上擂來，是爲了它……」一面說，一面指頭向台前木柱上的對聯一指。

那通譯也有了氣道：「那對聯管你什麼事？要你來出頭露面，多管閒事。」

兩劍刺空

老頭子幌着腦袋道：「不是我老頭子多管閒事，你們這副對聯就寫的不通，往日擂台上見慣了『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龍』，那有什麼『拳打南山黃斑虎，脚踢北海白金龍』，那『黃斑虎』倒還能了，『白金龍』三個字可用得不妥。」他一轉臉又向着台下道：「列位父老兄弟，擺擂台咱們管不着，可不能糟塌白大俠的名聲，你們評個理兒看，誰是誰非。」

中國人當然幫中國人，何況台底下的觀衆也早看出那副對聯有毛病，這時老頭子一出面，頓時同聲响應，紛加指責。

那羅倫斯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忙加詢問，通譯據實說了一遍，羅倫斯頓時氣得暴跳如雷道：「老傢伙，你也敢來搗亂，吃我一劍。」說時右手西洋劍一起，呼地一聲，劍尖直刺老頭子的左脅。老頭子似乎手遲脚慢，連閃避的工夫都沒有，劍尖已是刺進衣衫。

台下的觀衆又是高聲喊叫，都以爲劍尖落處，鮮血四濺，老頭子準沒有性命。

然而羅倫斯並沒有要取老頭子性命的意思，只不過借此駭他一駭而已，準以爲老頭子會駭的驚惶失措，四肢戰抖，沒料到老頭子連動也沒動，看看劍尖要刺進皮肉，不死也得帶傷，這才趕緊手腕一偏，劍尖一斜，長劍正好擦脅而過，衣衫上穿了兩個孔，却沒傷到皮肉。

台下的觀衆看得驚心動魄，有的佩服羅倫斯的劍術，收發由心，有的更爲老頭子擔憂，希望他趕快下台來，別徒爭口舌之勝。

那老頭子却不慌不忙，像沒有事的一般，裂嘴大笑道：「這一劍沒刺着，你有心讓我，不算數。再刺第二劍好了，我老頭子是不怕你這一套的。」那法語通譯又照樣翻了一遍，頓時將那羅倫斯氣的大叫道：「好個糟老頭子，你不怕死，再吃我一劍。」語聲落處，長劍已出，劍尖直點老頭子的右脅。

那先一劍，羅倫斯以爲老頭子手脚遲鈍，來不及躲閃，所以這第二劍却故意緩緩而行，非逼着老頭子躲閃求饒不可。

想不到那老頭子就像沒長眼睛的一般，劍尖刺進衣衫，還是木立不動。

羅倫斯不由得暗嘆了一口氣，只好劍尖一偏，又是擦皮而過。

原來按照歐洲中古時代騎士的規矩，不得用劍刺殺一名不帶劍的人，所以羅倫斯縱然有劍在手，也不得不遵守騎士精神，不敢立卽行兇。

那老頭子却更得意了，呵呵大笑道：「原來你是一個膿胞，有了劍也不會使用，快退下去吧！別在台上自討沒趣。」

法語通譯將話傳過去，羅倫斯更氣得大叫道：「老傢伙，你當我不敢傷你麼？」

老頭子笑道：「你已經刺了我兩劍，再讓你刺第三劍，然而我可要跟你打個賭，刺中了怎麼

樣？刺不中時又怎麼樣？」

羅倫斯正愁沒有藉口，自己手上的長劍無法下手，這時一聽說要打賭，頓時笑逐顏開，大喜道：「老頭子，你要打什麼賭你說吧！我沒有不贊成的道理。」

老頭子道：「你一劍刺中我，是死是活，算我老頭子倒霉，與你無涉。然而你要是一劍刺不中我，那可就由我說……」他又向木柱上的對聯指了一指，續道：「那一副就算是我的勝利品了。」

那法語通譯為兩邊傳話，羅倫斯做夢也沒想到天底下會有這樣便宜事，不覺衝口問道：「是真的麼？」

老頭子大笑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那有說話不算數的道理，來來來，你就動手好了，只要一劍能刺中我。」

倒飛鐵板橋

羅倫斯還是有些不放心，又請那法語通譯做公正人，這才退後幾步，右脚在前，左足在後，左臂向後平伸，右手長劍向前指出。

老頭子完全是像不會武功的，雙手背負，悠然而立，連正眼都不瞧一下。

羅倫斯强壓着怒意道：「你準備好，我刺過來了，到時別說我羅倫斯不懂規矩，刺傷一個赤手空拳，不帶兵刃的糟老頭子。」

那老頭子也不出聲，只是面含笑容，不見半點恐懼。

羅倫斯氣得咬了一咬牙，心想：「我也不取你的性命，只在你胸肌上劃一道口子，也要你知道厲害。」思念起處，長劍疾出，只見寒光一閃，直取老頭子的小腹。

那老頭子仍如不聞不見一般，台下的觀衆已如轟雷般的喊了起來。

那羅倫斯的劍尖已離老頭子的胸前不及一寸，幾乎刺進衣衫，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老頭子上半身猝然向後一倒，左足着地，支持全身，右足猛地飛起，足尖踢向羅倫斯握劍的右腕。

這一手是「倒飛鐵板橋」的工夫，不要說羅倫斯沒見過，連聽也沒聽到過，只見眼前人影一失，自己手上的西洋劍劃空而過，還沒有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已感到手腕上吃了一記重的，痛澈心脾，腕骨欲折，手上那柄西洋劍怎麼再抓得住，「呼」地一聲，凌空飛出，台頂的蓋板上又聽到「篤」地一聲，長劍齊柄沒入。

台下的觀衆又如暴風雨般喝起采來，那老頭子倒是見過大場面的人，絲毫沒得意忘形的樣子，只是抱起雙拳，向台下觀衆致謝。

羅倫斯左手抱着右腕，呆呆而立，心中又是氣，又是慚愧，倒猜不透這老頭子是什麼人物，自己胡裏胡塗就落了下風。

老頭子呵呵大笑，向那通譯道：「你是公正人，現在沒有別的說了吧！這一副對聯該是屬於我的了。」

那法語通譯也看呆了，半天說不出話來。

老頭子也不理這許多，施施然的走近木柱旁，輕輕一拉，早將那白布紅字的對聯撕下來，向懷內一塞，自言自語道：「用黑顏料染一染，還可以做件布衫。」

台上的犬養藏二郎那肯放這老頭子離去，身形一起，撲向台口，大叫道：「老頭子，你勝了羅倫斯先生，可還沒有跟我比過，來來來，咱們都是赤手空拳，正好走幾個回合。」

老頭子不理不睬，又走到另一條柱子旁，將柱上的布質對聯拉下來，慢條斯理的摺疊好，又準備向衣衫內塞去。

犬養藏二郎氣的大叫了一聲，伸手就搶。

老頭子嘻嘻一笑，就像小孩子似的將布聯向背後一藏，問道：「光天化之下，你也敢强搶我老頭子的東西麼？」

犬養藏二郎也不懂中國話，只是嘰哩咕嚕叫嚷日本語道：「老頭子，你要走容易，除非咱們再走幾路招。」

日語通譯趕緊上來傳話，老頭子才點了一點頭道：「要過招麼？那容易得很，然而用不到找我老頭子，老實告訴你們吧！三山五嶽的英雄好漢都到齊了，準給你們打個痛快，你們等着好了。」

日語通譯又將話傳回去，連那藏身幕後，暗中指揮的湯姆森探長也出來查問究竟。他到底是老謀深算，聰明幹練的人物，已料定那老頭子有些來歷，當下不動聲色，反將老頭子送下台前扶梯去。

好在時間已經不早，日落西山，晚霞如錦，已是擂台休息之時，犬養藏二郎等人借此下台，一齊回到公共租界六國酒店，討論明日如何應戰之策。

（下期續完）

中篇連載

丹心一劍

琴心・文

骨肉相殘爭令蚨

龍姑接在手中，田旭昌却拿着兩個藥瓶交給獨孤雲道：「這裏面存藥無多，請大俠妥爲保管，也許以後還有用得着的機會！」

獨孤雲莫名其妙地道：「井主這是做什麼？」

田旭昌輕輕一嘆道：「奪命銅環一共只有兩枚，一枚由老朽佩帶，另一枚刻下正在小女小婷身邊，等一下老朽叫她交給大俠！」

獨孤雲連忙道：「不！這是貴門的家傳暗器，在下怎可保管！」

田旭昌搖搖頭嘆道：「大俠請不要推辭，老朽尙有相煩之處……我們到外面去談吧，黃姑娘，那藥末敷上之後，奇癢無比，可千萬不能亂動，麻煩你在這兒看着牠，假如你一個人力量不够，可以叫小婷留下幫忙……」

田小婷看見大毛茸茸的長臂，有點害怕的樣子，可是又不敢違抗父親的吩咐，獨孤雲見了一笑道：「用不着了，牠的力氣大得很，兩個人也按不住，還是讓二毛留下好了！」

田旭昌點點頭道：「既是如此，我們就別在這兒打擾了，到客廳中去吧！頌平給我們準備的酒菜大概也好了！」

獨孤雲知道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遂跟着走到大廳中，果然見頌平正忙着叫人安排桌椅！

田旭昌一皺眉頭道：「頌平！快一點，把酒

栥安好了，你一個人留下侍候，叫其他人別過來！」

田頌平在田家身爲總管，可是田旭昌却叫他侍候酒筵，倒是使他一怔，但他立刻明白這一定是爲了特別機密，田旭昌叫他留下，正是特別看得起他，所以精神一振，很快地把席位安好。

田旭昌先請獨孤雲入了座，然後自己在對面座下，手指着兩邊的空位道：「頌平！小娉，你們也坐下，今天我要說的話，關係着我們田門的絕續存亡，因此你們必須好好聽着！」二人見他的態度很嚴肅，倒是不敢多說，默然就坐。

田旭昌與獨雲對喝了一杯酒後，才一嘆道：「大俠對老朽的態度轉變，一定感到很奇怪！」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是的！在下在江湖上了無微名，而且各位聽了蘇麗貞的先入之詞，很可能對我這個人的印象糟到了極點，因此在下對井主的種種禮遇，的確有受寵若驚之感！」

田旭昌又是一嘆道：「提到蘇麗貞，老朽也正在傷腦筋，我要拜託大俠之事也正是她身上引起的……」此言一出，三人都是一驚！田頌平連忙道：「莊主！蘇小姐有什麼事？」田小娉也詫然道：「爸爸！表姐怎麼樣？我還以爲您是爲了七叔與然劍派勾結的事，要委託獨孤大俠代我們出頭呢！」

獨孤雲心中所想與田小娉是一樣的，因此聽到田旭昌所說與所料不符時，已經大感意外，及至聽說此事與蘇麗貞有關時，他簡直無法相信了，蘇麗貞不過是個女孩子，縱然會幾手劍法，也不足以引起田旭昌如此重視呀！

田旭昌又喝了一杯酒，才輕輕一嘆道：「頌平！你在我家很久了，對我的情形都很清楚，對於老七與我的隔閡更是十分明白……」

田頌平低聲道：「是的！七爺從小就跟您不和，您一直在讓他！……」

田旭昌又嘆道：「從前我是讓他，後來我是怕他！……」

田頌平一怔道：「您怕七爺？」

田旭昌點點頭，使得田頌平與田小娉都爲之一怔，田旭昌乃嘆道：「其實我怕的不是他，而是怕他的姐姐！」

田小娉低呼道：「您是說五姑，她不是死了嗎？」

田旭昌搖頭道：「起初我以爲她死了，直到前兩年，我才知道她不但沒有死，而且還練成了一身超人的武功，要找我來一結昔日之仇……」

田小娉聽得莫名其妙田頌平却是臉色一變。

田旭昌苦笑一聲道：「老朽這樣說，獨孤大俠一定莫名其妙吧！」

田小娉連忙道：「豈只獨孤大俠不懂，連我也是莫名其妙呢！」

田頌平低低地道：「這是難怪大小姐不會懂，因爲昔年之事，在田氏門中是一項秘密，知道的人不多，更不許輕易提起……」

田旭昌擺擺手道：「算了！頌平，還是由我說吧，你知道的也不够清楚，我們田家這一代兄弟姊妹共有七人，我是老大，老七最小，雖然同一個父親，却是由兩個母親所生……」

獨孤雲最不感興趣便是聽人家的家事，可是田旭昌說得那麼沉重，必然其中有着一項秘密，所以强打精神聽下去，田小娉則睜大了眼睛，急於想知道家族的秘密！

田旭昌又嘆着氣道：「我們七人中只有我與二妹四弟是一個母親，三弟，五妹，六弟老七又是一個母親，她是一個走江湖的繩妓，是我父親在無意中邂逅，看出她身懷絕技，娶回家中，誰知這一念之下，幾乎造成田家滅門的慘劇……」

田小娉忍不住道：「爸爸，您快點說吧，別拉那麼多的廢話了！」

田旭昌輕嘆道：「這不是廢話，這是我們田家慘變的前因後果，我一定要說清楚，那個繩妓嫁給我父親是有目的的，她看中我家的青蚨令！」

田小娉又問道：「青蚨令是什麼？」

田旭昌道：「青蚨令才是我們田家稱雄江湖的獨門暗器代表，雖然只是三枚青銅古錢，却比什麼落星追魂、奪命銅環、化血穿雲弩厲害多了，要是光靠那三種暗器，怎會造成我們田家百餘年赫赫盛名，不過青蚨令下，從無活口，所以人家一直不知道，那個繩妓的父母都是死在我父親的青蚨令下，不過他們的命長一點，居然還能留住一口氣，逃回家中，把這秘密吐露給他們的獨生女兒之後才死去，那個女兒矢志報仇，所以才變姓換名，故意流落江湖，厠身賣藝的繩妓，也是冤孽相報，剛好我父親碰上了，看出她的身法不凡，將她娶回家中，她將自己的身份隱藏得很好，入門三十年，先後生下了四個子女，直到我父親病危，她才揭穿身份，逼着我父親交出青蚨

令，那年我才三十歲，最小的老七只有四歲，什麼事都不知道，所以才留下他一條性命……」

田小娉失聲道：「這麼說來，姑姑叔叔他們是互相決鬥死的！」

田旭昌搖搖頭道：「不！那個女子深藏不露，暗中教導她的三個成年子女，那時老六也有十九歲了，論武功我們幾個兄弟根本不是她的敵手，他們母子四人聯手，首先殺死了我的母親，接着又殺死我的二妹與四弟，因爲我最大，他們捉住了我，用來威逼父親交出青蚨令！」

田小娉急忙道：「那您怎麼沒有死呢？」

田旭昌黯然道：「他們沒防到我父親，他老人家雖然病入危境，却還有餘力發出了天下無敵的青蚨令，結果那個繩妓首先中了一枚而死，老三與老六逃到門口，也被我父親追殺，只有五妹比較機警，逃得最快，却被我追在後面，打了她一筒化血穿雲弩，眼看她中弩翻落到牆外，等我追過去，她却不見了，我因爲化血穿雲弩別無解藥，以爲她必死無疑，所以也不再追趕，誰知她竟然能够不死……」

大家聽得都默不作聲，田頌平是知道內情的，所以他問道：「這與蘇小姐有什麼關係呢？」

田旭昌一嘆道：「你知道小娉爲什麼要叫她表姐？」

田頌平一怔道：「她……」

田旭昌點點頭道：「不錯！她就是五妹田惠仙的女兒！」

獨孤雲忍不住道：「我聽她師父姑射仙子說她是個孤兒……」

田旭昌點點頭道：「也不錯！直到現在她可能還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也是最近聽老七說起來的，她也是老七帶來的，據老七說，五妹中了毒弩之後，遇到一個姓蘇的男人把她給救活了，他們就成了夫婦，成婚兩年，生下了這個孩子，忽然找到一冊練功的秘笈，這兩人爲了專心練功，就在她身上留下了一個名字，偷偷放在姑射仙子的門口，雙雙找了一個隱僻的地方去練功……

……」

獨孤雲點點頭道：「這大概不會錯，姑射仙子也對我說過……」

田旭昌道：「我父親目睹家室慘變，悔恨莫及，把青蚨令的用法傳給我之後，就死了，本來他老人家叫我把老七也殺了的，可是我想到同胞相殘的悲劇，不忍心加害一個四歲的嬰兒，所以將他留了下來，還教了他武功，傳了他毒器，可是他一直跟我作對，在外面做下許多荒唐事……

……」

田頌平一嘆道：「莊主對七爺的確太寬大了一點！」

田旭昌搖搖頭道：「幸虧我對他不錯，否則我們田家今天已經沒有一個活人了，兩年前他忽然從外面回來，居然向我索取青蚨令，我自然不給他，同時也問他怎麼知道我有青蚨令的，他才說出五妹未死的消息，因爲我對她的幼弟還算有點情義，她也不再打算向我尋仇，只是叫我交出青蚨令就算了！我還不相信，他把我約了出去與五妹見了面，我們吵了幾句，動起手來，結果她的武功的確高不可測，才只三招，我就敗在她的手中，可是她不殺我，還是放我回來，叫我把青蚨令交給老七，從那天起，老七對我態度就變了，從前他還怕我一點，以後就公開對我咆哮作對……不過他始終不敢太過份，因爲五妹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羈住了身子，不能幫助他……直到前幾天……」

田頌平緊張地道：「前幾天怎麼樣，是不是五小姐又來了？」

田旭昌搖頭道：「不，他把蘇麗貞帶了來，告訴我說是五妹的女兒，叫我要好好地招待她。」

田小娉哦了一聲道：「我說我們怎麼會平白出來一個表姐呢！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田頌平輕嘆道：「可是五小姐並沒把您當做哥哥！」

田旭昌苦笑道：「那是她的事，老七說五妹在最近的時間內就會來帶她的女兒，同時也要逼我交出青蝴令，正在鬥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意外地七煞劍派又派了一劉傑來邀請我入伙，被我一口拒絕了，一言不合，又動起手來，劉傑的劍法的確高明，可是我仗着家傳的暗器手法，倒並不怕他，誰知老七却趁我們動手的時候，裝着來幫我的忙，暗中打了我一鏢，剛好打在我的氣海穴上，劉傑也趁機在我的頭上刺了一劍，這一鏢一劍，將我的武功全廢去了……」

田頌平憤然道：「那天若不是莊主阻攔，他們兩人絕對逃不過我們的化血穿雲弩……」田旭昌苦笑道：「殺了他們有什麼用，除開罪七煞劍派外，還給五妹一個藉口，她對我家並不放鬆，

就是因為她的丈夫比較正直，不許她報復，要是老七死在這兒，她的丈夫也攔不住她了！」

獨孤雲想了一下道：「莊主對在下有什麼交代的！」

田旭昌神色一振道：「劉傑來的時候，提起過大俠名字，好像他們對大俠頗為畏忌，老朽想來大俠一定是個非常人物，同時又聽蘇麗貞說過大俠在秋楓山莊上劍懾神州五劍之壯舉，心想只有大俠才是敝門的救星，只是大俠雲跡飄忽無定，老朽身負重傷，又無法出去尋訪大俠，沒想到大俠會下蒞寒門……」

獨孤雲聽說蘇麗貞把自己的事都告訴了他們，多少有點不好意思，連忙乾咳一聲，岔開話題道：「莊主究竟有什麼事要在下盡力的？」田旭昌略加思索道：「寒門上一代兄弟雖多，却因骨肉相殘，只剩老朽與劣弟旭東二人，劣弟自不足以傳衣缽，老朽成婚較遲，只生了兩個女兒，現在老朽身受重傷，危在旦夕，只好把族長之位，傳與長女小娉……」

田小娉痛哭失聲道：「爸爸！您別這麼說……」田旭昌正色道：「小娉！這是很重要的時刻，你別要孩子氣了，人死不足惜，家門傳統才是最要緊的事，現在你聽着，我請獨孤大俠與頌平作個見證，從現在起，你是田門下一代的掌門人了，田家的暗器手法你全會了，就是青蚨令還是沒有學，可是我現在不能交給你！」田頌平急道：「為什麼？」田旭昌一嘆道：「青蚨令乃田門秘技，光是那手法，就得練三年，這三年中五妹會放過她嗎？可是這世上能抵抗五妹的人實在太少了，幸好獨孤大俠來了，因此我想請獨孤大俠代寒家將青蚨令保管三年，等小娉手法練成之後，再交給她！」獨孤雲連忙拒絕道：「不！不行，我自己身上的事都辦不完……」田旭昌哀懇道：「此舉對大俠也有好處，蘇麗貞對大俠恨之切骨，五妹知道了，一定會替她的女兒找大俠的麻煩，若是青蚨令落到五妹手中，對大俠也是一重威脅……」

獨孤雲聞言一怔田旭昌已從身邊掏出一個小布袋道：「大俠請不要推辭，青蚨令在此，練習手法與秘訣在我的藏書室中，小娉是知道的……」

一言未畢，門口突然閃進兩條人影，接着一個女子的聲音道：「手法秘冊已經在我的口袋裏，你把青蚨令也交給我吧！」

衆人駭然回顧，但見那兩人俱是五十左右年紀，身着勁裝，一男一女，兩人的肩頭都背着一枝長劍！田旭昌見了那女子後，不禁失聲驚呼道：「五妹！是你！……」

那女子冷冷一笑道：「幸虧我來的是時候，不然青蚨令就要落到外人手中了！」

田旭昌連忙將布袋朝獨孤雲的手中一塞道：「獨孤大俠！一切都交託給你了！……」

那女子見狀要上前搶奪，却被旁邊的男子拉住了！女子急道：「立三！你這是幹什麼？」

那男子微微一笑道：「田旭昌怎麼樣總是你的哥哥，要是從他手中搶下青蚨令，是你犯上欺長，至於在人家手中取過來，情形又不同了！」

那女子哼了一聲道：「什麼哥哥，當年他射我一箭穿雲弩，早已恩斷義絕了！」

田旭昌大聲叫道：「你殘殺同胞，逼死父親又怎麼說？」女子冷笑道：「那是替我母親報仇？」

田旭昌又要叫，那男子搖手阻止道：「別鬧了，當年是蕙仙的不對，她的母親的行為猶自可說，她可不應該跟在裏面亂來，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是禽獸的行為，好在事情已經過去了，這裏面的恩恩怨怨，也可以一筆勾消了，手足相殘，倒底不是好事！」

田旭昌聽這男子講話好像頗有道理，果然止口不作聲，那男子又笑道：「小弟蘇立三，也是你妹田蕙仙的丈夫，我們做了幾十年的親戚，直到今天才算是見到了面！」

田旭昌吶吶地招呼道：「蘇！……蘇老弟！……」

蘇立三笑了一下，然後道：「田兄！本來小弟不應該多事的，可是今天湊巧碰上了，不得不說幾句公道話，青蚨令照田門的規矩，應該是傳子不傳女，因為女兒遲早是人家的人，如今田兄……」

田旭昌一怔道：「我無子可傳！」

蘇立之一笑道：「無子可傳，有弟可繼，至少你也應該把它留給令弟呀！」

田旭昌立刻搖頭道：「不！田門青蚨令乃天下至毒暗器，傳之非人，不僅招天地之怨，亦且貽祖宗之羞，你了解老七的為人，便知道我為什麼不傳他了！」

蘇立微微一笑道：「田兄的話不錯，老七的

確不大成材！不過兄弟還有個疑問，田兄既是逼不得已，要將青蚨令傳給女兒，也應該遵照長幼之序！……」

田旭昌怔然道：「小娉是我的長女！」

蘇立之一笑道：「可是蕙仙比她還長一輩！」

田旭昌一鼓眼道：「說了半天，原來你是在……」蘇立三哈哈一笑道：「兄弟聽蕙仙說起青蚨令之奇，倒是有點心動，不過兄弟行事一向講道理，假如田兄將青蚨傳給令弟，兄弟自是不好啓齒，可是田兄一背家規，居然將此傳家奇珍傳給女兒，蕙仙也是田家女兒，自然也有權利一爭……」

田頌平忍不住道：「先聽閣下講話好像還有幾分人性，可是過不了多久，你的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假冒僞善，簡直就是衣冠禽獸！」

蘇立三臉色一沉道：「田頌平，你是個下人，說話可得客氣點！」

田頌平怒聲道：「我對畜生講話還用得着客氣！」

蘇立三伸手就是一掌，田頌平連忙用臂去格，誰知他的動作快得出奇，田頌平的手臂只抬到一半，臉上已啪啪挨了兩下，頓時摔出老遠，嘴角滲出鮮血！……

蘇立三收回手冷笑道：「今天我是第一次上門，不好意思太過份，下次你再出口無言，我就不會這麼好講話了！」

田頌平一抹口邊鮮血跳了起來，正待破口大罵，田旭昌却輕嘆道：「頌平！留得青山在！你記住我這句話！」田頌平果然止口不語，目中却充滿了怒意。

蘇立三哈哈大笑道：「這種草包想找我報仇大概是下一輩子的事了！」

獨孤雲一直在旁邊冷眼旁觀，這時才淡淡地道：「你說得不錯！以他這點功夫想打回這兩巴掌，今世希望很渺茫，可是他若找個幫手的話，事情又該別論了！」

蘇立三輕蔑地一笑道：「他要找誰？」獨孤雲淡淡地道：「我！」

蘇立三哈哈大笑道：「小子！你別替人家出頭了，你欺負我女兒的事，我還沒有找你算帳呢！」

獨孤雲冷笑一聲道：「好極了，幾本帳可以歸在一起算，也免得多費手脚！不過我想先問一句話，你們剛才說已經把青蚨令的手法秘訣偷去了，究竟是眞是假？」

田蕙仙忍不住怒道：「小子！這原是我們田家的東西，怎麼能算是偷？」

獨孤雲笑笑道：「偷也好！拿也好！我只問你們是否眞的得手了！」

田蕙仙在身邊取出一本薄薄的絹冊道：「我們難道還會騙人不成！」

獨孤雲從田旭昌的臉上知道絹冊確實不錯，乃將手中青蚨令的布包往桌上一丟，然後再從容地笑道：「我們來搏一搏，你們若勝了我手中之劍，就把青蚨令一併取走，否則就把那本絹冊留下……」

田旭昌大驚失色，連忙道：「大俠！這可開不得玩笑！」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莊主！本來我不想多管這檔閒事，可是既蒙重托，義不容辭，不得不勉力而爲……」

田旭昌黯然道：「可是大俠若敗了……」

獨孤雲淡笑道：「我若敗了，連性命都保不住，還能替莊主保住青蚨令嗎？」

田旭昌不禁一怔，蘇立三哈哈一笑道：「你這小子倒是很聰明，這麼看來我們倒是吃虧了，手法秘訣在我們手裏，假如我們不說出來……」

獨孤雲臉色一沉道：「你說出來了，就得自認倒霉！」

蘇立三微微一笑道：「誰倒霉還不一定呢！……」說着突然伸手朝桌上的布包抓去，動作快逾閃電，然而獨孤雲的動作比他還快，靑光乍閃，長劍已然出鞘，向他的手上砍去！

蘇立三駭然地縮回了手，獨孤雲冷笑道：「不怪田總管罵你是衣冠禽獸，看你嘴巴裏的話說得那麼漂亮，做出來的事却的確讓人瞧了噁心！」

蘇立三氣得臉色煞白，怒聲叫道：「小子！等一下我不把你碎屍千段！……」

獨孤雲冷道：「等一下的事很難說，你們先把絹冊交出來！」

田蕙仙怒道：「假如我們不交出來呢！」

獨孤雲寒着臉道：「那你們就趕快滾蛋，看在蘇麗貞的份上，我饒了你們這一次，因爲你們替我出了一口氣！」

田蕙仙不禁一怔道：「小子！你這是什麼話

田萬仙恨恨地一點頭，兩人果然比肩而立，雙劍一上一下，作了個姿勢。

獨孤雲哈哈笑道：「你們早就該如此了，要是規規矩矩地打敗了我，豈不是省了許多事……」話說得輕鬆，神情却極爲凝重，脚踩丁八，劍與身平，抱在胸前，等待着他們放手進招。

蘇立之與田萬仙二人原是等獨孤雲先出手的，及至看了他的姿勢後，二人對望了一眼，知道這年青人果然不是個平凡的勁敵！

高明的劍手在對招時都有兩個不變的步驟，一個是乘對方不備時搶先出手，這樣縱或不能一舉克敵，至少已儘佔先機，對方如想扳回劣勢，至少也得在五六十招苦拚之後才可以喘口氣。

蘇立三剛才刺出一劍便是那個用意，獨孤雲若是應他一招，他的攻勢綿綿而出，獨孤雲縱然不手忙脚亂，至少也得苦拚好一陣子，自然無法分身去攔阻田萬仙了！但是獨孤雲不上這個當。

其次就是雙方都有了準備，那情形又不同了，誰先出手，對方就多了一分準，可是度情勢，避其鋒而攻其弱。經驗豐富的獨孤雲又不上他們的當。

這三個人從唇槍舌戰而至各擺姿勢，都顯示了劍法中最深奧的學問，使得旁觀的田旭昌田頌平兩人呆若木雞，欽佩萬狀，當然這欽佩只是對獨孤雲一人而發！

蘇立三終於鄙哼一聲，算對田萬仙是作了個招呼，兩個人兩枝劍分從左右撈至，一劍由下而上，一劍由上而下，精妙絕倫，所攻範圍也廣大而周密。

獨孤雲單臂一振，長劍擺橫削出，對於上下兩劍根本不作理會，可是他出手迅速，劍勢竟在那兩劍之先攻到對方！

蘇立三駭然後退，沉聲道：「萬仙，想不到這小子如此高明，看來我們兩個人聯手，反而佔不到便宜，你還是讓我一個人對付他吧！」

田萬仙果然退開了，不過這一次她已不作抽身的打算，反而抱劍凝立，目注着他們動手。

兩個人聯手會不如一個人單鬥有利，這個道理倒使得田旭昌怔住了，可是這時候也不容許他提出詢問，只有緊張地看下去！

場中兩人對峙有頃，蘇立三神色更凝重了，兀自不敢先行出手。獨孤雲却忽地一笑道：「這樣對耗着總不是辦法，一定得有人起個頭！你已經嚐到厲害，自然不敢佔先，只好由我來了。」

說着緩緩地刺出一劍，劍走中鋒，速度慢極。

然而蘇立三看着他的劍勢漸近，臉上却現出了疑惑之色，久久不見行動。直到劍身離他胸前不到一尺了，他仍未能決定該採取的步驟，倒是田萬仙急得叫了起來：「立三，你再不動就不能動了！」

一句話把蘇立三叫醒了，只要獨孤雲的劍再進前一點，他就是能看變化，也來不及應變了，逼得無奈，只好平劍上撩，作試探性的撥架！

獨孤雲却哈哈一笑迅速地抽回長劍，攻勢再發，直如長江大河，密密的劍風已將蘇立三圈在中間。

蘇立三先機盡失，只得揮劍保護住自己，一面哼着聲音道：「小子，你先攻的那一劍叫什麼名稱！」

獨孤雲一面加緊手中的攻勢，一面笑道：「那一劍實在叫不出名目，你一定要問的話，姑且名爲之爲『臭蚓鈎笨魚』吧！」

蘇立三怒哼道：「這是什麼招式？」

獨孤雲大笑道：「那根本不能稱爲招式，是我故意使出來嚇嚇你，蚯蚓未來是魚餌，可是一條發臭的蚯蚓，只有不知死活的笨魚才會吃它！」

蘇立三知道自己受了愚，不禁憤火中燒，奮力刺出一劍，這一劍力透中鋒，居然闖出獨孤雲密密包圍的劍圈，同時也將他逼退了幾步。

蘇立三見獨孤雲有點發怔的樣子，仍冷笑一聲，振腕又是一劍刺來。

這一劍與方才突圍的一劍竟是同樣的招式，獨孤雲不敢招架，又退了一步！

蘇立三怒叫道：「小子！我看你怎麼逃過下一招！」

依樣還是原式刺到，獨孤雲果然不能再退了，因爲田萬仙在他背後也同樣的招式刺出了一劍，看來這招式似乎無法可避，更何況是腹背受敵。

就在前後的劍尖都快要刺中他時，獨孤雲突地眉頭一揚，提起手中長劍劃出一道圓形的光弧，他祇劃到一半，那兩個人忽然驚呼一聲，雙雙抽回長劍，逕直向門外逃去，獨孤雲却在他們後面朗聲笑道：「原來一字慧劍是落在你們手裏，你們等着吧，那個人已經離山了，遲早都會找上你們的……」

—未完待續—

武俠長篇連載

勾命符

端木玲

失令符赤壁戰强梁

管三娘婆孫拂袖離開酒樓，龔然只好厚着面皮追了去。酒樓上的漢子們滔滔不絕地談着管三娘，也談着隋珠，也談着緊隨老婆子趕下樓的那名布衣年青人。沒有一個人弄得清楚，管三娘祖孫與這名布衣青年的關係。

龔然呢！緊步趕下樓，追上老婆子，吶吶地叫着：「婆婆！婆婆！」

「嗯！」管三娘用鼻音沉沉的哼了一聲。她雖然喜歡這名布衣青年，但是她不欣賞他那種倨傲的態度。其實，老婆婆十分喜歡他，有心造就他，想將一身武功傳給龔然，但老婆婆又怎知龔然是名大行家呢？

管薇薇扭頭白了他一眼，鼓起香腮道：「叫什麽！大街上喊喊嚷嚷的成什麽話！跟着走不就成了嗎！」龔然一咬牙，心中沉沉的哼了一聲，忍下一肚子怒火，委屈萬分的跟着老婆婆。

管薇薇華衣美服，艷若明珠，隨在她身後的龔然反倒顯得樸實，像名跟班的小厮。

三人轉了兩轉來到一條大街，走進那家興隆客棧，老婆婆筆直的往後院闖。店夥計跟着屁股搶到前頭去開門。

管三娘住的是座獨院，店夥計將門打開，院中精雅已極，一進門是個

小荷池，荷池四週遍植花草，這裏是三間窗明几凈的上房，上房門虛掩着，管三娘不由一怔，愕然問店伙計道：「你進來過？」店夥計將頭猛搖，道：「小的沒進來過？」

「門爲什麼虛掩着！」管薇薇氣怒地問。

店伙計陪着小心道：「這個小可……」管三娘似知事態嚴重，身形一閃，搶進上房。管薇薇飛跟上去，龔然慌的也緊走幾步，跟了上去。

管三娘一腳跨進門，望着那隻龔然在馬車中見過的箱子，頓時咦的驚叫了起來。那隻箱子盛放了一箱子女人的衣物，被人翻了個箱底朝天，顯然上房被外人侵入過。而且翻箱倒籠的大抄了一陣。

管薇薇緊走一步，胡着管三娘問：「奶奶，咱們的東西沒丟吧！」管三娘搖搖頭，表示東西沒有丟。但她面色凝重，張目四望，龔然睹狀，心中大爲着急起來。他着急的原因是因他也張目四望那隻小包袱。

可是，目光望遍了三間上房，就未見他那隻小行李包，這一下，龔然有些慌急起來了。他實在忍不住了，上前一步，恭聲問管三娘道：「婆婆，晚輩的包袱？……」

管三娘又是一楞，繞着衣箱看了一匝，頓時發起急來。連聲說道：「該死！該死！」

龔然條然色變，急得雙目大睜，他是何等聰慧之人，已知發生了什麼事？自己的包袱準丟了。這一急，真是差點將魂兒急出了竅，包袱中的銀兩丟了事小，可是，那兩面勾命符如果丟了，那麼，事情就嚴重了。

管薇薇見他急得快要發狂，有機可乘，冷笑一聲，白了他一眼，說：「哼？看你猴急成那副樣子，丟了隻包袱有什麼打緊的？大不了包袱中有兩千二八百兩銀子，犯得上急成那副樣子嗎？要是，哼，我奶奶的珠子丟了，價值連城，比你……」

「丫頭！——」管三娘一聲斷喝，管薇薇嚇縮了嘴，將下面的話咽了回去。管薇薇雖溜了嘴，多少漏出些口風來了，龔然是聰明極頂之人，略知端倪，這位老婆子身邊值錢的東西是價值連城的明珠。

可是，明珠有價，而勾魂符的價值，那就遠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如果此令符落入武林中一些窮凶極惡的敗類手內，爲害之深，實不堪想像。

龔然本已有氣，不見了包袱，簡直是極怒恐慌兼而有之，如今，管薇薇再拿話如此一激，這就激起了他的野性，冷冷的哼了一聲，說：「姑娘，令祖的明珠雖然價值連城，總還有個價啊。你可知道小可包袱中所盛之物，論價值，可就比令祖的明珠不知重要多少倍了。」

管薇薇恰好被老婆婆一聲喝，正感下不了台，如今．被龔然一衝撞，小姐脾氣頓形爆發，冷嗤一聲，說：「說說看，什麼寶物？」一句話，頓將龔然問住。

他能直捷了當的告訴人家。自己是勾命書生的傳人？那比明珠貴重的東西是「勾命符」？

有理天下去得，無理寸步難行，正因爲他說不出口，無形中就有點理虧，饒他爲人蠻橫，在虧理的前題下，而且，又是面對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再有天大的氣也發不出來了。

他急得抓抓頭，道：「小可真難向姑娘剖白，總之，小可那物件當真野要，說小不值一文，說嚴重，恐怕會鬧翻半個天。」

管三娘對龔然有種偏愛，斷定他所說的話並非是故作危言聳聽驚人之語，頓時哦了一聲，看出幾分來了。

她看出這位生性有些怪脾的少年，說話不會虛假，而且，少年人一路上的表現，特別是那晚八名江南道上的劇盜的突然中了「無影勾命砂」，事後不露形跡，也不見勾命書生露面，按照江湖傳言，勾命書生插手管一件事，必有其插手的目的，而他本人也必現身。

可是那晚的事，勾命書生既未露面，也未露出他插手的目的，管三娘又與勾命書生淵源毫無，揣情度理，勾命書生沒有插手的可能。事實俱在，那晚八名劇盜傷在無影勾命砂下又是事實。

這麼說，這位生性冷脾的少年便成了問題人物，他要不是勾命書生的傳人；也必是與勾命書生有極深淵源之人，有那種可能，勾命書生派他入江湖中辦件什麼事？帶着信物，或者是寫有親筆信。

管三娘乃是縱橫川西的母大虫，黑道人物的煞星，此之能雄踞一方，自然有其過人之處，功力當然在時下武林中算得上一份，最重要的還是聯的機智膽識超人一等。龔然如此一說，她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心中微驚

，忖道：「可能這孩子有極高武功，是老身看走了眼。」

「哥兒！你別急，不管你丟了什麽重要的物事，東西是遺落老身車上，也是從老身手上丟了的，我老婆子雖然不成材，可是，這個人我可丟不起，江陵地面，老身還有兩位有過命交情的朋友，丟的東西，老身負責爲你找回來。」

管三娘沒問他丟了什麽？這就是她老練過人的地方。

她說着眉頭輕輕一動，計上心來，微顯得乾枯的瘦手一伸，很自然的去拉龔然，五指暗運真力，有意無意扣向對方腕脈。

龔然未料到管三娘會有此着，毫無防備之心。誰知管三娘五指落處，宛似扣上了一把棉花，龔然的手腕竟然柔若無骨，使她五指無處着力，這一下，管三娘大吃了一驚，目的已達，她已探出來了，龔然的確身懷上乘武功。

她是何等機警之人？一發覺不妙，不等對方有什麽反應，電疾卸掉五指關的真力，若無其事的牽着龔然的手腕，回目向管薇薇叱道：「丫頭！還不走！咱們先看你邢爺爺，將包袱找着再說。」

管薇薇挨了一頓搶白，氣得咬咬牙，白了龔然一眼，掉頭往店外就走。她心中宛如是受盡了委屈，恨恨的暗罵道：「都是你這害人精害人！」

龔然終於因涉世不深，並未發覺管三娘智探他的底，因他一身武功已得勾命書生真傳，而功力之高，已比當年岳陽樓的勾命書生差不了多少，是以在被管三娘扣腕之時，雖無防備，但他本身自動產生一種卸力，將對方的力量卸掉。

管薇薇憤然昂頭走出院門，匆匆急走，管三娘牽着龔然緊跟而行。

老婆婆並未理會那名縮在一邊發抖的店伙計，因爲這種事的發生，就算是店伙計終日在小院門口守望着，要發生終究是會發生的，下手這人，身手自非凡俗，怪店伙計照顧不週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老少三人出了興隆客棧，出城沿着江邊行了一程，遠遠望見江邊一座屋宇千間的大莊院。那座大莊院的莊門前正人頭鑽動，還搭一座牌樓，遠望之下，樓牌中央有一個斗大的金色閃光的壽字，張燈結彩，一看就知是主人在做大壽。

老婆婆遠望着那座壽坊，尷尬地自語道：「邢老本該是明天才做大壽，而我們真成了不速之客，提前一天來上壽。」

這座莊院就是名聞江南的風雲莊。莊門口有人接待，管三娘一到，門口招呼搭牌樓的人歡然一聲圍了過來，將管三娘擁進莊內。

看氣派，分明是管三娘在最近三兩天內聲名大躁，多少武林同道在暗中歌功頌德於她，原因是她一舉除了那八名危害江南數十年的巨盜。有人還一路吆喝着進去，叫道：「管前輩大駕到！管前輩大駕到！」莊中的人，齊皆夾道肅迎。

須臾，一名年在七旬左近，面如古月，虎軀昂藏白髯飄飄的老人迎面走了過來。管薇薇遠遠望見之下，像隻長了翅膀的小鳥，飛投向那白髯老人懷內，口中大聲嬌嚷道：「邢爺爺！邢爺爺！」

老人喜得哈哈一聲洪鐘大笑，雙臂一張，將飛投而來的管薇薇，摟入懷內，哈哈大笑起來。

管三娘扯着龔然趕了幾步，遙遙向白髯老人一福道：「老身作了不速之客，提前來給邢老拜壽來了！」

提起拜壽，老人好像無限感慨，壽眉一皺，豪然一聲大笑，面上却升起一股悽然之情，陡然長長的嘆息了一聲，目光緩緩上抬，望着天空的浮雲。

「邢爺爺！」老人懷中的管薇薇大詫而特詫了起來，仰望着白髯老人。

白髯老人又是長長的嘆息一聲，方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不知我邢伯仁是否還能活過明天？」

「邢老！」管三娘大爲詫管，一向豪氣如雲的江南第一號大俠邢伯仁，竟然厭世起來。她大爲不解，遂單刀直入的問：「邢老何出此言？」

邢伯仁沒有出聲，面色依舊，探手懷中一抄，掏出一方五寸見方的暗紫色小旗。

衆人還未看清小旗是何模樣，管三娘已脫口驚叫道：「勾命符！」

勾命符，不正是龔然包袱中丟失的勾命書生的信物嗎？

邢伯仁一亮勾命符，聶然通身一震，想是他太過激動，頓時沉不住氣，將勾命書生告誡他的『穩』『忍』『狠』三字訣忘懷，竟爾乾坤倒置，在未弄清底蘊之前，先用了『狠』字訣。

但見他身形一扭，閃電般劈手自邢伯仁手內奪過勾命符，厲聲叱問道：「那兒得來的？」

聶然這番舉措，大違江湖常規，只看得管三娘驚慌失色。

須知，邢伯仁乃江南第一劍，俠名遠播四海，在大庭廣衆之前，手中執着之物被人輕而易舉的奪掉，這教他以後還要不要在江南道上混？人是管三娘帶來的，管三娘對邢伯仁要負完全責任。

邢伯仁大吃一驚，驚得執勾命符的那隻手一時之間竟然抖顫着縮不回去。他真想不到，以這麼個乳毛未乾的大孩子，居然輕輕伸手，就能奪過自己手中揑拿着的東西。雖說邢伯仁一時激動得失態疎神，反過來說，如果對方沒有足够的功力，豈能在猴子裏搶桃嗎？

邢伯仁呆了，管三娘呆了，管薇薇呆了，所有風雲莊中在場之人全呆了，他們眞不能相信，這麼個毛頭孩子，竟然身懷這等絕技。

管三娘驚得面唇發靑，抖着手走上去扯住聶然說：「哥兒，你……你怎麼……能對邢老爺子如此鹵莽呢？」

管薇薇更驚，驚得啊了一聲，纖手捫着小嘴，望着聶然，不知說什麼方好。

此情此景之下，誰都會想到邢伯仁要勃然色變，大怒而特怒起來，因爲，他是威名赫赫的江南大俠啊！有道是人死留名，豹死留皮，邢伯仁應該栽不起這個跟斗。豈知，事情大謬不然，刹那間邢伯仁面上的驚駭之色漸漸退盡，一抹喜色悠悠升起，他長長的吸了口氣，緩緩吐出，露了個乾澀的哂笑，點點頭，不先忙着回答聶然的話，反向管三娘說：「三娘，此非談話之所，有事，咱們進去再說！」

「不行！先說出這面令旗怎麼來的再走不遲！」聶然睜着滿蘊煞氣的怒眼沉叱着。

管三娘氣得一咬牙，翻腕一把向他腕脈扣去，可是，招出一半，又疾地變勢，改扣爲扯，仍是扯住他的袖子。

邢伯仁半分未怒，面上豪笑依舊。如此一來，却惱了另外一個人，但見素衫一閃，「拍」的一聲脆響，聶然臉上清清脆脆的挨了一耳括子。

聶然紅潤的臉蛋上，登時起了五條纖細的紅痕。管薇薇餘怒未息，俏面一寒，嬌叱道：「渾蛋臭小子，你眞是條渾蟲，昏了頭啦……」

「丫頭……」管三娘一聲怒叱，管薇薇一低頭，咽住了下面的話。管三娘面色更驚了，他明白這位小煞星的脾氣，就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慌忙一低頭，安慰聶然說：「哥兒，別介意，這丫頭被老身寵壞了。」

聶然摸着火辣辣的臉頰，面上一無表情。他心中在懷疑，爲什麼父親說自己的武功亦已舉世少有，而今天會吃這丫頭輕輕鬆鬆的就括了一耳巴子？

其實，兩下距離僅呎尺之隔，聶然全副精神被勾命符所吸，也將整個注意力放在邢伯仁身上，怎會料想得到身邊的管薇薇會有這一下。

他想通了，自己太過大意。也正因爲他得此教訓，以後他不管碰上什麼事，總是防人一着。

他摸着紅腫的臉頰，沒有說什麼，也沒有發作，只是一聲不吭，管三娘看在眼裏，慌忙向邢伯仁丟個眼色，然後，白了管薇薇一眼，一牽聶然的衣袖，說：「哥兒，不管發生什麼事，咱們且將它擱放一邊，先進去再說！」管三娘不由分說，扯着聶然往裏就走。

移時來到大廳，聶然雙目瞪視着邢伯仁，那意思是要邢伯仁回答他的問題。

邢伯仁老於世故，那有看不出來的道理，他肯定的想到一件事，眼前這個十六七歲的大孩子，與『勾命符』有着密切的關連。一念及此，反而心中泰然，對聶然的眼色不理不睬，先招呼管三娘祖孫同聶然坐下，方沉沉的嘆口氣，懷中掏出一個玄色封套，遞給管三娘。

管三娘接過封套，抽出一張灰箋紙，箋紙上，筆走龍蛇的寫了三行字——：

字示江南大俠邢伯仁知悉：

明日爲臺端六秩華誕，所收壽儀頗豐，自是意料中之事，區區因故急需，務請看在薄面， 將壽儀掃數挪借一用， 事後原物如數歸還不誤。隨

書附信物『勾命符』一面。

勾命符主即日

管三娘的面色大變，看完，倏地轉頭，雙目凝注龔然，脫口問道：「哥兒，你知不知道誰是勾命符主？」

「勾命符主？」連龔然也驚叫失聲起來。在自己所知道有關『勾命』二字中，他只知道父親是勾命教主，自己是『落星勾命』，這『勾命』二字，牛像是他們父子的專用字號，從未想到還有旁人敢於用此二字！他將頭猛搖了兩下。管三娘將那張灰色信紙遞了過去，龔然看後勃然大怒，一把將箋紙揉碎，他也不管這樣做是否過份，恨恨地說：「我要見到此人，非將他活剝了皮不可。」

至此，管三娘同邢伯仁心中全有了數，這位小煞星不但身懷絕世武功，同時，也是勾命書生龔飛雲的傳人。

薑眞不愧是老的辣，他們明白龔然的底細，反而故意裝糊塗，有關龔然的身世，誰也不願多問。

龔然明白了勾命符的來龍去脈，對邢伯仁的不滿冲淡了不少，將那隻封套遞給邢伯仁，追促地問：「邢大俠，你說說看，這信是什麼時候接到的？」

「巳時接到的。」邢伯仁答。

「巳時？」龔然不懂了，他沉吟起來。

管三娘目光一閃，落在管薇薇那張滿是疑色的俏面上，問孫女道：「薇薇，今早咱們什麼時候進江陵城的？」

管薇薇說：「巳時三刻，快近午時。」

邢伯仁似乎明白什麼，望着龔然手中捏着的那方紫色勾命符，說：「那就不對了，時間上錯了半個時辰，三位與這面令符無關。」

邢伯仁並非神仙，他怎能知道龔然腦中所想的事，其實，這一切，在進莊至大廳的路上，管三娘亦已將自己的來意及事情的眞像，用傳音簡略的告訴了邢伯仁。

的確，時間上大有出入，龔然也有些動搖了起來，面上，漸自升起一層迷惘。

管三娘看在眼裏，走近他柔聲問：「哥兒，你再細看一下，這旗子的眞還是假？」一言提醒龔然，龔然揚手翻看勾命符，面色隨着大陰大晴，連變幾下，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勾命符有了問題。管三娘看出些端倪來了，伸手接過那面三寸長的小紫色旗，看了又看，說：「老身二十年前雖沒有見過這種令符，可是，眼前這面旗子成色嶄新，不像二十年之物。」

前話只是一句，便否定了此旗乃是贋品，不是勾命教主故物，而是屬於那位自命為『勾命符主』所有。

龔然雙拳一捏，打鼻管泛哼一聲，說：「我倒要鬪鬪那位冒牌貨。」

他話中的含意，已隱約地露出了身份，表示他是站在勾命書生一方面。而又充分的證明了勾命書生至今仍活在人間。

邢伯仁是何等世故的江湖人物，一聽龔然願自動鬪一下那位勾命符主，心中立即有着說不出的高興。

龔然鬪那名勾命符主，敗了，自然有勾命書生出來為他找場，勾命書生鬪勾命符主，以毒攻毒，那的確是一着上算的妙着，彷佛勝了，豈不是為自己擋了一關？心中一喜，立刻忘了剛才的不快。

邢伯仁上前一步，一把挽住龔然說：「龔老弟，想來你老弟家學淵源，有你老弟出頭，那個什麼符主的，還不是乖乖的挾着尾巴滾嗎？」

凡是人，都有喜歡戴高帽子的通性，尤其年輕而又自命不凡的人為最甚，邢伯仁一捧，龔然登時大感受用，飄飄若仙起來，龔然可說是被捧昏了頭，一時竟將勾命符之事反而擱去一邊。

邢伯仁反手一比，手下人立刻在大廳上擺了隻圓棹面，上了一桌好菜，三位佳賓被安在上席，邢伯仁下首相陪，殷殷勸酒。

酒過三巡，邢伯仁清嗽一聲，正想說什麼，管薇薇搶先一扯龔然的衣袂，低喂了一聲。

龔然楞然，問：「什麼事？」管薇薇用低啞的聲音提醒他，說：「喂！你是不是什麼都忘啦？」

一言提醒了龔然，有若醍醐貫頂，猛想起父親覦若拱璧的『勾命符』來。

管薇薇的聲音雖小，怎能瞞得了邢伯仁同管三娘，邢伯仁眉峯聳了兩下，管三娘倒沒有什麼表示。

龔然霍地站了起來，用一種冷傲的語氣，說：「邢大俠，明天的事，小可一力承擔，可是，小可在江陵地面丟了隻包袱……」

邢伯仁早聽管三娘說及，也霍然立了起來，一拍胸，說：「東西是在江陵丟的，來人既是不將我邢伯仁放在眼裏，老夫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也要設法將老弟的包袱找回來。」

邢伯仁說這話的用意，一半是他豪爽任俠，另一半有穩住龔然的作用。因為，明天，他需要借重龔然。

管三娘暗嘆了口氣，幾天共處，她明白龔然的性情，這人，到目前為止，可說是尚未定性，有時天性流露，純眞可愛；有時，純良的天性，似被一種狂傲的野性所蒙蔽，行事又不分是非善惡。

她擔心尋不到丟失的那隻包袱，龔然的野性一發，會做出失去理智的事來。其實，這件事，不但管三娘有戒心，邢伯仁不也跟她一樣，問題在找隻包袱事小，應付明天場面的事大。

邢伯仁既是滿口答應下來，他立刻採取行動，吩咐下去，派出了十數名得力之人，分頭進城去查探這件事。

事情明擺着是件辣手的事，可是邢伯仁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包袱中果眞有勾命書生的勾命符，那麼包袱的失踪，與勾命符的出現是二而一的事，兩碼子事併做一檔辦，明天，在勾命符主同姓龔的少年一對面時，自己只要從中輕輕一點，不難得出結果來。

邢伯仁外弛內張的過了一個下午，表面上，像沒事人一般，骨子裏，戰戰兢兢的在等候着派出去探聽的人回來報告。

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派出去的人一個也沒有回來，直到日落，方有三起人沒精打彩的返莊。三起人都一樣，半日打聽，一無所得。

江陵城因為邢伯仁的大壽而畸形的繁鬧起來，憑空增加了不少武林人物，人一多，龍蛇混雜，以致派出去的人很難着手。

派出去的人一共是十五名，三人一撥，一共是五起，日落前回來三起，初更天又回來了一起，可是，還有一起呢？有若石沉大海，沒了下文，不但音訊全無，連人影子都沒有半個。而且，所有派出去的人，在城中全沒同他們照過面。

這是件不尋常的事，邢伯仁有些六神無主，開始不安起來。他這種不安，很難逃過像管三娘這種老江湖的慧眼，終於，她忍耐不住了，認為麻煩是自己為人家找的，有了問題，豈容自己坐視。

同時，她想到了另一個問題，事情，要不是署現端倪，就必然是遇上了辣手之事。最大的可能是這起人發現了敵踪，跟了下去，或是遇上了危險。

管三娘見邢伯仁煩躁不安，立時站了起來，問：「邢老，有兩句話，老身不知道是不是應該講？」

邢伯仁慌忙一整臉色，說：「三娘，有什麼話，但請直言，老朽方寸已亂，不知如何做方好？」

管三娘說：「老身的意思是那起人現在不回來，可能有了什麼閃失，老身的淺見是，由邢老或者是老身本人出去看看。」

邢伯仁嘆了口氣說：「老朽何嘗沒有想到這一點，只是……」

龔然不待他說完，搶口說：「莊主就心離去之後，莊中會出亂子是麼？」邢伯仁點點頭。

龔然一抬下顎，說：「莊主只管放心去，貴莊有什麼風吹草動，小可一力擔承……」

「嘿！嘿！」七丈外，大廳對面一棵古榕的濃葉間起了兩聲冷笑。龔然牙巴一銼，狂叱一聲，身形陡旋，疾向發出冷笑之處射去。

管薇薇素衫微飄，跟踪追了出去。一面追一面出聲嬌喚：「小心啊！你……你……」

她說不出為什麼特別關心起這名橫小子來，「你」什麼？連她自己也莫名其妙。

管三娘就心孫女有失，匆匆向邢伯仁打聲招呼，也飛追了出去。龔然何等身手？快似迅雷的射向那株老榕樹，人尚未撲到，雙掌早已發出兩道剛猛的大力，劈向冷笑聲處。

「刷啦！——」一串暴響，葉落枝折，古榕樹吃他雙掌劈得稀里花啦

，凋殘了好大一片。

「哈！哈……」十丈外又起了幾聲冷峻的怪笑，不用看，一聽就能使人認出來，那聲音正是剛才冷嘿之人。

龍然怒不可遏，雙足輕輕一探殘枝，身形筆直飛彈而起，硬生生的自那棵老榕樹上越縱了過去，斜斜射向冷笑方向。虛空游目細望，嘿！十丈外的屋面上，兎起鶻落的正有一條人影發力狂奔，速度之快，快的驚人，看樣子，比自己只强不弱。

那人影一面發力狂奔，一面扭頭冷峭地訕笑道：「小子！有種沒有，敢隨太爺來嗎？太爺讓你看場好戲見見世面。」

龍然是何等狂傲之人，當世之中，他什麼地方不敢去！如果說，眞有地獄，地獄又算得了什麼？他眞還沒把十殿閻羅放在眼底下。當下一鋌牙，冷嘿一聲，叱斥道：「狂徒！你上天，小爺追你到南天門，你下海，小爺追你到水晶宮。」

兩人，你冷笑一聲，我冷嘿一聲，眨眨眼早已追出莊外，沿着一條柳堤，直奔烟霧迷濛的江邊。柳堤盡頭處，兩棵垂柳上，繫了兩葉扁舟，前面那人影一步踏上左面的一艘，手指輕揚，纜繩應手而拆，另一隻手持篙猛點，扁舟立如弩箭，往烟波浩渺的江心射去。

一聲狂笑隨着澎湃的濤聲傳來，龍然眼睜睜的望着小舟沒入烟波中，正所謂望洋興嘆，面對滾滾江濤，徒呼負負。他恨自己不識水性，否則，說什麼也得追上那狂徒，狠狠的揍他一頓。

小舟一閃而沒，烟波中仍斷斷續續的傳來那人冷峭的譏誚聲。龍然怔怔地望着烟波深處，牙巴咬得格格響。

突然，身後起了一個嬌柔的喝聲，一聲「喂」，將龍然自激憤中喚了回來。他扭頭一看，身後，朦朧的淡淡月華下，管薇薇素衫飄飄，像個月中仙子，沿柳堤款踏蓮步，朝他冉冉走來。

龍然心中一動，猛指繫在柳樹上的小舟，問管薇薇，道：「你會不會操舟？」

管薇薇先是一怔，繼而盈盈含笑的點點頭，說：「談其他的我可外行，說到划船，那可是我的老本行，我自幼隨着奶奶行走川西，常行在江上成年累月的過，別的不說，單單是灌縣二郎廟前面的都江堰，水冷如冰，我不但經常橫渡都江堰，而且還潛下象鼻岩……」

管薇薇沒命的死吹，龍然早已不耐，面上現出一種怨煩的表情，截住管薇薇的話頭說：「好啦！好啦！你既然精通水性，划船又是本行，那麼就勞駕幫我個忙。」

他說着倣倣前面那人，伸指劃斷纜繩，一步縱上小舟，將兩隻木槳遞給跟踪縱上船的管薇薇，他自己則拈篙一點柳樹，小舟立刻如隻激箭，直貫江心。

也許是他用力過猛，小舟鼓浪而前，但聞耳邊風聲呼呼，剎那沒入烟波之中。

深宵，夜色茫茫，小舟射入烟波深處，觸眼一片蒼茫，週圍都是濤聲浪嘯，除了滾滾的怒流外，前面那有扁舟人影？

龍然目的是追尋那名激怒他的夜行人，激浪中看不見那人的影子，心中大急，慌忙吸口眞氣，力貫紫府，眞氣回聚丹田，仰天怒叱道：「狂徒！小爺來啦！有種的別龜縮着呀，去看什麼好戲？小爺陪定啦！」

「哈……」那名怪人狂笑的聲音，自波面上遙遙傳來，聽聲音，大約在上流里許外。

江流，一瀉千里，分毫之差，兩下就要相隔數里。那狂笑聲頓息，又是一聲哈哈，話中滿是嘲弄的意味，說：「上東海龍宮看蠹龍戲水，算啦！大爺有事，失陪了，還是你自個兒去看吧！」

龍然怒咬牙巴，一聲低嘿，貫足眞力叱罵道：「鬼崽子，你要有種，來！跟小爺大戰三百回合。」饒他用怎麼惡毒的字眼罵盡，那狂笑聲再未吭半下，只有呼呼的夜風挾着湍急的江濤聲嘯耳而過。

龍然罵了兩句，陡然發覺事態有些不妙，不禁輕噫了一聲，他乃是極端聰明之人，靈慧超人，脫口說：「不好！咱們中了那人的調虎離山計了！」他突然回頭一看船尾，管微微手操着兩柄槳，怔怔的望着江波，俏面上，透着絲絲驚色。

龍然叱喝道：「發什麼呆！還不掉頭回岸！」

管薇薇苦笑一聲，將手中握着的雙槳往波心一插，亂扒亂蹬了幾下，

濺起一片水花，濺得龔然滿頭滿臉的。龔然弄得啼笑皆非，很想衝口罵她幾句，可是話到嘴邊，也不知爲什麼，竟然罵不出口來。

管薇薇呢，見濺了龔然一身的水，心中一慌，雙槳更形亂撥一通，不撥還好，只要她划一下，小舟立刻在怒浪中頭尾互掉，原地打起轉來。

風疾浪勁，兩個轉一打，方向立失，兩人一樣的分不清東南西北。此時，兩人的心情相同，只有一個字，「急」！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龔然這一下眞怒了，他恨不得一掌將管薇薇活劈掉，他怒得口不擇言的叱罵道：「我以爲你眞是個行家，原來，你只不過是個吹牛的能手，你……哼！事情會給你一個人弄糟！」身形一閃，湧飛至船尾，劈手自管薇薇手中將槳奪了過來，雙手凝力，往江心一插，力透槳柄，猛力狂划。

他不揄着划還好，這一揄，立時出了皮漏，須知，龔然雙臂之力勝過千斤，舟輕浪急，千斤重槳一撥，再大的船也要禁受不起，登時「轟隆」一聲，來了個船底朝天，小船在如山的巨浪中翻湧了兩下，終於沒入烟波。

× × ×

不知過了多久，龔然在噪耳的鳥聲中悠悠醒來，金黃色的朝陽刺着他的眼皮，使人有些暈眩，他沒有立刻睜開眼，先將眉頭皺了兩皺，匆匆將昨夜那幕生平所逢到的最爲驚險的事回味了一下，餘悸猶存。

他意識到一件事，現在，自己並沒有死，好端端的活着。發現自己仍活着；說不出心中多麼高興，先將四肢伸動了兩下。

嘿！一個軟綿綿，暖烘烘的身子偎貼着自己，兩隻手死牢牢的摟着自己的脖子，一張柔軟而火熱的東西貼着自己的面頰，龔然大驚，霍地張開眼睛一望，嘿！了得。

管薇薇那隻紅噴噴，甜如蘋果的小臉蛋緊貼着自己的面頰，睡態甜柔，鬢邊亂了的髮絲在晨風中拂動，龔然先是大爲光火，心中忖道：「哼！要不是你這個害人精胡吹牛！我怎會落得這般慘，栽了這麼大個觔斗？」

他恨不得揚手甩她兩耳括子！可是當他抬起掌來，想着自己這一掌打下去，那張紅潤如酥的香甜小臉就得多上五條紅蟲。這是張多麼甜美的臉，如果，眞要在這麼美的臉上摑上一掌 那太不近人情了！眞應了大煞風景一句話。

男人，不管是誰？也不管他多大年歲！「憐香惜玉」，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天性，龔然是人，自不例外，他那隻高揚的手掌，終於緩緩的放下來，狠狠的瞪了那張香甜的面孔一眼。

這一瞪，雖然充滿了恨意，但也不能說沒有一點柔情。他輕輕將管薇薇摟在他脖子中的兩隻手剝開，挺身坐了起來。張眼四下打量，接着挺腰躍了起來。

醉人的春風撞吻着遠處的黛山，倆人，像是被潮水推送到沙灘上，在失去知覺中相擁相偎的也不知過了多久。

近處是個退潮後形成的天然水池，微風過處，漣漪迭湧，水池的那一邊濤聲怒嘯着，看樣子，那是長江。身後，有一片青青的柔草，柔草的後面，是些蒼翠欲滴的綠樹，原野中，到處充滿了生的活力。

管薇薇髮絲散亂，羅衣半濕，羅裙上捲，露出半截粉藕似的美腿，只看得龔然心中一蕩，慌忙伸手爲管薇薇將羅裙拉下，遮住那雙若隱若現的粉腿，她似乎睡意仍濃，他沒有吵醒她。

風雨同舟，感情滋生，經過這一次急難，龔然有種說不出來的味道，他說不出爲什麼，對這位美如西子，刁蠻得有時太不近人情的少女多少有了些好感。

他痴痴的望着她嬌甜的睡態，心中一片亂糟糟的。他急須要知道一件事，現在，自己在什麼地方？離江陵有多遠？

他心懸念着自己的包袱，還有，今天應該是邢伯仁的生日，那名自稱勾命符主的人，會不會上門生事。還有，昨夜將自己誆離邢伯仁莊宅的那名怪人，身手卓絕，不在自己之下，他會不會就是那名勾命符主。

想着想着，他有些焦急起來了，腦中火急的閃過一個念頭，那就是立刻要趕上江陵去。念頭一定，伸手搖了搖沙上臥着的管薇薇，管薇薇自夢望驚醒，一骨碌爬了起來，眸子一轉，先看看自己一身半濕的羅衣，又望中龔然那副狼狽的慘相，不覺好笑，「噗哧」一聲忍禁不住，終於笑出聲來。

她爲人雖刁鑽，可是心如白紙，想到什麼就做，這一笑，龔然大爲光

火，沉沉的哼了一聲，又勾起了一腔怒火，還怒到她頭上去了。

管薇薇見龔絲面上怒火騰騰，慌的縮住嘴，收斂起一臉笑容，誠惶誠恐的望着龔絲。

驟然間，她想起昨晚自己爲了要討好龔絲，硬說自己會划船，還編了一套美麗的謊言，最後，將事情弄得一團糟，弄了個船底朝天，在千鈞一髮的刹那，自己說不出爲什麼？是爲了逃命？還是別的？竟然合身撲向龔絲，兩人終於雙雙落水，之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怒海餘生，她想到一生受奶奶驕寵，何嘗吃過一點苦，現在，幾乎連小命都送掉，爲了什麼？還不是爲了他！

管薇薇說不出自己爲什麼會如此的對他好！可是！他，反而怒眼相向，想到此處，眼圈一紅，泫然欲泣的將頭低了下去，她委實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一種楚楚動人的神韻，鈎起了龔絲另一種心情，他不由自已地喟嘆一聲，走前一步，牽扯着管薇薇的素袖，低說一聲「走」。

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管薇薇默默無言的隨着龔絲往那些綠樹間穿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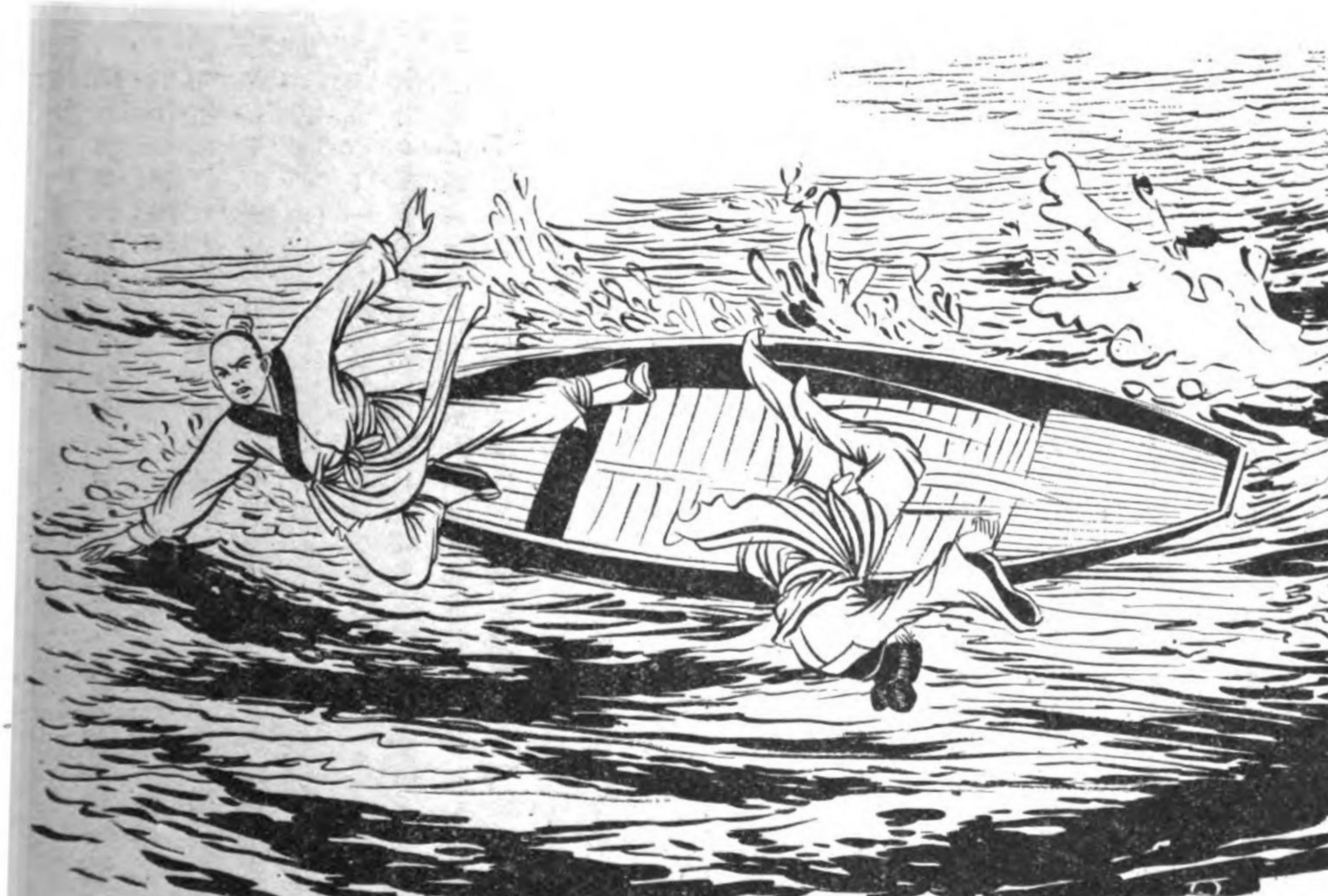
綠樹後面是條黃泥官道，蜿蜒曲折，通向一座黑黝黝的大城。看氣派，那城十分熱鬧，雖是在早上，官道上的行人不少，一個個全向他們投來好奇的眼色。龔絲本想叫住一名行人問一下，當他看清那些好奇的眼色後，又說不出的厭惡，頭一甩，沒有理會。

管薇薇似乎唯龔絲馬首是瞻，見他不開心，自己也就不願置啄，默不作聲的埋頭跟着。兩人在人羣中穿行了兩里，管薇薇的肚子突然「咕嚕嚕」的响了幾聲，頓覺飢火自五臟六腑中焚燒了起來，不由輕嘆了口氣。

龔絲扭頭蹙眉問：「怎麼啦！」管薇薇面泛緋色，羞怯地答：「我餓啦！」

龔絲說：「好吧！只兩三里了，咱們進城去痛快吃它一頓。」提到吃，最重要的一樣東西是銀子，沒有錢怎麼吃法？」管薇薇低聲說：「我們沒有錢啊，拿什麼東西買呢？」

一句話，果將龔絲問住，龔絲眉頭一轉，說：「我倒不在乎這個，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法子混飯吃，我相信憑我姓龔的，哼！混口飯該沒



龔絲與古薇都不會划船，弄得船底朝天，同時跌入江中。

有多大問題，咱們且進城再說。」

正於此時，來路上，行色匆匆的奔來一名中年花子頭，那花子在熙攘的人羣中閃動，展開輕功身法，行的十分快速。

通常，一名練武的人，如果說，不是碰上性命交關的火急之事，輕易是不肯露出武功底子的。而眼前這名中年花子，在衆目睽睽之下，毫無忌憚的展開輕功，足見他碰上的事之辣手程度。

龔然看在眼裏，心中大奇，一橫步，搶在那名花子前頭，將那名花子的去路阻止。花子頭心中發急，一連換了數種身法，就是擺不脫龔然的糾纏，龔然有若鬼魅般，如影附形，花子頭往左讓，龔然巧妙無倫的擋住左面的去路；往右讓，也巧到毫巔的將右面的路阻住。

在擺脫無方的情形下，那名花子頭知道遇上了尅星，索興停下身子，將面孔一扳，冷聲問道：「哥子爲什麼要擋路？」龔然冷傲狂放不羈，聞言，裂嘴一聲冷笑，說：「高興。」

「嘿！」花子頭冷哼半聲，面孔冷得足可刮下層冰來，反唇相譏道：「天底下使人高興的事多着呢，只怕閣下做不了那多，哥子亮個名號來！」龔然冷然一笑，道：「『落星勾命』龔介銘，你沒聽說過嗎？」

花子頭披披嘴，說：「在下孤漏寡聞，的確沒聽說過。」語意冷削，眞正的含意是說你不過是個無名小卒。

龔然反問：「閣下也亮個萬兒！」

「勾命丐。」

一聽「勾命」二字，龔然怒了，怒得眼中噴着熊熊怒火，緩緩抬掌，口角露了個冷笑，說道：「妙啊！咱們『勾命』勾到一塊來啦，看看是你勾我的命，還是我勾你的命？」

那自名「勾命丐道」的花子頭暴退三步，一錯掌，馬步一沉，凝氣含胸，準備接此一擊。眼看，兩人就要短兵相接，突然，管薇薇身形一弓，搶擋在兩人當中，箭拔弩張的兩人連忙收勢，互望着對方。

管薇薇問勾命丐：「家祖母與貴幫頗有淵源，貴幫中從沒有『勾命』二字命名的，閣下眞名……」

那名花子頭聞言一怔，目光在管薇薇週身上下打量了兩遍，猛問：「姑娘姓管？」管薇薇點頭。

花子頭面上閃過一絲喜色，追問：「管三娘與姑娘怎麼稱呼？」

「正是家祖母。」

「哈……」花子頭喜得手舞足蹈起來，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姑娘，我們丐幫江南地面的六大分幫，上萬的人全出動啦，全爲了姑娘。」

「爲我？」管薇薇不解的問。

花子頭將頭連點，說：「對了，爲了打探你的下落。」兩小明白了，這名花子頭這般行色匆匆，原來是爲了管薇薇，兩小十分感激這位花子頭。管薇薇向花子頭一福道謝，花子頭抱拳向龔然說：「剛才，在下衝口戲言，哥子還請不要見怪才好！」

龔然笑笑，沒有說什麼，他猛想到一件事，問花子頭：「兄台屬於丐幫那一分幫？」

花子頭答：「兄弟山『嘉魚』分幫。」

龔然說：「這麼說，前面那座城是……」

「嘉魚。」

嘉魚是個舉世聞名的地方，其原因是嘉魚有名聞中外的古戰場——赤壁——這座古戰場因赤壁一戰，決定了三分漢室的局面。

龔然問花子頭道：「嘉魚距離江陵多遠。」花子頭說：「八百里。」

「八百里！」管薇薇伸了伸舌頭，她眞想不到，一夜浮沉，竟然疾瀉了八百里。換句話說，江陵已在八百里之外了。

八百里是段不短的路程，看來這八百里，就是飛鳥，恐怕也無法在今天飛到。

龔然不由大大的焦急了起來，他想到那名勾命符主，今天，可能會找上邢伯仁壽堂去大鬧一通。

花子頭向兩小說：「二位請到敝分幫歇一會兒，順便將衣服換換，在下得立刻往上呈報。」如此一來，眼前的問題算是迎刃而解，兩小隨着那名花子頭進了嘉魚，走進一座破廟，立刻有人爲他們準備吃的同衣物。

嘉魚縣的分幫主是位年在五旬左右的紅臉老花子，這名老花子躋身分幫主之例，足見他在丐幫的地位不低，紅臉老花子在江湖中頗有名聲，武林中只要一提起「鐵掌丐」，沒有不豎姆指的！

這鐵掌丐一雙鐵掌，有獨到的造詣，下過數十年的苦工夫，鐵掌丐偏生對管三娘又極崇仰，是以乍見管薇薇，如見故人，忙了個不亦樂乎。

「鐵掌丐」在爲兩小洗過塵後，問兩小道：「二位是否能在嘉魚多盤桓兩天，咱們出城去憑吊一下赤壁古戰場，讓老花子畧盡地主之誼。」

管薇薇說：「幫主的美意小女子心領，小女子現在心急如箭，只想立刻見到家祖母，越快越好。」

龔然則說：「小可有火急之事，必須今天趕上江陵，幫主是否能設法幫幫忙？」

「八百里！大半天的時間，想趕八百里？」鐵掌丐將頭猛搖，苦笑着道：「別說是趕，八百里！哼！既使插翅也飛不到啊。」

龔然一蹙眉，一想鐵掌丐的話十分對，當眞是飛都飛不到。

「飛！」龔然心弦猛震了一下，脫口問：「貴分幫有沒有千里傳書的信鴿？」鐵掌丐點頭，道：「有！龔老弟要傳信？」

龔然輕嗯了一聲，反問：「信鴿飛往江陵要幾個時辰？」鐵掌丐說：「四個時辰。」

龔然歡然叫道：「請幫主爲小可準備兩隻信鴿，並賜付紙筆。」鐵掌丐揮揮手，下面，自然有人爲他準備舒齊。

龔然提筆揮了三張箋紙，摺好交給鐵掌丐，道：「這兩張煩幫主傳往江陵，交邢老爺子。」另一張傳往武當山乾元眞人。

鐵掌丐接過箋紙，那名中年花子頭轉接了過去，須臾，兩隻信鴿冲天而起，盤旋四匝，振翅往西而去。

現下是巳時，依時刻計算，約莫申時可達，如果信鴿中途沒有差錯，大概，江陵那邊應不致會出什麼漏子。

管薇薇一肚子的疑惑，他很不解，不知道龔然葫蘆裏面賣的什麼膏藥，想問，但又不便問，看到龔然那種好整以暇的輕鬆勁，暗暗爲他高興。

她輕扯扯龔然，問：「我們什麼時候動身回江陵？」龔然笑笑說：「明天。」他說得斬釘截鐵，反使管薇薇週身震顫了起來，問道：「明天？」

「嗯！明天」龔然笑笑。他隨即補充一句，說：「明天咱們一早上赤壁去看看，憑吊一下當年赤壁的遺跡。上午，痛痛快快的玩個够，下午，咱們再買棹西上。」

管薇薇一生從未離開過管三娘寸步，此刻是歸心似箭，只想立刻投到祖母懷內，可是，說不出爲什麼，她又不忍拂逆龔然，對龔然提出來明天上午遊赤壁，絲毫沒有異議。

兩小，當晚落脚嘉魚，做了鐵掌丐的上賓。鐵掌丐巳不得他們多玩幾天。

就在這天晚上，發生了件怪事，翌日一早醒來，龔然枕底下多了柄劍，而這柄劍，對他是那麼眼熟，依稀是勾命書生視若奇珍的『勾命劍』，但不知這劍何以夜來會塞在自己枕下？

是誰送來的？勾命書生本人？不可能。勾命書生雙腿巳斷，行動不便，絕不可能親自送來，那麼是他差人送來的了？

× × ×

風雲莊前，車水馬龍，到來賀壽的武林豪客，自巳時起，直至未時止，絡繹不絕，成羣結隊的一起一起的來到，每起人，全都帶着很重的賀禮，進莊向邢伯仁拜賀。

邢伯仁面上笑容不斷，週旋於賓客間；心中，却像把烈火燒着。

今天到來賀壽的賓客，少說也有千把人，幾幾乎包括了大江南北所有的武林人物。甚至於有些不速之客，面孔非常的陌生，不但主人未見遠，就算是來賀壽的賓客，也沒有一人識得他們。

天下太大了，到處都有草莽英雄，所謂深山大澤，臥虎藏龍，凡來風雲莊賀壽的人，都是邢伯仁的客人，邢伯仁都應該竭誠招待。

上千的賓客中，除了管三娘外，有誰知道邢伯仁的心如被烈火在燒着？要有，那恐怕只有那個自命爲「勾命符主」的神秘人物。

昨天，派出去踩探龔然丟失包袱的第五起人，至今，仍無下文，這一起人的失踪，像把鋒利無比的尖刀，在邢伯仁心版上狠狠的劃了一記。

另外，聶然的失踪，管薇薇的毫無半點信息，不但使管三娘發急，連主人也一樣的發急。

特別是管三娘，愛孫心切，一夜躭心，未曾闔下眼皮。雖然，她曾託丐幫發動江南全部人手替她追尋，可是，一天過去了，仍不見管薇薇的下落。

她心中這份急，眞是急得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她暗中在向蒼天默禱，希望奇蹟出現，孫女無恙歸來。可是，一切太令人失望了，愛孫竟然鴻飛冥冥，了無影踪。而她，身份攸關，不得不參加這次壽禮，也不得不強自鎮定的挺挨下去？

未時過去了，申到隨之到來，大半賀客早已辭出風雲莊，取道返家，少數客人兀自豪興正熾，猜拳行令，大有不醉不休之意。邢伯仁一批一批的將客人送了出去，也不知送了多少起了？

快申時了，賸下客人已是渺渺無幾了，突然，一位邢伯仁從未謀過一面的紫臉剛鬚，環眼虎鼻，年在四旬左右，身材中等的客人意興闌珊的雙手撐着棹面後，站了起來，伸手往臉上抹了一把，長長的噫了一聲，打了個酒呃，向邢伯仁豪笑道：「老爺子，今天眞有點不好意思，打擾了！」

邢伯仁慌忙躬腰接口，道：「兄台太客氣了！淡酒素菜，不成敬意，慢待之處，還請兄台多多海涵。」紫面漢子說道：「邢老太客氣了！可惜今天無緣拜賀，眞是件畢生莫大的憾事。」

邢伯仁說：「來日方長，兄台如果不嫌邢某粗野，邢某隨時隨地歡迎兄台駕臨寒舍，咱們痛痛快快的飲三杯。」

「好啊！」紫面漢子一拍棹面哈哈一笑，道：「邢老眞是英雄本色，這個朋友我交定啦！這樣吧！碰日不如撞日 ，來！咱們現在就喝三杯。」

在這種情形之下，身爲主人的邢伯仁，眞是有些欲拒無由，眞應了盛情難却的一句話，只好將頭連點，一叠連聲的應道：「好！好！好！恭敬不如從命，老朽敬陪。」

紫面漢子伸手就棹面上抓了把酒壺，取了六隻空杯，一揚酒壺，滿注了六大杯，雙手一推，三杯推送到邢伯仁面前。

這些動作，沒有一件異乎尋常。然後，紫面漢子伸手端了一杯，揚了揚，說：「第一杯，祝邢老福壽康泰。」但見他鼻翼煽動，兩道酒箭匹練似的射進鼻管。紫面漢子長長的吁口氣，淡淡一笑，道：「好酒！」

邢伯仁看得呆了，須知，這種烈酒，平常酒量稍差之人，咽下喉嚨已是件難之又難的事，如果說，隔空吸酒，硬將烈酒吸入鼻孔之內，假如此人功力未登化境，這種烈酒一滴入肺，保險當場出醜，非得咯血不可！眼前，這名紫面漢子。神態自若，談笑風生，對吸下一杯烈酒，仍像沒事人一般。

邢伯仁在發呆，紫面漢子端起第二杯，舉了舉，又說：「第二杯，祝邢老俠名永垂寰宇……」又是鼻翼一煽，兩道匹練似的酒箭吸入了鼻子。

紫面漢子又是長吁一口氣，大聲一讚：「好酒！」跟着，第三杯也被吸了下去。

三杯酒下肺，紫面漢子像沒事人一樣，仍頻呼「好酒」。邢伯仁端着第一杯酒，像失去知覺一般，一動不動，雙目呆呆的望着紫面漢子出神。

紫面漢子三杯烈酒吸下肺腑，像服下了三杯醒酒湯，將頭連連搖幌了幾下，長長的吁了一聲，頓行精神抖擻了起來，談笑自如地說：「啊！這種好酒，可惜三杯太少，沒過足癮。」那意思是：如果主人看得還不够刺激，我還可以再吸他個十杯八杯的。

邢伯仁突然心中一動，將計就計的把自已手中端着的那杯捧放在紫面漢子面前。並順手將自已面前的另兩杯一推，說：「兄台別客氣，只管飲用，別的兄弟供應不起，這淡酒嘛，三罈五罈，寒舍還有的是。」

「好吧！莊主既是如此說，兄弟只好厚顏多擾幾杯。」

邢伯仁猛咬咬牙，心中一聲嘿，暗道：「看你橫行到幾時？」他摸起另一隻酒壺，一氣爲紫面漢子斟了十杯。

紫面漢子也眞够狠，一口氣又連吸了十杯。邢伯仁週身發顫了，老臉上的皺紋憑空的多了十幾條。

雙手終於無力地放下酒壺，抖顫着蒼白的唇皮，說：「兄台，老朽服了你啦！你有什麼要求，只管劃道吧！」他明白這人是誰，也明白這人爲什麼而來，但他仍要問個清楚明白。

紫面漢子淡然一聲冷笑，道：「兄弟此來的目的，昨天亦已奉陳過了，想來莊主不會說兄弟太過份吧！」紫面漢子冷峻的目光管掃了堆放壽案上的那些壽禮一眼，一抬下顎，面上露了個冷傲的笑意，靜等邢伯仁的回答。

邢伯仁苦笑着沉沉的噓口氣，剛想說什麼，突然之間，天空中響起了一陣嗚嗚的鴿哨聲。這聲音來得有異，邢伯仁不由一楞，紫面漢子也一怔，一隻信鴿早已盤旋而下，振翅撲進大廳。

信鴿在廳中盤繞了一匝，雙翼撲振，落向邢伯仁鐵肩上，信鴿的紅足上繫着一個纖巧的信筒。邢伯仁取下信筒，雙掌一拍，震開筒蓋，霍然那筒中放下兩張小紙片。

其中一張寫着邢老爺子收，另一張寫着煩請交轉「勾命符主」。紙片除了這些字外，尙有些豪芒細字。

邢伯仁將自已收的那一張往袖中一抖；另一張順手遞給紫面漢子。紫面漢子一把接過紙片，雙目凝神，匆匆將那些豪芒細字看了一遍。一面看，紫面漢子冷汗如珠，紫氣騰騰。看完紙片，擦袖擦額上的汗珠，冷冷一哼，低囑邢伯仁，道：「莊主，兄弟必須立刻趕赴赤壁應個生死約會，如果僥天之倖，兄弟能活着回來，希望莊主如數賜下，一件都不能少，特別是那粒隋珠，如果不幸兄弟血濺赤壁，莊主那就請自便吧！」

邢伯仁也匆匆的將自已的紙片看完，明白了是件什麼事，聞言面上喜色加濃，點頭應承。他隨即補問一句：「符主！你這一去，也該有個限期啊！不能說儘教老朽變成個守財奴，終日守着這些身外俗物。」

紫面漢子伸出三根指頭，簡單扼要的說：「三天，如果三天期限一過，莊主只管自便。」邢伯仁大聲答道：「好！老朽敬候三天。」紫面漢子雙手一拱，飛快的辭出風雲莊。

遠遠站在另一邊冷眼旁觀的管三娘，起初，看得十分心驚，後來，信鴿一到，一切發展就大出人意表了，她看得大是不解起來。

紫面漢子一走，管三娘走了過來，滿懷疑色的問：邢老！什麼原因，會使那魔頭匆匆離去？」邢伯仁將紙片遞給管三娘，管三娘凝目一看，霍然紙片上的毫芒細字如此寫着：——字奉邢莊主：

小可與管姑娘不愼落水，千里浮沉，嘉魚脫險，今馳書約鬥勾命符主於赤壁，煩代爲佈達。　　龔介銘托。

龔然嫌「然」字不雅，自已編了個名字，「介銘」暗暗影射「假名」二字。管三娘看過紙片，雙手合什望空一拜，說道：「謝天謝地！我那孫女也無恙！邢老，我這就立刻趕上嘉魚去。」邢伯仁喟然一聲低嘆，道：「可惜！老朽分不開身，否則，也當趕去湊個熱鬧。」

邢伯仁生日的第二天，中午時分，一葉扁舟逐波而下，在滔天的駭浪中衝向赤壁。扁舟上傲立着那名紫面漢子。

赤壁的峭岩上，高高矮矮的站了十來個人，其中三人是衆目睽睽的鐵掌丐，管薇薇，還有龔然。餘下之人，全是丐幫弟子，他們是來聽候分幫主差遣的。

紫面漢子的扁舟破浪衝到峭岩下面，但見他傲然立在船首仰天長嘯了一聲，然後，雙袖猛抖，身形筆直飛升。中途換了口氣，足一點峭壁，雙袖猛抖，身形立又加快了些，一眨眼，飛上十丈峭壁。他有意賣弄，故意露上這麼一手。紫面漢子這一手，只看得峭壁上立觀之人一個個爲之色變。龔然面色冷然，冷冷的凝望着躍上峭壁的紫面漢子，將他從頭到脚端詳了一下，冷冷地問：「前晚引小爺衝進江面的是你？」紫面漢子一抬下顎，不屑一顧的點點頭。

龔然冷哼一聲，又問：「那個盜名欺世，自稱是『勾命符主』的狂徒也是你？」紫面漢子打鼻管中沉沉的冷哼了一聲沒有開口。

龔然又問：「在客棧中盜走包袱的也是你？」

「嘿！嘿！」勾命符主兩聲冷哼，說：「小子，你誣人爲盜，罪犯天條，今天，你已死定啦！」

龔然指指紫面漢子肩上斜揷着的長劍，說：「小爺既然死定，你還發什麼呆啊！」

勾命符主游目四掃，說：「遲早你都得死，慌什麼，自古艱難惟一死，早死與遲死都一樣，太爺等人齊了再動手。」

「等誰？」龔然挑目問。

勾命符目光一冷，厲叱道：「小輩！你是誠心嘔太爺？你下的『戰書

』明寫着有武當掌教乾元眞人作證，說老實話，太爺要不是爲了這句話也不會動心，你想，以我堂堂一門之主身份，同你約鬥赤壁，此事傳揚江湖，太爺豈不要揹上個以大壓小之名？」

龍然哂然說：「你別臭美了，現在小爺對你實話實說吧！今天的證人請了兩位，一位因爲路遠些，可能無法按時趕來，但是小爺有那份自信，乾元眞人接到我的請帖後，會星夜趕來爲我作證的。」

勾命符主盛怒地問：「另一位證人呢！」

龍然躬身擺手，虛虛朝「鐵掌丐」一指，含笑說：「這位當家的是當今丐幫嘉魚分幫主，赫赫有名的『鐵掌神丐』。」

龍然受勾命書生十餘年的培植，滿肚子的狡猾，將個鐵掌丐捧上了三十三天，捧得飄飄若仙起來。鐵掌丐慌忙躬身謙遜道：「不敢！不敢！我老花子虛名在外，龍老弟看得起我老花子了。」

哼！……勾命符主鄙夷的望了鐵掌丐一眼，冷冷地說：「本符主眼拙，從沒見過這位當家的，江湖中，咳！也從未聽過他的大名。」

他這不是誠心給鐵掌丐過不去嗎？話意很明顯，已告訴了鐵掌丐，說：武林中沒有你這一號。

鐵掌丐這一氣，幾乎氣破了肚皮，咬咬牙，轉身向龍然低聲說：「龍老弟，反正乾元眞人還沒有來，對方不一定歡迎我花子頭做證人，趁現在空閒，我老花子技癢難熬，想向這位什麼符主的討教兩手。」

龍然的陰冷的一笑，沌聲說：「當家的只管自便，請吧！」他說着往側裏一站，漠不關心的作壁上觀。

鐵掌丐一步搶了出去，拱拱手，說：「老花子想討教符主兩手高招。」紫面漢子大馬金刀的說：「聽便！」

鐵掌丐一聲哼，更不打話，雙臂伸縮間，兩掌青筋暴隆，想已怒極，馬步一沉，亮開架式，管薇薇看在眼裏，上前一步，湊着龍然的耳朶低聲說：「鐵掌丐對我們推衣及食，而且……丐幫幫主，風塵丐與奶奶她老人家又頗有交情，你是不是應該爲他……」

「掠陣」二字尙未出口，龍然早已身形一旋，搶站在鐵掌丐身後。紫面漢子冷冷地問龍然：「你想兩打一！」龍然傲然笑道：「怕兩打一就挾着尾巴滾。」

依鐵掌丐的脾性，他一生闖蕩江湖都是獨來獨往，從沒要人爲他掠陣，怕的就是落個以多爲勝以罵名。可是，今天的情形有些不對，對面的强敵，憑他一手自水面凌空上騰的上乘輕功，就是够駭人的了。是以龍然往他身後一站，他說不出的是多麼感激龍然。

勾命符主見龍然上場，頓收狂態，點點頭，說：「本符主倒不在乎幾打一，反正今天上赤壁之人，全該得死，一起死，分開死，都是一樣，接招！」

他沒有拔劍，雙手只隨隨便便的微微上揚，呼呼兩聲，雙掌挾着一道令人窒息的勁力壓來。

鐵掌丐虎吼一聲「來得好」，雙掌翻天，掌力往上一托一撑，四道掌力一接，微微起了聲輕震，鐵掌丐身軀微幌，只覺胸口飽悶，喉頭一甜，一口逆血在心口翻騰了起來。

正當性命交關之際，腰下突然挨人點了一指，耳邊起了個細弱的聲音喝道：「當家的快退！」鐵掌丐似是被人帶了一把，踉蹌着往後跌撞了三步，仰臉噴了道血箭，羣丐面色立變，蜂湧而上，接住鐵掌丐，七手八脚的抬起鐵掌丐奔下赤壁。龍然如果搶救不及時，勾命符主那兩掌壓下來，再有十個鐵掌丐都完了。

鐵掌丐一退，勾命符主見龍然一掌斜撑而上，一掌扯帶鐵掌丐，厲目中狡色頓熾，雙掌驟然加至十成力。

龍然心思何等狡黠？他怎會想不到對方會有此一着，冷笑聲中，上撑的鐵掌圈腕斜向外一引，勾命符主的掌力立卽被引帶得斜劈而下。「轟隆」一聲，峭岩下無人自横的扁舟頓時碎裂横飛。龍然看得眉頭一皺，管薇薇不由將舌頭伸了伸。龍然到縱七步，冷笑着問：「閣下認爲是咱們就此打下去，還是等證人來了再說？」

「聽便！」勾命符主冷聲答。

龍然說：「這麼說，打下去未嘗不可，只是沒個證人，打下去太沒意思。」勾命符主說：「依你呢！」龍然說：「等乾元眞人來了再說。」勾符命主說：「好！咱們就等乾元眞人。」他沉吟了一下，抬頭望望遠處，

丐幫的弟子抬着鐵掌丐走了個沒影，赤壁上，就只剩下他們三人，眉頭一轉，問龔然道：「乾元眞人未來之前咱們做什麼？」

「聽便！」龔然答。猛錯眼，遙見勾命符主身後三十丈處，躍來一名白髯道人，心中猛然一動，不動聲色。

勾命符主說：「你心機詭猾些，你出個點子。」龔然眉頭一動，有了主意，說：「自道身世。」勾命符主一拍手，說：「有道理！誰先說？」龔然一拍胸脯說：「我先說。」勾命符主一拱手，道：「請」龔然變掌一抱，說：「小可『落星勾命』龔介銘。」勾命符主說：「在下『勾命符主』牛嘯天。」龔然接說：「家父『勾命書生』龔飛雲。」

此語一出，第一個吃驚的是管薇薇，第二個吃驚的自然是勾命符主、還有第三個，那飛奔來的白髯道士高喧「無量壽佛」，一步搶落在羣岩中最高的一座峭岩上，面帶驚色的問：「那一位是勾命書生的後人？」龔然上前一步，說：「小可龔介銘。」此時，老道士身後二十丈處，人影飄飛，奔來五名長袍道士。

老道士將龔然從頭到脚打量了一遍，霜眉一堆，沉吟不語，面上現出無限驚疑，此時，那飛躍而來的五名道士早已落在他身後，老道士向五名道士中年紀最長的一位青袍老道人低語道：「眞靜，是不是爲師老眼昏花，看走了眼，你給我看看那位小施主，他自承是『勾命』後人，論他的根骨氣質，却又與當年的『勾命書生』似乎大有分別。」

眞靜道長躬身恭答：「眞靜遵命。」

眞靜道人將龔然看了又看，也驚噫了數聲，說：「恩師，您老人家一點都未看錯，此子人中精英，他日領袖羣倫，非此子莫屬。」老道長手捻雪髯，領首微笑。龔然聽得十分受用，破例的向老道拱手，說：「老道長法號怎麼稱呼？」

道人慈笑一下，答：「貧道乾元。」龔然躬身一禮，道：「失敬了，原來是武當掌教眞人法駕到。」

勾命符主牛嘯天面上紫氣騰騰，他對乾元眞人的大加讚揚龔然已是不快，而且，對方遭半天都對他不理不睬，不由心中有氣，冷哼了一聲。

乾元眞人目中精光一閃，落在牛嘯天面上，將勾命符主自頭至脚打量了一遍，眉頭緊縐，長袖一抖，一面紫色小旗隨風一揚，問勾命符主道：「這是閣下的信物？」

勾命符主輕嘿一聲，但他隨即大爲詫驚的反問乾元眞人：「你從那裏得來的？」

乾元眞人說：「昨天龔施主由信鴿傳上武當山的。」牛嘯天一咬牙，恨恨的瞪了龔然一眼。

龔然得意的白了勾命符主一眼，露了個詭秘的冷笑。這一笑，眞將牛嘯天的肚皮氣破。

乾元眞人信手一抖，那面小旗四平八穩的向牛嘯天飛去，牛嘯天一把接住，揣放懷內。

乾元眞人輕咳一聲，說：「二位要貧道作證，證明什麼事？」

龔然微微躬身，上前一步，答道：「小可有個不雅渾號叫『落星勾命』，這位姓牛的朋友自命『勾命符主』，他並還仿效當年家父行道江湖的信物，大散勾命符，是以小可約鬥牛朋友，想請道長主持公道，一戰正名，我輸了，此後不叫『落星勾命』。他輸了，永不許用『勾命』二字，而且，還要隨小可返巫山，向家父請罪。」

「令尊……」老道長愕然望着龔然，蒼白的雪髯，無風自顫，抖戰了起來，結結巴巴的問：「令尊還健在？」

龔然有些不悅，冷冷地說：「家父不但健在，而且，嘿！嘿！數十年埋首巫山 他老人家還在苦練兩種武功。」乾元眞人問道：「什麼武功？」

龔然答：「勾命指。」

「勾命指?!」乾元道長、眞靜道人、勾命符主牛嘯天全楞住了，三人驚得怔怔的望着天空出神。

乾元眞人黯然神傷地道：「勾命指如果重現人間，百年前的慘劇將要重演，善哉！善哉！看來是劫運已成，貧道已無能爲力了。」

百年前，關於勾命指造下什麼慘劇，龔然毫無所知，但是，那名以勾命符主自居的牛嘯天，似乎對勾命指當年的凶霸威力，宛似身歷其境，至今仍餘悸猶存。

他狡目轉了兩轉，突然哈哈一笑，道：「危言聳聽，嘿！簡直是無稽

之談。」

乾元眞人大奇道：「你這話有什麼根據？」

牛嘯天說：「龍飛雲三十五年前在岳陽樓被楊維英一劍削斷雙足，道長是親身目睹之人，當時楊維英曾逼着他立下重誓，此生永不再履江湖，方饒他不死，雖說三十五年的時間他足可將勾命指練成，可是他雙腿已殘，三十五年絕跡江湖，照算他早已該不在人世了，即使不死，以一名殘廢之人，能成什麼大事？」

龍飛雲聽得磨牙切齒，心中暗哼，他恨楊維英，更恨牛嘯天。當下不禁冷笑了一聲。牛嘯天繼續說：「百年之前，勾命指叢翰被天下羣雄圍攻，自點猝山斷魂崖上逼墜下洱海，連帶着這門絕技也隨之永沉深淵，當年的勾命指叢翰又無傳人，此門絕技重現武林之說豈不是痴人說夢嗎？」

乾元眞人瞑目沉思俄頃，搖搖頭，道：「天地間的事，有時往往出人意想之外，貧道寧可信其有，不願信其無。」

龍然十分讚賞乾元眞人的見識，牛嘯天已自冷冷接口道：「說了半天，不管掌門人信不信？總之有一件事是事實，龍飛雲雙足已斷，且又爲誓言所限，已不足爲惡武林了，他日如果這門覇道武功能重現武林，其肆虐之人，當非龍飛雲，而另有其人。」他翻翻眼皮，若無其事的望着龍然。那意思極是明顯！暗示將來爲惡武林之人，必是龍然。乾元眞人搖搖蒼蒼皓首道：「貧道敢斷言一句，他日危害武林之人，絕不是這位小施主，相反的，重振武林，領袖羣倫的必是這位小施主。」

龍然不由大奇，將乾元眞人看了又看，說不出爲什麼，他對這位老道人頗有好感。

牛嘯天撩撥不動這些道士，大感失望，低哼一聲，說：「道長既然不信，請站在一邊，看牛某人爲武林除此大惡。」

乾元眞人拂鬚長笑，道：「貧道早就拭目已待了，牛俠請！」

牛嘯天倏然一個疾旋，雙足在地上劃了個半圓，右掌斜斜上揮；左掌五指如鈎，冷冷一聲，說：「姓龍的！還等什麼！」

龍然神態自若，左脚踏出半步，後足往後方挪半步，雙掌向上虛引，冷冷地說：「請！」

牛嘯天厲目中精芒電閃，腰往左上方斜斜一弓，右掌「蕉扇滅焰」，直貫龍然耳根；左手五指箕張，嘶的一聲，突向龍然當胸抓到。來勢之疾，無與倫比，饒他龍然早有戒備，依然感到勁風襲體，那胸前的一抓，祇差一點是就給抓着。

那貫耳的一掌，挾着勁風，急襲而至。這一招，看似電閃，圍觀之人，暗自驚嘆。管薇薇更是驚噫了半聲，慌忙用素手掩住櫻口。

原來龍然含胸吸氣，閃身斜退半步，巧妙無比的讓開了那一抓，左掌往上一格，架住抓來的一掌，右掌趁虛而入，探向勾命符主的左脅；這還不算，右足金雞獨立，左足猛踢，往橫裏逕鈎敵人的下盤，用的竟是北派譚腿的路數。

牛嘯天敢於獨樹一幟，用「勾命符主」四字與龍飛雲抗衡，足見他確有實學，豈是浪得虛名之輩？饒他龍然應變得如何快速，攻得如何凌厲，但見牛嘯天身形驟然一旋，身形滴溜溜的閃晃了兩下，脫出了龍然的一掌一足，雙掌飛揮，連環劈出五掌，迅逾閃電。龍然被逼得撤回探向敵人脅下的那一掌，單足疾點，迅往後退，他退得快，牛嘯天那廂攻得更快，龍然退勢未定，牛嘯天又展開了另一輪狂攻，只見掌影狂飛，掌風霍霍，將龍然罩在一片掌影中。

龍然一聲嘿，雙袖猛抖，鐵掌如刀，左掌「勾魂索命」，右掌「七煞奪魄」劃出兩道强勁無倫的罡力，反迎向牛嘯天的掌幕。

剎那之間，牛嘯天步履浮動，牢如鐵桶的掌幕陡像決口的河堤，嘶的一聲，裂開了一條口子。人影一晃，龍然舞動雙掌，脫穎而出，左掌護頂，右掌探抓猛揮，風狂雨驟的反向牛嘯天拍出七掌，只逼得牛嘯天身形搖搖，連連後退。

從揮掌突出敵人的掌幕，到逼退敵人，從容得一揮而就，做來一點都不吃力，只看得武當掌門乾元眞人躊躇發動，暗中驚嘆不已。

他想到一件事，這年輕高手現下一身驚人成就，眞比當年岳陽樓單獨迎戰羣豪的勾命書生差不到那裏去了，將來此子果眞人如其面，能領袖羣倫，未始不是武林之福；如果，他秉承了勾命書生的兇殘天性，一旦爲惡武林，天下武林受害之深，恐怕比諸勾命書生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不期然

忍心中暗嘆了一聲，一個複雜念頭瞬間爬上心頭。

這個複雜念頭循着絕不相同的兩個極端在腦中絞漩：一個念頭是用他一身玄門道學，去渡化龍煞，使他能潛移默化，步上坦途，將來為武林放一異采；另一個念頭是龍煞受勾命書生燻淘，不易渡化，萬一超渡無由，反受其害，倒不如趁此機會將他除掉，免除武林間將來一次浩劫。

老道長道行高潔，一生修為，亦已到了超凡境地，而又尚風鑑之學，加上他一生閱人萬千，是以打從看見龍煞的第一眼起，就認定這孩子將來是一個非凡人物，因之對龍煞寄予無窮戒心。

可是，龍煞畢竟是勾命書生的傳人，是以使乾元老道長有些舉棋不定。想渡化他，又怕反受其害，不渡化他，又覺龍煞是塊百年難遇的瑰玉，任他自生自滅，將來危害武林，的確心中大是不忍。至於說毀滅掉他，那又是大違本心之事。

老道長心中橫着一個念頭：龍煞絕對不可能是勾命書生的兒子，因為那等兇殘之人，絕不可能有這等靈慧秀逸的子嗣！

老道長在想，他座下的眞靜道人也在作如是盤算，師徒二人可謂是心意相通，眞靜道人輕輕移近乾元眞人，湊向老道長說：「恩師認為此子……？」

他貿然望見師父堆縐的壽眉，忙將話嚥住。老道長沉吟一下，傳語道：「除一惡即是立善，此子將來可能是位濟世豪俠，也可能是名萬惡不赦的煞星，等會兒讓為師想法開導他幾句，他如果天性不泯，咱們放過他，否則，你們五人合力將他鏟除。」

最後一語，老道長語意沉重，語音沙啞，有些不忍說出口。眞靜道人恭應一聲，躬身退後三步。

這師徒二人說話的一會兒工夫，牛嘯天又已如影隨形的閃身追擊，趁龍煞一掌攻出，身形未穩之際，掌爪齊出，循踪抓至。龍煞臉色一變，雙掌一抖，擰腰橫場，左掌一挽，捲起一股狂浪怒濤，迎着勾命符主牛嘯天抓來的魔爪，奮力往上斜切去；右掌力震五嶽，格架牛嘯天來招。

這一招，快狠兼俱。只看得乾元眞人心中暗讚。

牛嘯天不愧是個想爭霸武林的高手，雖然在怒恨交迸的情形下，却絲毫不敢大意，見龍煞的應變這兩招，心中早已有了個數，就知龍煞不愧是勾命書生一手調教出來的年青高手，便知今天這一戰鹿死誰手的確無法預知，歸根結底一句話，硬來不得。

削出去的一掌連忙化掌為指，反點龍煞的掌心；抓出去的五指一合，變抓為拍，對準龍煞切劈而下的掌沿一掌拍下。

兩下硬拼硬拆一招接實，牛嘯天的身形幌了兩幌，龍煞身軀疾如流星，倒飛三丈。

這一下，變起倉猝，反把乾元眞人嚇了一跳，他眞想不到龍煞會這等不濟事，竟會被一招打飛三丈。

勾命符主猛將幌動的身形定住，嘴角浮起一絲詭秘陰笑，雙足猛點，一掌追拍而出，口中微哂道：「小子，我以為你能橫行幾時？想不到你也不過爾爾？」乾元眞人說不出的關心起龍煞來，心中一聲低嘆，猛舉袖，正想迎着牛嘯天縱起的身形一袖掃出，眼角橫飄，驀見龍煞嘴角一如牛嘯天，浮起一絲詭笑。

「哦！」他恍然大悟，原來自己白白的為他躭心，想不到龍煞一肚子的鬼板眼，剛才他那飄飛三丈並非是眞被牛嘯天的掌力震退，原來這孩子心中暗藏着詭謀。他由不得暗暗一嘆，深為這孩子惋惜。原因是這孩子行事詭猾，心智太過狡毒。

說時遲，那時快，勾命符主兩掌才出，紫臉陡然泛青，一咬牙，硬生生將飛起的身形煞住，猛然向下沉墮。可惜遲了一步，龍煞雙手一抖，兩把無影勾命砂化成一片烏雲，罩向牛嘯天。

牛嘯天雙掌一揮，努力迎着那片砂影揮去。剎那之間，砂影橫空，亂鑽亂飛，無聲無影的砂粒吃牛嘯天的掌力一震，四散迸飛。其中，有不少射向武當山的五子及乾元眞人，六個道人那敢硬挺硬挨，道袍飛飄，飛避勾命砂。

「嘿！嘿！」龍煞勾命砂出手之後，接着猛推雙掌，掃向牛嘯天的下盤。

牛嘯天雙足剛要踏實一塊突起的峭岩，猛不防龍煞的兩掌橫推而至，應變已自不及，登時被推得頭重脚輕，一頭栽下峭岩下面雲崩般的驚濤中。

—未完—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

謾罵誣衊的奏疏（上）

燕王棣在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日正式舉兵作叛後，除了曉諭將士及移檄天下外，並上了一通奏疏給他的姪兒皇帝。他此次舉兵，明明是實行蓄之已久的野心，想爭奪他姪兒的江山，但在名義上，却堅不承認自己有不臣的野心，口口聲聲說他是遵奉祖訓，淸君側，除姦臣而舉兵的，自己最終的目的只是想欲效周公輔成王的故事。他因之稱他的與中央政府爲敵而作生死戰的部隊爲「靖難之師」，稱自己此次起兵的行動爲「靖難」。

（燕王的這種說法，當然是借用較正的名義來騙人，表示自己的師出有名。不錯，明太祖所手訂的「皇明祖訓」中「法律篇」第十三條，是確賦予親王以起兵除姦平亂的責任的。但燕王此次號稱爲「靖難」的軍事行動，却是與「祖訓」的規定不符的。在實際上，當今天子並未爲姦人所挾持而諸事不能自主。這就使親王無理由可以舉兵。即使說建文君任用姦人，朝無正臣，燕王舉兵除姦淸君側，也必須依照「祖訓」，具有一個先決條件——即必須待天子之命，受有天子的密詔，方可舉兵。這是「祖訓」中特別明文規定的。如果不加這項規定，則有不臣野心的親王，將可隨時藉口除姦平亂而舉兵，以行其背叛朝廷之實「祖訓、法律」第十三條又特別規定：「受有天子之命而舉兵的王，在亂平之後，必須收兵於營，旋即朝覲天子；留居京師不得超過五天，就必須回歸自己的藩國。燕王棣既未奉有天子之命，而後來入京後的行動，又都違背「祖訓」中的這些規定。他口口聲聲說遵奉祖訓行事，其實是不值一駁的。但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燕王後來成功地篡竊了大位，自他以後的二百多年大明皇朝又全由他的直系子孫統治，當然所有理由都在他一邊了。）

燕王棣因爲扯起的是「靖難」的旗幟，所以，在表面上仍承認他的姪兒是皇帝，他給他姪兒皇帝的「宣戰書」仍稱爲上書奏疏，自己在上書中仍稱爲臣。但這些只不過是形式而已。其實，他在所上書疏中的說話，完全不似臣下對君上的陳言。他在上書中，不單痛詈朝臣，而且明白不諱地指斥乘輿，對建文君及其用事之臣極盡謾罵和誣衊的能事。一個眞正遵奉祖訓而舉兵除姦平亂的親王，是應該如此全不守臣禮而上書的嗎？一個眞正赤胆忠心翊戴天子，屛藩帝室的親王，是應該在奏疏中這樣狂妄無禮的嗎？這能爲素主嚴君臣之分之禮的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所許嗎？

燕王在起兵反叛時的上建文君之書，今日我們可以在明代的四部書—「燕王令旨」，「奉天靖難記」，「明太宗實錄」和姜淸編著的「秘史」—中見到。這四部書所載的「燕王上書」，文字內容各有很大的異同，其中只有「燕王令旨」和「秘史」所載的相同，其他兩書所載，出入很大。照說，除了「秘史」外的三部書，全是明初的官書—「燕王令旨係燕王之臣纂集他在靖難之役」中的文告而成的。「奉天靖難記」是燕王棣纂位後命儒臣修撰的，成於永樂朝。「太宗實錄」則是朱棣死後史臣修撰的，成於他的孫兒宣宗的宣德朝—，所載這份初起事時的重要文書，是不應該彼此有得大相異的。官書所載相異，給我們說明了一個問題。「令旨」和「秘史」所載的「燕王上書」，實是當時的原文。在永樂朝修撰「奉天靖難記」時，已有意地把「上書」的原文作了一次修改；迨宣德朝修「太宗實錄」時，又把當年的原文和上次修改之文，再特意地作了一次修改。爲什麽朱棣本人和他的子孫要特命儒臣修改原文而不保存當年原來的實錄眞相呢？這當然是有他們的苦心的。

我在上文已說過，燕王當時在上建文君之書中，明白指斥乘輿，對建文君及其大臣，盡謗罵和誣衊的能事，而把他自己說得有怎樣好就怎樣好。還有，他上書的對象雖然是他的姪兒皇帝，但眞正目的却在讓天下臣民共見。

因爲燕王的上書，目的在讓天下共知共見，含有極濃厚的宣傳意味，於是，凡是可以想得到的詆毀建文君臣的話，便盡量搬出；凡是可以爲他的稱兵與動作解釋的理由，只要有一點點因頭可借，也盡量塞進去。這在當時，可能使他大感痛快，並認爲這樣的宣傳將有其莫大的效果。但宣傳不單求稱快於一時的，宣傳的內容如果與事實相背太遠，是只會收到與願望相反的效果的。燕王的「上建文君書」，就犯了與事實太不相符的大毛病。雖然，燕王藉着軍事而終於成功了，但天下絕大多數人民的同情却是付與失敗的建文君的。燕王在事成之後，回顧當年上書的內容，也明知雖能稱快於一時，實難資信於後世，於

是在纂撰「奉天靖難記」時，便將「上書」內容修改，把一些詆毀建文君臣的太可笑、太難令人入信的話刪除，又把爲自己的行動辯護的話，修改得比較合理些。經過一次修改的「上書」，仍有不少可議之處（當時不能作完全的修改，實緣時日太近，很多人會經見過原文，記憶猶新，如果修改太多，使人一望而知 反會滋生天下臣民暗中的議論）。到了宣德朝修「太宗實錄」時，，距建文元年的起兵舉事，巳二十多近三十年了，宣宗於是命儒臣史官再來一次修改。我們把原文和兩次修改之文比看，就可發現到改動愈晚之文，說理亦愈爲圓滿。最後一次改動而見於「太宗實錄」之文，原文中的那些荒唐可笑的詆毀誣蔑之詞，十之七八被刪除了；雖然仍留有不少指斥建文君臣的話，那些話仍多少係屬厚誣之詞，但閱來已令人覺得順眼多了。至於爲自己的舉動辯解的話，也比較原文能夠自圓其說和合情合理些。

朱棣和他的子孫一再修改當日重要文件的內容這件事，可以爲我們說明兩項道理。第一，「上建文君書」實是當時燕王用兵的一篇表示師出有名的宣言，性質非常重要，事成後却需一再修改，以求徵信，這可見他當年的所謂「靖難之役」的立場是如何的不正和理由如何的欠通了。第二、燕王成功了，天下爲他和他的子孫所有了，建文君是澈底絕對的失敗了。從此，他愛把自己說得如何好和愛把建文君說得如何壞，就如何說好了，總之，所有的理由是在他的一邊了。而他對處於建文君和不屈從於他的朝臣士民，曾經施行過曠古所無的殘酷慘毒的屠殺與侮辱的手段，以爲天下莫予毒也。但他和他的子孫，仍不能不顧及後世的淸議，不能不一再修改當年的文告，以求徵信於後世。（他和他的子孫的願望並沒有能完全達到。更後之世不談，即以有明一代而言，二百數十年的臣民，生活在他的子孫統治之下，奉戴他的子孫爲主，雖然不敢顯斥他篡竊大位，但却始終一致給建文君以同情的。到了北都傾覆，南明朝廷立於金陵時，他的直系子孫的弘光帝，終鑒於「二百年來臣子有餘恫焉」，不能不去展謁故懿文太子—建文君之父—之墓，不能不恢復懿文太子原日的廟號諡號，也不能不給建文君追尊廟號諡號。弘光帝這樣做，完全是因國有大難而爭取人心的緣故。建文君失位，至弘光帝即位於南京，相距已二百四十二年，臣民仍不忘建文君，弘光要出到追尊建文君爲爭取人心的手段，可見人民內心對於是非自有定評。隆武帝即位福州，也不能不以此爲爭取民心的手段 他不能顯斥成祖—原廟號爲太宗，即燕王棣—之非，只好拿「靖難之役」的謀主姚廣孝的鐵像跪於階前。其實方孝孺的十族慘死，是與姚廣孝——道衍和尙——來作罪者，詔設方孝儒祠，鑄姚廣孝無關的。燕王南下時，姚廣孝曾經特別叮囑燕王，取下京師後，方孝孺是絕不肯屈降的，但此人方正負重名，千萬不可殺死。現在由明室嗣位之帝，如此對待姚廣孝，實際上就不啻貶斥朱棣是罪人。）

燕王當日的上書，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歷史文件，値得在此作一大概的敘述。爲了讓大家得知原文之內容，我以「燕王令旨」內所載者爲根據而敘述，有時提及與其他兩書所記載者的異同之處。（「秘史」所載者，與「令旨」所載，只有少數之處的字句有異，以大體而言，兩者可說是相同的。）

燕王在所上之書中，給他的姪兒皇帝加上了幾條極大的罪名，其中最大的一條罪名，就是指建文君對於祖考太祖高皇帝不忠不孝。他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使人見到嚇壞。這第一句話，既給姪兒皇帝加上一項十惡不赦的罪名，又給他自己的舉動戴上了一頂「大義」的帽子。他是這樣說的：「燕王棣謹奏：爲報父仇事，臣稽首頓首自拜，昧死上言。」（他在篡竊到大位後，不肯承認他姪兒在過去四年中的皇帝名義和地位。因之，他在纂修「奉天靖難記」時，便將「上書」中自稱的「臣」字全部削去了。這樣改刪法實是大不安的。因爲他一直宣稱他的舉兵，是爲大義所使，名曰「靖難」，自己並無覬覦大位的存心，那麽，他起兵時上天子的書中又焉能不自稱臣呢？全文不見自稱的「臣」字，反會授後人以疑議之柄。所以，他的孫兒宣宗在爲他修「太宗實錄」時，又將他在「上書」中自稱的「臣」字恢復了。）

他在開宗明義的話表過後，就引經據典，大講特講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的道理；說：爲臣子的對於君親的大本大恩，固不能不報，而對君親的仇也不可不報。他說：「今我太祖高皇帝，臣（即其自稱）之君也，父也。君親之仇，其可以不報矣乎？」接着，他就寫下洋洋數百條，列舉他的所謂事實，說明他的君父太祖高皇帝死得可疑；「禮記」云：「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

不反兵。」他是太祖的臣和子，又是有血氣的人，不共戴天的君父之仇，是義所當然要報。

他說：父皇在世的時候，因爲年歲巳高，希望父子能常常見面，所以每年宣召諸王或一次兩次來京，父皇曾對諸王說：「我年老，怕一旦病有不測而去世，則見不到你們的面，所以要經常召你們來京，父子們可以多見幾次。」他認爲父皇健康的日子尙且如此，爲何在長久的病中反而不宣召諸子來京呢？他因之向他的姪兒皇帝發出了詰問：我父皇究竟患的是什麼病？用的是什麼藥？爲什麼終於不起？他說：「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臣忝爲父皇親子，分封於燕，去京三千里之遠，馬行不過七日抵京，父皇病已久，如何不令人來報，得見父皇一面，知何病，用何藥，盡人子之禮也。爲有父病而不令子知者？爲有爲子而不知父病者？天下有無父子之國耶？使其無父子，決非人之類也！」他把自己表演成一個天下大忠大孝之臣子，以不知父病和未能先飲嘗父病之藥爲終身大憾事，而這些大憾事都是建文君一手造成而給他的。他又藉此暗斥他的姪兒皇帝「非人之類也。」

接着，這位「大忠大孝」的叔王，又以太祖高皇帝的臣子之資格，向他的姪兒皇帝連續致詰。「父皇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卽殮，不知何爲如此之速也？禮曰：『三日而殮，俟其復生也。』今父皇不一日而殮，禮乎非禮乎？」（他這樣詰問，意思並非只指建文君不守古禮，他的眞實意思，乃是暗指太祖死得不明不白，並非善終，建文君爲怕露出痕迹破綻，所以從速把遺體入殮，不讓人從遺體上看出馬脚來。）「古今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爲有父死而不報子知者？爲有父死而不得奔喪者也？何故父皇賓天一月才發詔，令親王，天下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子與庶人同也。禮乎非禮乎？」「又不知父皇停棺何所，七日卽葬。禮曰：『天子七月而葬』，今父皇七日而葬，不知何爲如此之速也？」接着又說了一句理由極不充分的推斷的話。他說他不知父皇的如此殮葬之禮究竟出於何經何典，但他旋卽又作推斷說，建文君是以庶人之禮來葬太祖高皇帝的。於是，他以似乎萬分悲痛的心情說：「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

他怎樣會得出「以庶人之禮葬我父皇」的推斷

的呢？說來好笑而無理得很。原來，他的次子朱高煦，猛勇殘暴，屢次做出不法的事。在他舉兵反叛時，朝廷下詔削奪他的王爵，把他黜爲庶人，詔內會列舉他父子種種大逆不法的事，因爲他已被削去王爵，所以詔內稱他父子爲「燕庶人父子」。這五個字，任何識字的人—不管知識程度深淺，也不管懂不懂文法—都可以一見即知是指他和他的兒子而言。不要說在詔內的上下文已明明白白，淸淸楚楚地指明這是指朱棣和他的兒子高煦而言，就是只從五字的字面來看，它以「燕庶人」三字爲主，所指絕對淸楚而不含胡，決不能有第二種解釋。可是，他却故意曲解，硬指這五個字中的「父」字是指太祖，「子」字是指他而言。

於是，他在「上書」中說：「臣以此禮不知出於何典，今見詔內言『燕庶人父子』，方知葬我父皇以庶人之禮也。」這種故加曲解的手法，自以爲聰明，其實是笨拙之極而反會使人覺得他所說的各話和所提出的詰責，全是强辭奪理而難以成立的。

他雖稱快於一時，但後來也自知太不妥了，於是在「奉天靖難記」內，將「方知葬我父皇以庶人之禮也」的肯定式句子，改爲「豈葬我父皇以庶人之禮耶？」使之成爲疑問不定之詞，算是改善了些。到了他的孫兒命史臣纂修「太宗實錄」時，知道這樣的說法難以服人，而且還會給人以很大的反感，於是索性將之删除去了。

他所謂「報君父之仇」，指太祖不得善終，全無確切的事實可作證明。雖然他自以爲他所說的全是事實，但無奈難以使人入信。他指建文君有弑太祖嫌疑之說法，在任何人看來都認之荒爲唐可笑的。

所以，經過第二次修改而見之於「太宗實錄」的「上建文君書」，已把這些荒唐不經的說法，完全删除掉了。「奉天靖難記」內的「上書」，在修改後雖然仍保留這些說法，但語氣已多改爲疑問之式，所用的字眼也多沒有像原文中所用的那樣重了，至於「爲報父仇事」幾字，也被删去而不留了。

燕王棣詆毁建文君不忠不孝，在「奉天靖難記」內其他各章，時有所見，茲舉一例，以窺一斑。

「（太祖崩），允炆矯遺詔嗣位，忘哀、作樂、用巫覡以桃前祓除宮禁，以硫磺水遍洒殿壁，燒諸穢物，以辟鬼神。梓宮發引（即太祖靈柩出殯而去陵地），與弟允通，各丈劍立宮門，指斥梓宮（即太祖靈柩）曰：『今復能言否？能復督責我否？』言訖皆笑，畧無戚容。」又說：「允炆日益驕縱，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

這些醜詆的話，人人皆知出於誣衊，全非事實。官書如此誣衊建文君，非但不能使臣民入信，而且還引起了極大的反動。明代人所撰著的很多野史，却力稱建文君大孝，說他在太祖以及較早幾年的父親懿文太子病中如何盡心親侍湯藥，說他在父與祖逝後如何哀毁逾恆和如何執禮守孝。野史中這些說法未免誇張，但也並非全無事實根據。

在實際上，建文君在忠孝之道上是無瑕的。明人野史竭力把把這位失國的青年君主渲染成一位仁孝的皇帝，實是因爲燕王棣太過醜詆誣衊姪兒，人心不平而起的反動。朱棣的醜詆姪兒皇帝，反而成全了位失國之主。

燕王在「上書」中，給他的姪兒皇帝以弑祖的嫌疑大罪後，又接續舉出一些事，指斥建文君的不忠不孝。他說：

「父皇賓天，葬禮未具，即將宮殿拆毁，掘地五尺。不知父皇得何罪而至如此也！況陛下即位之初，嘗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佈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造下一座大房子與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法度，便似將房子拆毁了，却要房子裏安穩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理者哉！』今陛下聽信姦臣齊尙書等之言，如將祖業拆毁，與詔旨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

（這段話也是大不通的。建文君在太祖崩後葬禮未具之時，是否確會拆毁太祖所建的宮殿？燕王所言是否事實？暫且不必去論。我們從燕王所引的即位初時的詔書來看，知道建文君是用巨室大房來做譬喻，而勉勵內外臣工應該遵守太祖的法度的。現今燕王却曲解詔書原意，反詆齊泰等的拆毁宮殿爲背棄詔書前言，大失詔書的原意。）

燕王故意把比喻和實際的事物含混在一起，指建文君拆除宮殿爲自違詔書前言，實屬曲解原

意，他的指斥的說服力就不够强（他後來也自覺到這點，在「奉天靖難記」內，就會將這段話作了一番修改，使所言能够稍稍自圓其說而勉强可以講得通）。

但他接着所提出的理由，就比較有力了。他說：孔子曰：『父子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我父皇在日，嘗與我衆王曰：『我爲天子，盖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然此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爲爾！故我今日蓋造宮殿，極爲堅久壯麗，使後爲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苦軍民。』今將祖業拆毀，禮乎？非禮乎？」這以傳統的「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教訓，以及「興造宮殿，勞苦軍民，費用錢糧」爲指斥反對理由，就冠冕堂皇和堅强有力了。

但燕王所指斥的是否事實，我們就不能疑了。當年建君有否拆毀原日宮殿？即有，是否爲了特殊必需的原因？所拆除者究竟爲多少？我們現難知眞相。因爲自從燕王篡位後，就焚毀建文朝四年中的公文檔案和記錄資料，又篡改歷史，連建文朝所修的「太祖實錄」（記太祖即位前和統治三十一年間的史實）都下詔作廢而命儒臣重修，更無論建文朝四年間的一應史實難得眞相了。

在指斥過建文君不孝非禮後，燕王講及自身了，說自己秉心如何忠鯁，處境如何艱困，姦臣如何陷害他，當然少不了要大力指斥朝廷如何變亂祖制而摧殘骨肉至親的諸王。他說，他自聞父皇賓天的消息後，就想立即晉京追究查問父皇究得何病，用何藥而終於不起，以及殮葬爲何如是之速，爲何在父皇病中不召諸王至京，爲何不將父皇賓天之訊從速報給身爲人子的諸王知曉等。問題但他怕不知他本心的外人，以爲他有什麼反對他姪兒皇帝的存心，所以就仍留在封地守孝持服，而且不敢出一言發一聲。這種忍氣吞聲，淚從腹中落的況味，眞是苦痛極了。

接着他就大罵「姦臣」了。「不意在朝左班文職齊尙書，黃太常卿等官，俱是姦邪小人，貪墨猾吏；俱是我父皇誅不盡之餘黨。又行結構爲惡，以陛下年少寬容，每用巧言欺惑，變亂祖法。言不知『皇明祖訓御製序』云：『凡我子孫，欽遵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現今齊泰，黃子澄亂祖法，違背太祖垂訓，當然是罪大惡極的姦邦小人了。

他說齊尙書將親王差遣至京行祭祀禮和奏事的王府官員，擅行捉拏，加以酷刑，廹他們誣供親王造反，這樣，齊尙書就可以得到藉口而毀滅太祖皇帝的親子諸王了。他又說，齊尙書誣稱親王擅自操練軍馬，造作軍器，必有不臣的野心。齊尙書身爲朝廷大臣，明明知道太祖手訂的「皇明祖訓，兵衞篇」內有這樣的規定：「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或五六次；其臨時有警，或王有閑暇，則遍數不拘（這是說即使天天教練軍士也是可以的）。」「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及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衞、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洪武廿五年春，太祖特詔諸王赴京賜勅，內中一勅說：諸王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姦邪難以口舌惑衆。爲了怕臣民不信此勅爲眞，太祖親撰了幾句話，書於勅後：「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分，朕於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觀、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眞僞，皇孫允炆親目之後發行，故勅。」（按：這所說的特詔及勅後一段話，在日後「奉天靖難記」中已刪掉，而且在即使由永樂朝重修的「太祖實錄」中，也沒有這事的記載。這所謂特勅及勅後辨眞僞的一段話，顯然是由朱棣僞造的。他的「上書雖給建文君，但其實他是以此向天下臣民作宣傳的。這僞造的事和話，雖然是當建文君之面大講謊言，但却可以欺騙當時天下的臣民。建文君當然知道他僞造說謊，但天下臣民見他如此言之鑿鑿，且把建文君允炆拉來做證了，就不能不信。只要能在那一段時期內欺騙到人，他的目的就已達了。因爲這畢竟是僞造的，而且僞造得殊不近情理，時日稍久，人們苟一細察審，就會戳穿他的謊言的。橫豎事已成了，爲了徵信於後世，所以，他後來就要把這一段話删去。」

於是，他針對齊尙書之言說：「臣想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兵馬，造作軍器，爲欲防邊禦冠，以衞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言有他心哉！」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玉女銀鳳

冰鴻 文

雲君 圖

血經復合　元憝遭擒

宗鴻羽心中對「白鶴仙子」早生成見，那肯相信他的話，冷笑一聲，道：「並非惡意？哼！她不過是想假你之手，將在下除去而已。」

老樵夫嘆道：「假老夫之手？唉！你錯了！她師徒行事，一向獨斷獨行，那用得着老夫揷手，小兄弟，你太多心了。」

宗鴻羽不服的道：「她在我身上已做了手脚，難道這也是假的？」老樵夫聞言一怔，突然，若有所悟的笑道：「她可能是騙你，做了手脚之後，你可曾有什麼異樣感覺？」宗鴻羽冷冷的道：「她走後在下又遇上了另一批仇家，幾乎傷在他們手中，她做的手脚，也許被他們點穴之時，無意中解開了。」

老樵夫突然大笑道：「點穴能解穴？天下可還沒有這種武功，而且，我問你，你既然被仇家點了穴道，又怎會生還到這裏來呢？」

「當然是她送來的。」

老樵夫笑道：「那你的仇家是她殺死的了？」宗鴻羽至此可沒話反駁了，事實擺在眼前，如果斷魂谷中的人不死，他們是決不會放過他的，但是，如果說是白鶴仙子爲了救他而把他們殺死，這又是爲了什麼呢？當然，他並不知道白鶴仙子替他療傷之事。

宗鴻羽左思右想，總想不出所以然來，心中不由忖道：「反正她對我決沒有好意，想他做什

麼！」老樵夫此時問道：「小兄弟可想通了嗎？」

宗鴻羽淡然的道：「沒有什麼好想的，反正，她對在下決無好意就是了。」話落，問道：「閣下現在怎樣處置在下？」

老樵夫搖搖頭，道：「老夫不會那麼做的，假使小兄弟不覺得此處簡陋，就請在這裏小居數月，老夫願將所會的血掌全部傳給你。」

宗鴻羽聞言一怔，道：「這是爲了什麼？」

老樵夫無限感慨的道：「唉！以後你也許會明白，老夫現在說也說它不完。」語氣非常滄涼，使人聞言有一種晚景淒涼之感。

宗鴻羽心中頓時一軟，緩和的道：「老丈，在下有生之年有限，寸陰如金，實不能在此久留，如果老丈能寬恕我打擾之罪，在下這就告辭了。」話落朝老者深深一揖。

老樵夫點點頭，道：「你果然宅心善良，願你今後好好對待那白鶴仙子，改變過來她偏激的個性。」話落一頓，從懷裏拿出一本絹書一顆紅色龍眼大小的藥丸道：「這是血掌秘經，但却不全，只有掌招九式，內中還有一種奇特武功，在指招九式之中，你需找到那另一個人，才能把血掌絕學眞個練成，那時天下只怕無制你之人，這粒藥丸，你可在病發時服下，雖不能根治你身罹的疾病，但却可以延長三五個月，這段時間，你可以儘快的找到那解毒之藥，老夫言盡於此，你收下吧！」

宗鴻羽實在想不通，他爲什麼要把這本珍如生命的秘經交給他，當下不由猶豫的問道：「老丈……」老樵夫道：「不要推辭了，記着，老夫並不是一個慷慨之人，如此做自然有其用意，你接受了，等於是可憐老夫，你不接受，老夫自然也不能強求。」語氣誠懇中，又充滿了淒涼與乞求之色。

宗鴻羽不能自主的伸手把那絹書與藥丸接了過來，問道：「老丈尊姓大名在下尙不知道。」老樵夫搖搖頭，道：「一切一切，以後你會完全明白，總之，老夫並不是你所想像中的那種壞人。」話落突然一掌把狼山二惡同竹籃打下斷岩，鄭重的道：「爲了你以後的安全，我不能不這樣做。」話落縱身躍入林中，消失不見。

宗鴻羽迷茫的望着老樵夫消失之處，重重疑雲，浮現腦海，這些都是這神秘的老樵夫製造出來的，但是，他在他身上，却沒找到一個答覆。

× × ×

怒江，穿流於重巖叠障，斷垣石壁之中，崇山峻嶺，高拔雲霄，水流受山勢影響，奔流如渴虎奔猊，怒潮澎湃，白沫千重，水流之急，遠勝長江三峽。此時，夕陽西下，彩霞滿天，映着重重翠峯，景色如畫，只可惜此處千山重隔，一般人無法登臨，是以，雖有一幅大好山色，但自古至今，却從來未受到世人的歌頌吟詠。

歸鳥成羣飛過樹梢，爲的是找尋它們自己窠巢，獸類結隊，爲的是找它們居住的山穴，是的，現在是歸時了。

然而，此時在臨江的岩峯之上，却有一個黑衣少年，正自兎起鶻落的沿江而上，只見他，每一起落之間，便有四五十丈遠，急如驚鴻，捷如閃電，速度快得驚人。夕陽照着他紅潤的俊臉，隱約中，可以發現，他漆黑的眸子，似乎帶有無限的恨意與愁意。山風吹動他黑色的衣角，在這等人跡罕至，高插雲霄的山峯裏，顯得是如此的淒涼。

隨着流水般的時光，天色已然漸漸昏黑了下來，這時，黑衣少年，正停在一處野草叢生的峯頭之上，舉目向前面一座高拔的絕壁上凝望着，似在找尋登崖之路。就在這時上，驀地，一個陰沉的聲音，起於黑衣少年身後二十丈左右處，冷森的道：「年輕人，你可是迷路了？」

黑衣少年心頭微微一沉，但却沒有立刻轉過身來，鎮定無比的輕笑一聲，道：「閣下可是也有着與在下一樣的困難？」聲落人已轉過身來。目光到處，只見二十丈外的一塊山石上，站着一個靑衣老者，此人年約六十上下，面色黝黑，雙目深陷，鷹鼻海口，使人第一眼看到他，便有一種陰鷙的感覺。

靑衣老者冷冷的笑道：「不！老夫經年久住此山，決無迷路的可能，方才，老夫見你身法迅捷，顯然是武林中人，不過，老夫很奇怪，你到這裏來幹什麼？」黑衣少年冷冷的一笑道：「閣下不是也在此嗎？閣下又在這裏幹什麼呢？」

靑衣老者面色一寒，道：「老夫先前已說過，老夫經年久住此地，不在這裏在那裏？」黑衣少年冷冷的道：「此山之中，只有一個飛雲寨，莫非閣下就是寨中之人？」

靑衣老者聞言先是一怔，突然縱聲大笑，道：「哈哈……不錯，此山之中，確實只有一座飛

雲寨有人居住，老夫人稱「鎮山鵰」巫禮，閣下此來目的？」

黑衣少年俊臉突然一寒，冷森森的，道：「在下宗鴻羽！」青衣老者面色突然大變，目光不由自主的向四周掃了一眼，脫口道：「你就是宗鴻羽？」話落突又發覺自己失態，連忙猛吸一口真氣，强自定了定心神，笑道：「你是來探望令堂？」

宗鴻羽陰沉沉的一笑，道：「她還活着？」

「鎮山鵰」巫禮聞言心頭一震，由宗鴻羽的語氣，他似乎已猜到今日之局難以善能，陰沉的眸子又向四周掃了一眼，心中閃電忖道：「江湖傳言這小子功力通神，所向無敵，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決不可與他動手，我再騙他一騙試試。」思忖間，故作鎮定的笑道：「當然健在了，寨主與令尊是金蘭之交，對令堂之敬重你當然可以想像得到，怎麼說出這種話來呢？」臉色微帶怒容，此人的擅於做作，真個令人佩服。宗鴻羽要不是由姊姊臨死的遺言中得知，必然會被他言詞所動。

宗鴻羽冷冷的一笑，道：「是的，他與家父確實是金蘭好友，只可惜，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天下無一可以信賴之人，結拜兄弟，又何用？」

「鎮山鵰」巫禮佯怒道：「你敢對你師伯不敬？」宗鴻羽俊臉一寒，星目中突然爆射出懾人的寒芒，冷森森的，道：「老兒，你不用裝模作樣，宗鴻羽此來，乃是要血洗飛雲寨，你，便是第一個。」話落舉步向「鎮山鵰」巫禮走去。

宗鴻羽身上透出的寒氣，直把「鎮山鵰」巫禮逼得連退了三步，他心中閃電般的暗自忖道：「此刻再不叫他們出來，等一下可要來不及了。」心念一轉，突然發出一聲長嘯。

宗鴻羽沒有乘機下手攻他，只默默的等待着，他嘴角上浮出一絲殘酷的笑意，俊臉上的殺機更濃。

「鎮山鵰」巫禮嘯聲才落，周圍突然響起連聲暴喝，巨石之後，躍出十幾個青衣大漢來，一個個精神飽滿，趾高氣揚的向宗鴻羽圍了上來，顯然，他們沒把宗鴻羽這個年僅弱冠的少年放在眼裏。

「鎮山鵰」巫禮，一見十幾個大漢，緊張的心情立刻放了下來，心說：「任你宗鴻羽有三頭六臂，也休想逃過我們飛雲寨一百零八個金剛中十人的聯手攻擊。」轉念間，信心大增，狂笑道：「哈哈……宗小兒，你向四周看看，嘿嘿，今天怒江之中，可能又要多添一個孤魂野鬼了。」語氣非常得意。

宗鴻羽陰沉沉的笑道：「不！恐怕是十一個。」語氣平靜中，帶有砭骨的寒意。十幾個人，聞言心中同時一沉，他們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不自在感覺，有一種窒息的沉悶感覺。

突然，宗鴻羽身後傳來一聲怒吼道：「小子，與我躺下！」隨着那聲暴叱，宗鴻羽身後已襲來一股如山的壓力，單由此掌風判斷，就可知此人功力，高强無比。

宗鴻羽身體沒有移動絲毫，臉上殺機卻更加濃厚，只聽他冷森森一笑道：「這是第一個。」

說話之際，那掌風已至他身後不滿半寸之處？其他十人，心中不由自主的同時忖道：「顯然方才把這小子估高了，原來他連聽風辨位之能都沒有，真個……」就在這時，只見宗鴻羽身軀微側，冷喝一聲，道：「躺下去。」

快，身法快得令人難以置信，話聲才落，一股可怕的掌力已然向身後拍了出去，只聽「轟！」的一聲大震，接着，傳來一聲可怕的慘號，一個龐大身體，已飛出了七丈以外，落地七孔流血而亡。一切變化都在一瞬之間，十個人只覺眼前一花，他們之中，已然少了一人，生與死的分野是多麼快啊！

宗鴻羽一掌將那大漢擊斃之後，轉身冷冷的凝注「鎮山鵰」巫禮道：「現在該輪到閣下了。」

「鎮山鵰」巫禮，此時已無法控制自己的神思，聞聲直嚇得連退了三步，不安的脫口道：「宗鴻羽，老夫等與你何仇何恨？」

宗鴻羽此時腦海之中，已充滿了殺機，在他的意識之中，只有將飛雲寨的人全部殺光，才能安慰母親在天之靈。

宗鴻羽冷酷的道：「我母身死飛雲寨，便是你們這批喪心病狂的惡魔所賜，血債血還，你還要狡賴嗎？」

「鎮山鵰」巫禮心知今日之局，已難免一戰，當下暗中把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嘴中卻故意强辯道：「這關我等什麼事？」宗鴻羽冷笑道：「因爲爾等身居飛雲寨，罪不容……」

宗鴻羽話聲未落，突聽「鎮山鵰」巫禮冷叱

一聲，道：「我們齊上！」聲落當先出掌向宗鴻羽撲到。

「鎮山鵰」巫禮，身居飛雲寨一百零八金剛中的前幾人，功力自有其獨到之處，掌出但見狂飈如刃，力挾穿山裂石之威。其他九人，與「鎮山鵰」巫禮是同輩之人，武功造詣雖然沒有「鎮山鵰」巫禮深厚，但也相差不了多少。

他們全都見過宗鴻羽的功力，爲了自身的安全，他們不得不同舟共濟，一見「鎮山鵰」巫禮動手，便都紛紛出手，向宗鴻羽攻了上來。

十股强烈的掌風，滙聚成一陣陣驚人的壓力，全都壓向中間的宗鴻羽，他們取的部位雖然各異，但目的却都完全相同，因爲，那些部位，全都是宗鴻羽身上的各處生死重穴。

宗鴻羽雖然身懷驚人功力，並不將十人放在心上，但是，人，並非三頭六臂的動物，要想在同一時間之內，應付十個不同的方向，終非一件易事。

宗鴻羽冷冷的哼了一聲，雙足猛一用力，飛身拔起五丈多高，雙掌揚處，一股掌風已向「鎮山鵰」巫禮壓了下去。

他們都是久經大戰之人，攻擊之初，早已料到宗鴻羽會有這一着，不過「鎮山鵰」巫禮却萬沒料到宗鴻羽會凌空向他攻擊，見狀不由大駭，飛身向後飄去。

其他九人，仍照原來計劃，紛紛撤招換式，再度飛身向宗鴻羽懸空的身子攻了出去。

宗鴻羽一見九人齊都騰空攻到，只有「鎮山鵰」巫禮退出戰圈一丈多遠，心中頓時一動，當即深吸一口眞氣，身子突然急瀉而下，幾乎是動與念同發，快如電光一閃，等九人騰空出掌，竟然全部撲了個空，掌風互撞，只聽「轟然！」一聲大震，九人滙合的身影，恰似火山爆裂，射向各個不同的方向。倘幸他們見機得早，及時收掌，沒有傷到，要不然，只怕最少也要創傷兩三個。

就在他們九人掌風互撞的一刹那，宗鴻羽已然落地向「鎮山鵰」巫禮攻了過去！凌空大喝一聲，道：「那裏走？」聲落已凌空撲到。

「鎮山鵰」巫禮聞言大駭，一抬頭，不由大叫一聲，道：「啊！血掌！」接着，一聲淒厲的慘號，響遍了山野，震人心弦。九個大漢這時脚剛着地，聞聲猛然抬眼，只見「鎮山鵰」巫禮，已然動也不動的陳屍於六丈以外了。

一切的變化，全都出人意料之外，九個大漢，驚駭得同時啊出聲來。宗鴻羽看也沒看「鎮山鵰」巫禮的屍體，逕自轉身舉步，向九個大漢走來，冷森森的道：「各位要是識時務，最好自己了斷。」話聲寒森，砭人肌膚，九個大漢臉色同時一變。這時，怒江下游的一座高峯上突然轉出一隻奇大無比的白鶴，向着衆人的方位，迅捷的飛了過來，但這時，他們一個個都處於生死邊緣！而宗鴻羽也沒想到此時還會有江湖人物在此出現，是以，他們誰也沒注意到。

九個大漢，面色一變之後，彼此掃了對方一眼，突然，其中一人大聲，道：「弟兄們，合力，上！」聲落當先向宗鴻羽撲了過去。其他八人，也有同樣的想法，知道此時此地，合則有生望，分別只有死路一條，是以，那大漢聲音才落，八個大漢也跟着同時攻到。

這次，他們已得了教訓，不再像上次一樣，漫無目的攻擊了，每人每出一招，全都有準確的部位。

宗鴻羽根本就沒把他們放在眼裏，單脚立地一旋，分別迎着攻來的招式，硬接了上去。九個大漢，先前已見過宗鴻羽的功力，誰敢單獨硬接他的掌招，是以，宗鴻羽只要雙掌對着那一個一動，那個人就得迅速的閃避。

九個大漢，雖然不敢單獨接宗鴻羽的掌招，但却纏着他不放，只見八條人影，如風車似的繞着宗鴻羽轉個不停，掌風激起氣流如山，草偃木折，聲勢甚是兇猛。

這時，在九人打鬥圈外三丈左右處的一塊青石之後，緩緩露出一個白髮蒼蒼的人頭來。只見此人，白眉細眼，目中神光如電，嘴角下披，似乎正表示他着內心的怒意，那雙陰森的眼睛，緊盯着宗鴻羽不放。

這時，那隻巨大的白鶴，也已飛到衆人頭上了，由於飛得很高，是以，連那暗中窺視的老者也沒發現。這倒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了。

這時，鬥場中，宗鴻羽已與九個大漢打了將近二十幾招了，時間在緊張中消失，此刻，已然是日落月昇了。

驀地，宗鴻羽發出一聲長嘯，急轉的身子，突然騰空電射而起，雙掌就空一揚，突然拍出了一招「血雨腥風」。掌出只見紅雲千重，密密麻麻，廣達四周達三十丈方圓，威力之大，駭人聽

聞之極。

九個大漢，正在打鬥中，突然失去了宗鴻羽，心中方自一怔，突聽頭上傳來一聲長嘯，不由自主的全都抬頭向天上望去。九人方一抬頭，不由時同恐怖的驚呼道：「啊！血掌！」

「血掌！」

…………

接着傳來九聲淒厲的慘號聲，使人聞聲，猶如置身於鬼域之中，自然而然的興起一種恐怖的感覺。

宗鴻羽自空中飄落原地，舉目只見九個屍體，縱橫的陳於四周兩丈以外，個個臉上肌肉扭曲，七孔流血，死前一剎那的恐怖之情，仍然留在各人臉上。

宗鴻羽深深的吸了口氣，接着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似在惋惜，又似有着重重的惆悵。他——宅心善良，並不願意殺人，但是，環境却迫使他不得不殺，不是為了殺人能提高其名望，更不是殺人能練好其武功；而是親仇如海，使他無法控制自己。

宗鴻羽緩緩仰起俊臉，凝視着天上月色，喃喃自語，道：「娘，你看到了嗎？羽兒要替你報仇，血洗飛雲寨，叫他寸草不留……」

驀地，一隻巨大的白鶴馳進了宗鴻羽的視界，宗鴻羽一見白鶴，心中不由一驚，脫口道：「白鶴仙子？」

就在這時，宗鴻羽身後三尺左右處，突然響起一聲痛呼，宗鴻羽聞聲大吃一驚，以他的功力，竟然會被人家欺到三尺之內，這應從何說起呢？

這些變動，又把宗鴻羽拉回了現實，只見他劍眉一挑，霍然轉身向後望去。黯淡的月光之下，只見一條灰影，正急如迅雷驚電般的向前面岩壁下去，速度快得驚人。

宗鴻羽冷叱一聲道：「閣下往那裏走！」聲落就要舉步追趕。就在宗鴻羽要動身之際，突聽一個嬌甜的聲音，冷笑道：「咦！宗鴻羽，怎麼你也到這裏來了？」

宗鴻羽聞聲知人，心頭頓時為之一沉，暗忖道：「完了，果然是她！」忖念間，緩緩轉過身來，目光到處，只見那紅衫如火的白鶴仙子正站在前面一丈左右之處。

宗鴻羽強自吸了口真氣，定了定神，道：「姑娘，你我真是冤家路窄，竟然在此相逢。」

「白鶴仙子」輕移蓮步，跨上了兩步，道：「你來得這麼快，真出乎我意料之外。」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在下沒死，也許更出姑娘意料之外吧？」

「白鶴仙子」黛眉一皺，突然冷笑一聲，道：「現在要殺你也是一樣，只不過多費了一番手腳而已。」語氣自然，似是根本未存誇張之心。

宗鴻羽點點頭笑道：「姑娘現在應動手了。」

「白鶴仙子」冷冷的道：「你不還手？」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在下沒有姑娘想像中的那麼馴服？」

「白鶴仙子」聞言格格大笑道：「這次還是由你雙掌來對付我的一雙蓮足嗎？」

宗鴻羽聞言俊臉頓時一紅，不錯，這確實是一種奇恥大辱，以他宗鴻羽堂堂七尺之軀，竟然鬥不過一個弱女的一雙蓮足，這種恥辱，端的令人難以忍受。

宗鴻羽怒哼一聲，道：「這次在下如仍敗在姑娘手中，就是姑娘不殺在下，在下也會自行了斷這裏的，姑娘請動手吧！」話落暗中把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

白鶴仙子聞言心中一震，忖道：「此人生性冷傲，這次如果真個再敗了，他準會真的自絕於此，我倒得小心應付。」心中雖然如此想，嘴中却笑道：「那你今天是死定了。」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但願姑娘沒有料錯。」

白鶴仙子冷笑道：「當然不會……」話聲未落，突見她美目中透出逼人寒芒，冷然爆叱一聲，飛身向宗鴻羽身後撲去，道：「鼠輩爾敢。」

宗鴻羽見過白鶴仙子功力，一見她飛身撲來，只道她攻的是他，急忙側身讓出兩尺，飛起一掌拍向「白鶴仙子」，道：「來的好！」一股威猛無倫的掌風，已拍向白鶴仙胸口。

「白鶴仙子」飛身撲擊，乃是另有發現，她做夢也沒想到，宗鴻羽因而誤會，突然向她下手。若論「白鶴仙子」的功力，她此時如果換招易式，來接宗鴻羽的突擊，決沒有什麼困難，但是，她如果變招，則宗鴻羽勢非傷在飛雲寨來人的暗算之下不可。

時間短暫，使「白鶴仙子」已無考慮的時間，她暗中把銀牙一咬，運集全身功力，聚於右側

，硬接宗鴻羽一掌，已拍出的掌招，却不肯撤回。電光石火之間，宗鴻羽攻出的掌風，已然擊在「白鶴仙子」嬌軀之上。

只聽「轟的！」一聲大震，接着傳來「白鶴仙子」一聲嬌哼，在同時，五丈以外也傳出一聲淒厲無比的慘號。

紅影一閃，「白鶴仙子」的嬌軀，已飛出了兩丈以外，跌倒地上，鮮血由她櫻桃般的小嘴上緩緩流了出來，她紅如敷粉的嬌靨，頓時變得蒼白如紙。

宗鴻羽見狀心中大驚，由那一聲慘號，與地面上散落的藍色牛毛般的細針，他什麼都明白了。但是，他却想不通，「白鶴仙子」為什麼要救他。

誠然，他想不通為了什麼，但是，事實擺在眼前，他已傷害了一個有恩於他的人。

宗鴻羽不安的舉步走到剛從地上起來的「白鶴仙子」身前，低聲道：「姑娘傷得重不重？」語氣充滿了歉意？

「白鶴仙子」冷冷的抬眼掃了宗鴻羽一下，道：「宗鴻羽，這次你戰勝我了。」宗鴻羽揮袖一抹額角上的汗跡，搖頭道：「沒有，在下只是乘人之危。」

「白鶴仙子」諷刺道：「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啊！嗯，你很會把握時機，今後你如能經常把握你這種良機，相信不久的將來，你必會無敵於天下，格……」隨着那不屑的笑聲，鮮血如泉水般的由她櫻桃小口中，汨汨的流了出來。

宗鴻羽羞慚的低下了頭，和聲應道：「姑娘，你現在可以盡量的諷刺我，但却千萬要保重自已的身體，不可使傷勢再惡化。」語氣非常誠懇。

「白鶴仙子」只覺心頭一甜，但却沒有表現出來，冷笑一聲，道：「宗鴻羽，你可會想過我傷好之後，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嗎？」宗鴻羽淡然的一笑，道：「在下知道。」

「白鶴仙子」冷笑道：「那你就不該放過我。」宗鴻羽仰天輕輕嘆息一聲，道：「若論真才實學，宗某根本就非姑娘之敵，此時乘機斃傷了姑娘，如果你不是為了救在下，宗某也許會殺害你，但是，你却是為了救我！」

「白鶴仙子」冷笑道：「生與死，你選擇了後者？」

宗鴻羽黯然的點點頭，道：「是的，宗某欠你的！」

「白鶴仙子」聞言不覺芳心一震，心說：「此人竟把恩怨看得如此清楚，世間竟然真的會有這種人，為什麼，偏偏我要遇到他呢？」心念轉動間，語氣突然緩和了下來，輕聲問道：「你不再為那些武林同道着想了？」

宗鴻羽聞言俊臉突然殺機一閃，但却剎那之間，便已消失無踪，他低頭略一沉思，道：「在下雖有心為武林除害，但却並非在下力所能及，僥倖得來的成果，只能證實在下的無恥，是以，在下不願這麼做。」話落一頓，又道：「何況，在下相信姑娘並非真個會任意殺害無辜。」

「白鶴仙子」聞言冷笑道：「你怎知道本姑娘不會那麼做？」

宗鴻羽正色道：「因為，人有人性。」

「白鶴仙子」激動的道：「本姑娘就是沒有人性。」情緒一激動，登時牽動心脈，鮮血從她櫻嘴中直噴而出，狀至駭人。

宗鴻羽俊臉一變，不安的道：「不說它也罷，姑娘請快療傷吧。」

「白鶴仙子」冷笑一聲道：「宗鴻羽，你也太小看了你自己的功力了。」

宗鴻羽聞言大驚，道：「怎麼？姑娘你的傷……」

「白鶴仙子」冷冷的道：「心脈已裂，無藥能醫！」

宗鴻羽雖然與白鶴仙子相見只兩次，但從她那任性而為的個性之中，他知道這種人決不會說謊！是以，宗鴻羽聞言不由呆住了。豆大的汗珠，從宗鴻羽不安的俊臉上，一顆接一顆的滾下來，他星目中充滿了不少歉意和悔恨啊！

「白鶴仙子」冷冷的掃了宗鴻羽一眼，道：「宗鴻羽，天氣這麼熱嗎？」

宗鴻羽黯然的掃了「白鶴仙子」一眼，道：「姑娘，請不要再諷刺在下了。」

「你配？」

宗鴻羽俊臉上沒有怒意，僅只淡淡的道：「也許不配，姑娘身上難道沒有治傷之藥嗎？」

「白鶴仙子」冷笑道：「本姑娘認為你身上倒應該有。」

宗鴻羽茫然的，道：「我！」突然，一絲靈光掠過腦海，他急忙拿出揷天峯上，老樵夫給他的那顆紅色藥丸，道：「姑娘看看這藥能不治能

傷？」

「白鶴仙子」抬眼一見那藥丸，不由驚道：「九轉回魂丹，你那裏得來的？」

宗鴻羽道：「不知它能不能醫好姑娘的傷？」

「白鶴仙子」不答反問道：「你捨得？」宗鴻羽自嘲的一笑道：「在下也許並非姑娘心中想像的那種小人，姑娘如果不信，就請服下吧！」話落把那丹藥遞了過去。

「白鶴仙子」伸手接了過來，畧一審視，粉臉不由爲之一變，暗忖道：「他怎麼會對這種珍貴的聖藥如此漠視，莫非……」突然，她粉臉上泛起一陣淡淡的紅暈，抬眼問道：「你叫我在這裏療傷嗎？」

宗鴻羽不解其意，一怔問道：「不然在那裏？」

「白鶴仙子」道：「你以爲飛雲寨會如此輕易的放過你嗎？」

宗鴻羽恍然大悟，鄭的的道：「不錯，此地確實不適宜於療傷，姑娘如果認爲此丹眞的能治內傷，何不乘白鶴去找一安全之地？」

「白鶴仙子」開言突然幽幽的道：「你呢？你到那去？」

宗鴻羽淡淡的道：「飛雲寨！」

「白鶴仙子」心頭一震，忖道：「她在那裏，你去了豈不是送死？」她心中雖然這麼說，但却沒有直說出來，故意冷冷一笑道：「你根本就沒誠意治好我的傷？」

宗鴻羽開言劍眉一皺，道：「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鶴仙子」冷笑道：「在這荒山僻野之中，凶禽猛獸縱橫，你叫我一人去治傷，不是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嗎？」

宗鴻羽一想也是，治傷之際，如無人在旁守護，稍有風吹草動，便有性命之虞，但是，他却想不出妥善之策來。他茫然的抬頭問道：「那怎麼辦？」

「白鶴仙子」道：「距此五十里外，有一處潔淨的石洞，你如眞心想醫好我的傷，就帶我到那裏去好了。」話落一頓道：「不過，你把我醫好之後，那後果我已告訴你了。」

宗鴻羽淡然的笑道：「那是以後的事，現在走吧！」

白鶴仙子緩緩從地上站了起來，嬌聲道：「揹我去！」話落伸開玉臂，等待着。

她美靨上沒有羞意，也沒有不安，一切都是那麼自然，像一個天眞無邪的小姑娘，也許，這一刹那，她已眞的恢復了女兒之身。

宗鴻羽畧爲猶疑了一下，突然，沉重的嘆息了一聲，舉步走向白鶴仙子身前，蹲下了身子。白鶴仙子，此時粉臉才微微一紅，輕輕伏在宗鴻羽背上，嬌聲問道：「你不願意揹我是嗎？」聲音多少有些幽怨。

宗鴻羽雙手往後一曲，以手背托起白鶴仙子的臀部，站了起來。只覺背上，溫滑如軟玉，令人心旌難制，這顯是人類自然的反應，宗鴻羽雖然心無邪念，，但却仍無法不爲所動。

宗鴻羽深深吸了一口眞氣，壓下浮動的心情，道：「向那裏走？」

「白鶴仙子」嬌聲道：「正南！」宗鴻羽聞言不再多問，邁開脚步，向正南方向急奔而去，由那驚人的速度判斷，顯然他是想藉着體力的消耗，來沖淡心中的雜念。

山路雖然崎嶇難行，但却無法困住身懷絕學的宗鴻羽，五十里路程，也不過頓飯工夫就到了。正奔行中，突聽背上白鶴仙子叫道：「左側崖壁之上，有一棵斜長出來的小松看到沒有，那石洞就在松下。」

宗鴻羽聞言舉目向左上方一望，果然離地二十丈處，有一棵小松，從壁上斜長出來，松下果然有一個丈餘的洞口。宗鴻羽不再多想，飛身躍進洞中，目光到處，但見洞內光潔平坦，深約兩丈，乾燥無比。

宗鴻羽走到洞底，輕輕地把白鶴仙子放了下來，低聲道：「姑娘現在可以把藥服下去了。」話落舉步向洞口走去。

白鶴仙子見狀突然大叫道：「你到那裏去？」聲音充滿了愁苦與不安，美目中也浮現兩顆瑩瑩的淚光，令人見而生憐。

宗鴻羽低聲道：「在下在洞口替姑娘護法，決不遠走。」說話之際，人已走到了洞口。

白鶴仙子心中暗自嘆息了一聲，緩緩抬起玉手，把藥丸服了下去，輕輕的閉上了美目，兩顆珍珠般的淚珠，已順頰滾了下來。她，這個倔強無比的姑娘，如今竟也流下淚來了，誰會相信她是爲了怕沒有人替他護法，而懼怕有生命之虞呢？

洞外的宗鴻羽，依着洞壁坐了下來，他星目

凝視着天際的一顆寒星，誰也不知他現在在想些什麼？

夜色已深，萬籟寂靜，遠處偶爾傳來幾聲虎嘯猿啼，格外增加了夜的淒凉，時間，却在這寂寞孤單中悄悄溜了過去。

突然，「白鶴仙子」緩步走出了洞口，望着宗鴻羽，道：「你還沒有睡？」聲音很柔和。

宗鴻羽聞聲嚇了一跳，一躍而起，略一定神，道：「姑娘的傷好了？」

白鶴仙子一雙美目緊盯着宗鴻羽，道：「是的，你害怕嗎？」

宗鴻羽淡然的一笑道：「這是預料之中的事，姑娘，是不是我們這就動手一決生死？」

「白鶴仙子」嬌笑道：「我先去把手洗一下，你如要逃，這倒是一個大好時機。」話落未等宗鴻羽回答，已飛身消失於夜幕之中。

宗鴻羽望着白鶴仙子消失的方向，深深嘆息一聲，重又倚着洞壁坐了下來，他不願意向她示弱，同時，也不可能逃得出她的掌握，是以，他不打算離開。

宗鴻羽盡量摒除心中雜念，使腦海一片空白，連日的勞累，這一靜下來，竟然不自覺的昏熟進入了夢鄉。

月上中天，時近子夜，洞口突然飄然落下了白鶴仙子，不知她在什麼地方找到水把嬌靨上的血跡全洗乾淨，在此柔和的月光之下，顯得分外的嬌媚。她默默的盯着宗鴻羽，喃喃自語道：「他居然睡着了，難道他一點也不怕死？唉！他眸子中為什麼老是有一種淡淡的憂抑呢？難道他有許多困難不成？」一連串的疑惑，使她無法找出解答，因為，宗鴻羽一直敵視着她，從未對她說過一句友誼的話。

她注視了宗鴻羽良久，突然輕移蓮步，走到宗鴻羽身側坐了下來，動作是那麼的嬌柔。不知是她真的累了，還是她心中已沒有了其他的掛慮，不大工夫，她竟然也進入了夢鄉。夜風吹動着兩人的衣角，在這荒山僻野之中，他們竟然如此大胆的坦然入睡了。

白鶴仙子，突然輕輕翻翻了一下身子，一個嬌軀竟然滾進了宗鴻羽懷裏，但見她玉臂輕輕一伸，恰好抱住了宗鴻羽的肩胛。

宗鴻羽被她一撞，突然驚醒，目光到處，不由為之一怔，不知要如何處理這種場面。

山風仍在不停的吹着，吹着……

宗鴻羽靜靜的望着她，只見她迷人的嬌臉上，展露出醉人心弦的笑意，櫻桃小嘴微張着，睡意多濃啊！

看着、看着，宗鴻羽心中不由發出一聲惋惜的嘆息，心中忖：「她如果心底善良，該是一個多麼美艷的女子啊！難道天下就真的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嗎？」於是，宗鴻羽又想到了她平時所說的話，為了整個武林的安危，使宗鴻羽不能自主的想到替整個武林除此一害。

宗鴻羽低頭看了「白鶴仙子」一眼，忖道：「現在下手，倒是一個大好機會，如果錯過，只怕以後永遠也沒人能制住她了。」思忖間，不由自主的緩緩舉起了右掌。

就在這時，他懷裏的「白鶴仙子」，突然又輕輕的翻了一下，斷斷續續的嬌聲呢喃喃道：「……都是假的……我並不恨你……」玉手輕輕一抬，從宗鴻羽的肩上滑了下來，她睡得仍舊是那麼香甜。

宗鴻羽不由自主的又把手放了下來，由她柔弱的語聲中，他覺得她已不再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而是柔情似水的美姑娘。

宗鴻羽看着她修長睫的毛，只覺得此刻的她，是那麼柔弱而需要人的保護。

宗鴻羽深深的嘆了口氣，自語道：「我不能那麼做，絕對不能，堂堂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却要暗算一個如此柔弱的女子，豈是我宗鴻羽應走的門徑。」

現在，他似乎已把她的野心全忘了，因為，此刻呈現在他面前的她，決不像一個野心勃勃的女魔頭。

宗鴻羽小心翼翼的的把「白鶴仙子」的嬌軀，由懷中轉了開去，輕輕的站起身子，注定她甜睡中的嬌靨，自語道：「願蒼天大發慈悲，改正她不正常的想法，使她恢復真正的女兒之身。」

這時，月色已然西偏，看天色，大概已有四更時分了，宗鴻羽深深吸了口真氣，再度回眸掃了白鶴仙子一眼，突然一狠心，飛身向崖下飛去，幾個起落，已消失於茫茫的夜色之中。

洞口，只剩下甜睡着的白鶴仙子，空中盤旋着那隻奇大無比的白鶴，似乎保護它的主人，又像在流覽如水的夜色。

白鶴仙子又翻轉了一下嬌軀，櫻嘴上浮起一絲甜蜜的笑意，喃喃道：「鴻羽，我跟你去，我

們不用怕她……」接着又是甜甜的一笑，把話止住，誰也不知道她此刻夢到了什麼，但無可否認的是，她此刻正在眞切的關懷宗鴻羽，只可惜，此時宗鴻羽離開她身邊了。

現在，再說宗鴻羽他離開洞口時，略一分別方向，便尋着來時的路徑，飛一般的向飛雲寨撲去，速度快如急風。翻過兩處高嶺，眼看飛雲寨高大的石崖，已然在望，宗鴻羽心中直覺得有點激動，也有些緊張，但脚下速度，却未受到任何影響。

正行之間，突然，身後傳來一聲震耳的沉喝，道：「宗鴻羽，站住！」聲音雄渾無比，震人心弦，宗鴻羽心頭一震，不由自主的停了脚步，轉過頭來。目光到處，只見身着紅袍的「降龍仙」正岸然站在二十丈外，他胸口的兩條巨大靑龍，在月光照射之下，綠光閃閃，分外醒目。

「降龍仙」臉色非常嚴肅，似乎隱隱含有怒意。宗鴻羽不明白自已何以會在這裏遇見他，更不知道他怒從何來，當下一拱手，向「降龍仙」道：「前輩何以會到這裏來？」

「來的不只是老夫，還有更多人在後面呢？」

宗鴻羽一怔，問道：「前輩此來，不知是爲了什麼事？」

「降龍仙」道：「爲了你。」宗鴻羽聞言一怔，迷茫的道：「爲了在下，前輩怎知在下到這裏來了？」

「降龍仙」一見宗鴻羽臉上驚訝之色，再與心中先入爲主的成見一配合，頓時誤會了宗鴻羽的意思，冷笑一聲道，：「宗鴻羽，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瑤池令下，弟子遍佈天涯，你以爲自已做事，無人知道嗎？」

宗鴻羽聞言俊臉不由一變，心說：「我做了什麼對不起瑤池令的事了，如果說，我一殺人便算得罪了瑤池令下的人的話，那她們管的事，也未免太多了。」越想越氣，俊臉一變，就要發住，突然，他又忍了下來，沉聲道：「在下做了什麼事？」

「降龍仙」怒道：「你問問你自已就知道了。」

宗鴻羽面色一變，冷聲道：「前輩，宗鴻羽敬重你，但一切事情都有個範圍，前輩如此進逼，而宗鴻羽却茫然無知，不知是何用心？」

「降龍仙」神目寒光一閃道：「你離開瑤池梅林時，會到過什麼地方？」

宗鴻羽俊臉頓時一紅，良久良久，才道：「這是在下自已的事。」

「降龍仙」見宗鴻羽俊臉生霞，更加相信心中的想法，只見他長髯無風自動起來，突然，仰天發出一聲狂笑道：「哈哈！……宗鴻羽，你想得太容易了，你自已的事，瑤池令下女弟子的生死之事，也算是你自已的事嗎？」

宗鴻羽越來越糊塗，脫口道：「在下與瑤她池令下的女弟子何干？」

「降龍仙」精目中兇光一閃，道：「你姦殺了三個女子，難道忘了不成？接招！」話落突然飛起一掌向宗鴻羽胸口拍了過來。

宗鴻羽聞言大吃一驚，脫口道：「姦殺！………」

「降龍仙」功力何等深厚，他這盛怒下的一掌，自然而然的便用上了十成眞力，其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宗鴻羽聞言心頭一驚，不由把降龍仙攻來的招式忽略了，等待發覺想躲之時，已來不及了。

只聽「降龍仙」一聲沉喝道：「快躲！」接着，傳來一聲大響及宗鴻羽一聲悶哼。一切，暫時又恢復寂靜。

宗鴻羽由三丈以外，緩緩掙扎着站了起來，鮮血自他嘴角上緩緩淌了下來，銀色的目光，洒在他蒼白的俊臉上，顯得分外怕人。

「降龍仙」木然的望着宗鴻羽，由他剛才那種茫然的反應，他知道自已這一掌下得太早了，但却已無法收回。

宗鴻羽冷冷的掃了「降龍仙」一眼，道：「前輩這一掌，用的力量太小了。」

「降龍仙」緩步走上，不安的道：「你離開梅林後，會到過什麼地方？」

宗鴻羽冷笑道：「前輩不相信自已的想法了？」「降龍仙」沒有生氣，只沉重的嘆了口氣，道：「唉，如果老夫相信自已的想法，也不會提前趕到這裏來找你了，但是，老夫却太過於性急，以致在事情未弄清楚之前，竟先向你下了手。」

宗鴻羽淡然的道：「那宗某倒是應該感謝前輩？」

「降龍仙」慚愧的道：「不必，只要告訴我你到過什麼地方就好了。」宗鴻羽沉重的點點頭

，道：「在下離開瑤池梅林之後，曾敗於白鶴仙子雙足之下……」

降龍仙繇道：「海外一鶴？」宗鴻羽冷漠的笑道：「不錯，是海外一鶴。後來被送到插天峯附近，以致幾乎喪生於插天峯上，連日來，在下順着山路，找到這裏，以致二度遇到白鶴仙子。」當下，把數日所經歷的情形，一一說了出來。

「降龍仙」聞言，臉上數度動容，最後，忍不住脫口問道：「你可會見到我師兄。」

宗鴻羽心中一動，道：「在下只見到一個功力奇高無比的老樵子，不知那人是不是令師兄。」話落從懷裏摸出那本血掌絹册，道：「他不肯敘說身世，這便是他送的。」

「降龍仙」一見那本絹册，臉上神色立刻大變，脫口道：「不錯，你所見的那人就是我師兄。」話落一頓，突然感慨的道：「我師兄爲人孤傲不羣，正邪不分，他竟肯將血掌上册相贈，看來，這也許是天意了。」

宗鴻羽忖道：「你又何嘗分過正邪？」心中雖然這麼想，但却沒有說出來。

「降龍仙」再度掃了宗鴻羽一眼，突然的鄭的，道：「我當初本也有把血掌指招傳於你的想法，但現在已沒有時間了，他既肯將上册贈相，下册我自然也可以給你，唉！百年來，血絕掌學，就因上下兩册不能合璧，以致無人修到那至高之境，看來，百年之後，血掌之學，又要在你宗鴻羽身上一放異彩了。」話落已自懷中掏出一本與宗鴻羽手中一樣大小的一本絹册，遞與宗鴻羽，道：「宗鴻羽，你收下吧！」

宗鴻羽退了一步，搖頭道：「前輩別忘了宗鴻羽在人世的時間已不長了。」語氣中有些淒涼。

「降龍仙」仰天浩嘆一聲道：「老夫一向不相信天意，現在相信了，宗鴻羽，萬般皆由天定，不要猶疑了。」話落一頓，上前把絹册塞入宗鴻羽手中，道：「瑤池令下女弟子被人姦殺，確屬事實，那人背影與你一般無二，現下，瑤池令主已率領令下高手，前來捉拿你了，這段時間，非言語所能釋嫌，是以，你正可以借此此機會，找一個隱蔽之處，暫避一下風聲，並趁機把血掌練成，那嫁禍之人，不知你已避隱，必被瑤池玉女捉到，那時一切自然就會水落石出了。」

宗鴻羽聞言恨聲道：「瑤池玉女，是非不辨，一再逼迫我宗鴻羽，總有一天……」

「降龍仙」急道：「當日你離去之時，她曾追趕你到長白山下，但却未見到你的人，是以她才以爲你是在氣憤之下，借機報復她。」話落未等宗鴻羽開口，搶着道：「估計時間，她們也快要到了，老夫不便在此久留，你也快躱開吧！」話落當先飛身向前奔去。

宗鴻羽注定「降龍仙」消失於夜色中的方向，喃喃的道：「你忘了我宗鴻羽已身負重傷了。」話落向左右盼顧一眼，剛欲動身，突聽身前響起一個冷酷的女人聲音道：「宗鴻羽，你往那裏逃？」

宗鴻羽聞言抬頭，只見「金杖銀笛」梅絳雪已阻住了身前去路，她冰冷的老臉上，充滿着殺機。

宗鴻羽見狀心忖道：「連她也出動了，看來，今日我宗鴻羽眞個要兇多吉少了！」心急電轉間，冷漠的應道：「在下爲什麼要逃？」

「金杖銀笛」梅絳雪冷哼一聲，道：「是的，你不用逃，因爲你已逃不了？」

宗鴻羽劍眉一豎，道：「不是逃不了，在下以爲沒有理由要逃。」

突然，二十丈外傳來一個冷森嬌甜的聲音，道：「宗鴻羽，你眞會僞裝啊！」聲落六條人影已同時落了下來。

宗鴻羽聞聲知人，抬眼冷冷的掃了飛落的瑤池令主及「四不像」與四婢等人，冷森森的道：「令主，咱們又相見了。」

瑤池玉女美目一抬，發見宗鴻羽蒼白如紙的俊臉時，不由自主的小嘴一張，向前跨上了一步，這完全是一種自然的反應。

但僅一步，便又停了下來，強自制住複雜的心緒，把目光從宗鴻羽臉上移了開去，冷冷的道：「從今以後，再也沒有下次相見的機會了？」

宗鴻羽揮袖一抹嘴角上的血跡，冷笑道：「令主有此把握。」

「瑤池玉女」點頭，冷聲道：「當然有。」

宗鴻羽冷笑道：「是現在才有的！」

「瑤池玉女」黛眉一豎，大怒道：「過去就有了，但是，當時本姑娘不該因一念之仁，而放過你這淫賊，以致給本令下的弟子，帶來無妄之災。」

一聲淫賊，登時罵出了宗鴻羽滿腔怒火，他忍不住怒叱道：「你遇事不辨，枉爲一令之主，在下眞替武林同道擔心，更爲武林正義感到惋惜，因爲，那主持之人，竟然昏庸到如此地步！」

「瑤池玉女」沒有發作，只冷冷的笑道：「宗鴻羽，你的確很鎮定。」宗鴻羽冷笑道：「沒有什麼事值得在下心慌。」

「瑤池玉女」冷聲，道：「長白山下的三條人命你忘了嗎？」

「長白山下在下沒殺過人。」

「瑤池玉女」怒道：「你想狡賴？」

宗鴻羽也怒道：「一句話，在下沒做。」

「瑤池玉女」冷聲道：「宗鴻羽，事實俱在，你還想賴嗎？」

「四不像」忍不住插嘴，道：「令主，這種淫賊何必與他多說，乾脆地把他殺掉了。」

宗鴻羽冷笑道：「在下也正想會會瑤池令下的高手，那位出來指教一二？」

「金杖銀笛」梅絳雪跨步上前，道：「宗鴻羽，來來，老身先與你走兩招試試。」

宗鴻羽心知今日之局已難免一戰，強自運功，提足全身殘餘功力於兩掌之上，冷森森的道：「那就請出手吧！」

「金杖銀笛」梅絳雪回頭掃了瑤池玉女一眼，只見她嬌靨之上，神色陰晴不定，深怕她中途改變計劃，而放過宗鴻羽，當下猛然轉頭，單掌一揮，拍出一招「推山塡海」，大喝道：「接我一掌試試！」

宗鴻羽此時內傷甚重，心知如要閃避，徒自浪費功力，最後自亦難免落敗，與其那時不能動彈而任人宰割，倒不如此刻轟轟烈烈的硬拼一掌。

這種想法，當時在宗鴻羽腦海中，只不過如電光石火之一閃，只聽得他大喝一聲，道：「來的好！」聲落雙掌齊出，把全身殘餘功力，全使了出來。只聽，「轟然！」一聲大震，沙飛石走塵土瀰漫，聲勢驚人之極。

「瑤池玉女」一雙美目緊盯在宗鴻羽臉上，只見他後退六七步之遠，身子已到了絕崖之邊，如再退一步，準得跌進怒江之中。

血，如泉水般的從他帶有自嘲似的笑意的嘴角中，直流而下，這是一幅多麼淒涼而倔強的畫面啊！

「瑤池玉女」粉臉一變，不由自主的連跨上兩步，櫻嘴連連啓動了數次，但却沒有說出一個字來，是以，誰也不知道她要說些什麼。

「金杖銀笛」梅絳雪，一掌將宗鴻羽震退之後，臉上冷漠的神色，一點不變，冷笑一聲，道：「宗鴻羽，你向身後看看。」

宗鴻羽冷笑道：「不用看，閣下最好是先將在下擊入怒江中，再神氣不遲。」

「金杖銀笛」梅絳雪，想不到宗鴻羽當此生死邊緣，竟然仍能如此鎮定，毫不爲生死所動，忍不住，道：「宗鴻羽，你的確有過人之處，但是，老身却無法原諒你。」

宗鴻羽狂笑一聲，道：「哈哈……你以爲在下用得着你原諒嗎？」

「金杖銀笛」梅絳雪臉色一寒，冷聲，道：「好好，老身倒要看看你是否眞個不怕死。」話落緩緩舉起了雙掌，向宗鴻羽逼了過去。這時，只要輕輕推出一掌，宗鴻羽就得喪身於怒江中了。

突然，「瑤池玉女」冷聲叫道：「且慢，本令之下，不殺心中不服之人，宗鴻羽，你可要看看那證人？」

宗鴻羽冷笑道：「欲殺斯人，何患無詞！」

「瑤池玉女」冷聲道：「也許你不知道證人是他。」

「誰？」

「瑤池玉女」回頭向身後，道：「兄台可以出來了。」只聽，遠處一聲悶喝道：「俺來了！」聲落，場中突然落下一個赤膊大漢。

宗鴻羽一見此人，不由大驚，道：「啊！是兄台。」

你道是誰？原來此人竟是「九紋龍」。

「九紋龍」是個渾人，但個性却很耿直，他一見宗鴻羽，頓時環眼一瞪，豎起一根鑌鐵棒，大吼道：「俺九紋龍過去一直把你當成神人一般的看待，却想不到你原來是個淫賊，來，你先吃俺一棒試試。」話落一揚鑌鐵棒，就要動手。

宗鴻羽淡然一笑，道：「且慢，兄台可看清了是在下？」

「九紋龍」環眼怒瞪着道：「任你挫骨揚灰，俺一見你的身形，也認得出是你，你還想狡賴？」

宗鴻羽淒凉的一笑道：「我一直把你當成唯一的朋友，是以，我們從來沒有對敵過，今天，

宗鴻羽一時大意，竟將白鶴仙子震傷。

在下倒想接兄台一掌試試。」

「九紋龍」性子何等暴躁，聞言一揚鐵棒，大吼道：「難道怕俺你不成，接招。」聲落一招「力平五嶽」，推向宗鴻羽胸口。掌出狂風如刃，隱帶雷鳴之聲，威力甚是驚人。

「好淡涼的人情啊！」

「瑤池玉女」聞言芳心大震，這時，她突然想起了「神算龍女」告訴她的話了，「要溫暖他冷漠的心！」見狀驚駭的大叫道：「且慢。」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只聽，轟然一聲大响過處，一道黑影，已閃電飄起在怒江上空。

× × ×

× × ×

明媚的月亮，洒下如銀的光芒，照在羣山巒峯之上，清涼中，顯得是如此的柔和怡靜。夜已深，萬籟靜，只有怒江的水仍在滔滔的湍急奔流着，不分日夜，它們在找到其最後歸宿之前，似乎永遠不會稍停一刻，也不會對，鬼斧神工的大好景色，存半點依戀之情。

流着，流着，時光在他們奔流中消失，歲月在它們匆忙中滑過，多少過去的，已到了它們的歸宿，也跟着有多少跟來的仍在追求。

月輪緩慢的向西移動着，清亮而柔和的銀光，已到了怒江兩岸狹壁朝西的一面，也照在一處令人觸目驚心的突起巨石之上。那是一塊黑色的突岩，距離岸頂約有百丈之遠，是這光滑如鏡的石壁上，唯一突起的一塊。

巨石外突，如人之面，鬚眉俱全，但却沒有人面那麼調和，因爲，它的雙目暴突如磨盤，不知是人工雕琢的還是天然的，那兩隻眼睛竟然閃閃發着綠光，再配上那張張大的巨，嘴兩隻高高外伸，如石柱般的白森森的巨牙，在月光照耀之下，顯得份外怕人。

突出鬼頭的周圍，隨着石頭的方向，刻着大大小小數不清的鬼臉，大的約有數丈方圓，小的也有車輪大小，每一個鬼臉上，都鑲有或紅或綠的寶石爲眼，月光照耀之下，只見紅綠的光芒照耀出數不清的猙獰面孔，看了令人心寒。單由這些珍珠寶石所鑲的位置，就可以很明白的判斷得出，這些鬼頭，完全是人工雕出來的？

就在這時，驀地，巨大鬼頭口中的紅色石壁，突然在一陣軋軋聲中裂出一道門戶，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突然緩步踱了出來，她那沉穩的

步伐，實在與那頭白髮不相配。

白髮老婦，走到鬼頭右面的一根巨牙之下，突然仰起臉來。啊！我的天，她到底是人還是鬼呢？只見她臉上五顏六色，滿是花紋，皺紋重叠，眼圈猶如紅臘，偏偏上面獨着兩道其白如雪的長眉，目中透出可怕的光芒，單由這份長像，實在使人難以相信她是人。

老婦仰頭看看天上月色，突然轉臉朝紅門裏柔聲叫道：「雯兒，快出來看，今天的月夜好美啊！」洞內深處，傳來一聲嬌呼，道：「婆婆，你快來看，他是不是要醒了，快，快來嘛！」聲音清脆嬌甜，悅耳之極。白髮鬼面老婆婆敢情不是鬼，而是個人，她聞言鬼臉一變，喃喃的道：「這三天來，雯兒好像完全被他迷住了，一天到晚守在他床邊一步不肯離開，早曉得我當初乾脆把他丟到江裏去算了。」

這時洞中那嬌甜的聲音又急叫道：「婆婆，快嘛！你是怎麼了！」聲音已有些嬌嗔之意。鬼面老婆婆面色一變，連忙應道：「來了，來了，小姐！」敢情，她們之間的身份還有主婢之別。

鬼面老婆婆似乎很怕「小姐」生氣，急忙提氣輕身，只見人影一閃，她已如一陣風般的一閃沒入鬼口中不見。

這裏，是一間佈置堂皇無倫的小巧石室，但見珍珠瑪瑙琳瑯滿目，方圓不到五丈的房間中，四周白色如玉的石壁上，幾乎沒有一處是空的，不過，雖然掛了這麼多，但卻使人觸目覺得一點也不零亂。

在四周珠寶的照映下，石室之內，光線顯得特別柔和。只見，石室右側石壁之下，放着一張黃玉石床，床上黃綾被下，此時正睡着一個面色紅潤如嬰的俊美少年，由他伸在被外的手臂上的黑色衣袖，可以知道此人是穿黑衣的。

黃玉床邊上，坐着一個長髮披肩，眉黛勝如畫中仙子的美艷半裸少女，少女下身圍着一方黃綾，只到膝蓋，上身則什麼也沒有，潔白如美玉，她一雙迷人的美目，這時正自一瞬不瞬的盯在少年臉上，焦急、不安，啊！這是多麼天真，聖潔的目光啊！

就在這時，她背後的房門輕輕啓開了，那鬼面老婆婆緩步走了進來。半裸少女，聞聲霍然回頭，叫道：「婆婆，你快來看，他是不是要醒了，唉，眞急死人。」

鬼面老婆婆看了床上少年一眼，點頭，道：「嗯！他眞的快要醒了。」話落伸手在石桌上拿起一塊黃綾給半裸少女披在身上，道：「把這個披上！」

美艷少女眉黛一皺道：「不要嘛！人家不要穿。」鬼面婆婆急道：「等會他醒了看到你這樣會生氣的。」半裸少女粉臉一怔，不安的張着兩隻大眼睛，道：「婆婆，眞的嗎？你看我這樣怎麼不生氣呢？」那表情，不安中，充滿了迷茫。

鬼臉婆婆又看了床上少年一眼，道：「他是男人，所以他看了你這樣，會以爲你不是正經女人。」少女聞言面色突然一變，冷聲道：「誰敢說我不正經？」

就在這時候，那床上的少年，突然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緩緩睜開了星目，當他一眼看到半裸少女的裝束，俊臉不由爲之一紅，趕忙把頭扭向一邊，冷冷的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半裸少女一見少年醒來，芳心中好像非常高興，聞言連忙笑道：「你醒了！」話落伸手去拉少年的手，神態是那麼純潔。少年用力一掙扎，翻身一躍而起，飄落床下，速度快如閃電，倒把那半裸少女與鬼面婆婆嚇了一跳。

少年一離被窩，登時露出一身黑衣，嗨！原來他是被「九紋龍」擊下怒江的宗鴻羽。

宗鴻羽落地自己也不由爲之一怔，忖道：「我怎麼一點內傷也感覺不出來了呢！」

鬼面婆婆似是久經大敵之人，一怔之下，立刻閃身擋在少年之前，冷聲道：「[illegible]嚴重的內傷感情是好了。」

宗鴻羽一抬眼，心中不由一跳，沉聲道：「是的，不知是誰治的。」鬼面婆婆冷冷的，道：「我們小姐！」

宗鴻羽一怔，問道：「她在那裏？」半裸少女急上一步，道：「難道我不配？」

宗鴻羽俊臉一紅，急忙把目光移開，冷冷的道：「兩位救在下不知有什麼企圖？」鬼面婆婆聞言心中不由大怒，冷笑一聲道：「少年人，救命之恩如同再造，你如此冷言冷語相加，就是你報答的方法之一嗎？」

宗鴻羽俊臉一紅，因爲，鬼面老婆婆說得於情於理，完全符合，他確實不該如此，他，深深的盯了鬼面婆婆一眼道：「只要是正當的要求，在下雖死也甘心情願。」半裸少女雖然從未涉足

江湖，但生性却聰敏無比，聞言美目一瞪，怒聲嬌叱道：「我們那一點像不正當的人？」

宗鴻羽被她一逼，忍不住道：「姑娘的裝束。」半裸少女聞言大悟，伸手從桌上拿起先前那方黃綾，往身上一披，道：「這樣對了嗎？」

宗鴻羽才敢將目光移向少女，目光到處，他心中不由一動，心說：「她的目光是多麼純潔啊，剛才我實在不該如此惡言相加，對一個救命恩人，如此無理。」思忖間，俊臉立刻一緩，恭身一揖，道：「在下多謝姑娘救命之恩了……」少女一笑，狀至愉快，她盯着宗鴻羽，道：「現在你不生氣了嗎？」

宗鴻羽搖搖頭道：「在下本來就沒生過氣！」少女道：「不！全是我惹你生氣的，本來婆婆就要我把它披上的，我因爲從小住在這裏，不穿衣服慣了，所以穿上很不舒服，因此才不肯穿。」

這時，鬼面老婆婆突然問道：「年輕人，你叫什麼名字？」宗鴻羽掃了這主婢二人一眼，毫不考慮的道：「在下宗鴻羽。」少女插嘴道：「我叫柳依雯，她叫鬼面婆婆。」

宗鴻羽聞言心頭不由自主的一沉，暗中把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沉聲道：「兩位可是西藏密宗的人！」話落已退後了兩步，雙目緊盯在「鬼面婆婆」的臉上。

宗鴻羽一語道出兩人底細，鬼臉婆婆臉上也是一緊，一重殺機緩緩罩上，冷森森的道：「怎麼知道？是誰派你來的？」聲落緩緩舉步向宗鴻羽逼去。

少女似乎對宗鴻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好感，她一見老婆婆面呈殺機，芳心不由大驚，脫口叫道：「婆婆，不要傷害他。」

「鬼面婆婆」轉臉不安的道：「小姐，爲了我們的安全，決不能放他。」宗鴻羽冷冷的一笑道：「是的，爲了江湖武林着想，在下也不能放過你們。」少女急道：「我們從來沒有危害江湖，你爲什麼不能放過我們呢？」

「鬼面婆婆」似乎覺得「小姐」如此委曲求全，有失密宗一代宗主身份，是以，不得不補充道：「我們密宗雖然不危害江湖，但也不能任人輕視。」

宗鴻羽心中一動，脫口道：「斷魂谷殺害中原同道無數，難道不是爲害江湖嗎？」

「鬼面婆婆」聞言一怔，道：「斷鬼谷？莫非他們已向中原發展了？」

少女却不安的叫道：「婆婆，我的功力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練成啊？娘臨死的時候，不是交代我們說，不許密宗的人到中原嗎？現在，我們都去了啊！」言下多少有些焦急與不安。

「魂面婆婆」突然嘆息一聲，道：「大概還需要半年時間，你一定要好好用功，以便早日重震我們密宗的聲譽，消滅那些叛主賣友之人，唉！」言下似有無限感慨。

宗鴻羽由她們的對話中，似乎明白了許多，心說：「莫非西藏密宗現在統治中的，並非眞正的密宗之主？假如眞是如此，我倒可以趁此機會，把這少女說服，使她與中原武林同道合力，消滅這股江湖暗流。」思忖間，不由抬眼向少女望了過去。

但是，當宗鴻羽與她那清澈而純眞的目光接觸時，心中不由泛起一陣羞愧，暗叫道：「宗鴻羽啊！宗鴻羽，你如果利用花言巧語去欺騙她，不管用心是多麼光明，你也會一生一世覺得慚愧。」

「鬼面婆婆」看到宗鴻羽臉上的表情，只道他已聽懂了兩人談話，而覺得慚愧不安，心中那一股怒意，頓時消失，沉重的嘆息一聲，道：「少年人，我派的不幸，你已畧知一二了，老人家希望你以後出道時，不要宣諸江湖，因爲，這只能算是本派的家務事。」

宗鴻羽誠懇的點頭，道：「在下決不使兩位失望就是，倒是，如有什麼用得到在下的地方，宗某決不推辭。」

少女聞言，美靨上突然泛起天眞的笑容，飛身撲到宗鴻羽身前，拉着他的手，嬌聲道。「眞的？啊，你眞好心。」歡愉之情溢於言表。

她的來勢是那麼快，竟使宗鴻羽連閃避都來不及，如果，她是來殺宗鴻羽，只怕此時，他已橫屍就地了。

宗鴻羽心中駭然忖道：「此人好快的身法啊！看來，今後武林浩刧，並非我宗鴻羽一己之力所能挽回了。」心中想看心事，竟沒有立刻答話。

「鬼面婆婆」望了柳依雯一眼，暗忖道：「多年來，她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高興過，唉，也許她太寂寞了。」心念一轉，緩緩移步踱出室外，消失於洞中。

柳依雯見他久久不答話，不由捏着他的手道：「喂，你怎麼不說話嘛！」宗鴻羽一怔，輕輕的將手抽回來，和聲道：「你叫我說什麼？」

柳依雯嬌聲，道：「不論你說什麼我都願意聽。」這種話，出在一個少女口中，本來不太妥當，但出在天眞無邪的柳依雯口中，聽來卻是那麼自然。

宗鴻羽一瞥她嬌笑如花的美靨，平靜如死水般的心房中，頓時激起重重的漪漣，也許，她的純眞，使他發現了什麼。

宗鴻羽深深吸了口氣，壓下浮動的心情，道：「由這邊上去，要從那兒走？」柳依雯聞言，臉上快樂的笑容，頓時凝結了起來，美目瞅着宗鴻羽道：「你要走了？」突然，她好像又想到了什麼似的，飛身離開宗鴻羽懷抱，奔到玉床邊，在枕頭底下摸出兩本絹冊道：「婆婆說，你在未把這裏面的武功完全練完之前，無法上去。」話落朝着宗鴻羽一揚。

宗鴻羽一見兩本絹冊，心中不由一驚，探手向懷中一摸，果然兩冊「血掌秘經」已不翼而飛。

柳依雯人雖天眞，但卻靈巧無比，她一見宗鴻羽神色，急忙道：「婆婆說，我可以教你練，你要不要去看看那出路。」話落轉移蓮步，走到宗鴻羽身前，把兩本絹冊交給宗鴻羽。

宗鴻羽雖然知道她不會欺騙他，但卻仍不死心，跟着柳依雯向洞口走去。

怒江的水，仍在滔滔的流着，與先前一般無二，然而，四個月的時間，卻在不知不覺間，逐流而去了。

鬼王洞口，柳依雯滿面淚痕的緊偎在宗鴻羽懷裏，依依的低聲喚道：「羽哥哥，羽哥哥……　……」聲音雖小，但卻動人肺腑，令人鼻酸。

宗鴻羽木然的舉手輕撫着她黝黑的秀髮，溫柔的替她拭着臉上的淚痕，輕聲道：「雯妹，不許哭，你不是說一定要聽我的話嗎？」

四個月的相處，柳依雯天眞的行止，活潑的話語，與聖潔的純情，已啓開了這冷漠少年的心房，儘管，他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但，情之一字，又豈是自己所能控制的。

柳依雯溫柔的點點頭，把粉臉緊緊的貼在宗鴻羽的頸上，傷感的道：「羽哥哥，我，我不要與你分開。」

宗鴻羽心頭一震，沉重的嘆了口氣，道：「雯妹，天下無不散的宴席，以後，只要你記得曾經有這麼一個羽哥哥就够了。」他無法將自己的苦衷說出來，也沒有那種勇氣。

柳依雯輕泣道：「是的，我永遠不會忘記，等一個月後，我練好武功，我一定要找到你。」語氣堅決無比。

宗鴻羽心中黯然的嘆息一聲，忖道：「只怕你永遠找不到我了，可愛的雯妹。」嘆了口氣道：「雯妹，也許你永遠找不到我了。」

柳依雯聞言嬌軀猛然一震，抬起淚光婆娑的美目，驚恐的注視着宗羽鴻，道：「爲什麼？莫非你根本就不愛我？」

宗鴻羽注視着她那驚恐受傷的目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輕叫了一聲「雯妹。」那兩片顫抖的嘴唇，已閃電印在柳依雯的櫻唇上了。

柳依雯的嬌軀微微顫動了一下，緩緩閉上了雙目，玉臂緊緊的摟着宗鴻羽。她，滿足了，雖然，宗鴻羽沒有回答她的話，但是，他已用行動來證明一切。

就在這時，洞中走出了「鬼面婆婆」，她手中拿着一張五顏六色的鬼面具來，輕聲道：「公子，你這就要走了？」

柳依雯急忙抬起頭來，把嬌軀更用力的緊貼在宗鴻羽懷裏，動作是那麼自然。

宗鴻羽回頭望了「鬼面婆婆」一眼，道：「是的，婆婆！」

「鬼面婆婆」黯然的道：「一個月後，我也要帶雯兒踏上江湖征塵了。」

宗鴻羽沉重的嘆了口氣，道：「我相信婆婆一定會盡心照顧雯妹的，她一派純眞，毫無江湖閱歷，一切，只有靠婆婆的指導與愛護了。」語聲充滿眞情，也有些傷感。

「鬼面婆婆」不由自主的脫口問道：「你呢？」

宗鴻羽俊臉上飛起一絲淒涼的笑意，木然的道「：婆婆的一切。」

「鬼面婆婆」心頭一震，道：「公子，藥醫不死病，何況，你還有那麼多要找的人。」

宗鴻羽抬眼看了看天色，嘆口氣道：「是的，婆婆，我會盡力而爲的，但願我宗鴻羽能再見到你們。」話落揮袖抹去臉上淚痕，道：「我走了！」

柳依雯駭得嬌軀一震，嬌聲道：「羽哥哥，

不！」

「鬼面婆婆」伸手遞過那張鬼面具，道：「公子，帶着它，也許，你今後會用得到它。」

宗鴻羽伸手接過，輕輕推開柳依雯，把心一橫，道：「雯妹，請珍重，我去了。」話落飛身一躍，急如驚鴻般的騰空而去，身後，傳來柳依雯淒聲哀怨的呼喚。

× × ×

四個月的苦練，宗鴻羽功力大進，百多丈的高崖，他只不過借了三次脚，便已登上了石崖。

宗鴻羽卓立於崖上，陣陣清風，迎面吹來，使人有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但對宗鴻羽來說，這只能算是肉體的感覺，因爲，此時的他，心中正有千頭百緒，如一團亂蔴，不知要從何理起。他回頭向崖下望了一眼，那突出的鬼王頭，這時已然只有車輪大小了，滔滔急流的怒江，這時已變成一條黃帶，一切，都縮小了。

宗鴻羽深深的嘆了口氣，喃喃自語道：「雯妹，永別了，但願混濁的江湖，不會改變你那純眞的芳心。」話後緩緩舉步向前走去。

就在這時，突然，遠處高石上躍上一條黑影，那人臂彎中挾着一個藍色衣裙的少女，少女雙手低垂，似已失去了抵抗能力。

宗鴻羽一見這條人影，心中不由一動，忖道：「這人的身材怎麼像我！」

那黑影似在逃避什麼，奔行速度很快，時現時沒於巨石之中，而奔行的方向，却正好是對着宗鴻羽。距離由兩百多丈以外，眨眼之間，已移動到百丈之內了，他仍在不停的急奔着。

這時，宗鴻羽已清楚的看清那人的長相，那人身着黑色與他裝束完全一樣，臉上蒙着一塊黑布，只露出眼睛以上的部份，那額角，眼眉與眼睛，幾乎沒有一處不像宗鴻羽完全一樣。

宗鴻羽越看越驚，心說：「世間怎麼如此像我的人呢？」突然，一個念頭掠過宗鴻羽腦海，一絲殺機，隨着這突而其來的念頭，浮現於宗鴻羽閃爍如電的星目中。由於，宗鴻羽一直站在那兒沒動，那人又急奔之中，是以，一直沒有發現自己正在向死神手中走。

這時，那人已奔到距宗鴻羽身前不到五十丈處了，宗鴻羽冷哼一聲，方要飛身撲出，驀地，一個沉渾的聲音喝道：「宗鴻羽，你還想逃嗎？」隨着那聲怒喝，宗鴻羽身前三十丈左右處的巨石之後，突然閃出一個黑衣老太婆，阻住了那黑衣人的去路。

宗鴻羽聞言先是一怔，暗道：「她找我幹什麼？」心念轉動間，發現她阻住了黑衣人人的去路，心中始才幌然大悟，心中不由怒忖道：「你瞎了狗眼。」那黑衣人一見前面去路被人阻住，轉身向左面奔去，去勢之快，急如驚電一閃。那黑衣老太婆，沒有追趕，只冷哼了一聲，立在原地沒動。

宗鴻羽緩緩移動了一下身子，閃入一塊大石之後。那黑衣人功力相當驚人，就在宗鴻羽移身的一剎那，他已向左奔出了下三十丈了，驀地，又一是一聲冷喝道：「宗鴻羽，今天是你這淫賊的末日了。」聲落，黑衣人面前，突然站着兩個黑衣老太婆，阻住黑衣人的去路。

黑衣蒙面人，此時似乎已知道自己陷身重圍了，鬆手丟下懷中少女，轉頭向後面奔去。就在黑衣轉身之際，前面二十丈處，突然響起一個冷冰冰的嬌音，道：「宗鴻羽，你還想逃嗎？」黑衣人一抬頭，不由驚叫道：「啊！白鳳會總舵主。」聲落不由駭退了兩大步。

石後宗鴻羽聞聲心頭也不由自主的爲之一動，星目移處，只見黑衣人面前二十丈外的一塊深白大石上，正冷然的站着那冷艷的白鳳會總舵主，她身旁併立着兩個老婆婆，其中一人，宗鴻羽認得，就是那「鐵面婆婆」。

宗鴻羽端詳了那白鳳會總舵主一陣，心中暗道：「她好像已經瘦了很多了。」

黑衣人一見白鳳會總舵主出現，心中已失去了主張，星目向左右顧盼了一陣，突然轉身向來路急奔而去。那知，他身子才一動，突然一聲雷吼起自前面，道：「好淫賊宗鴻羽，你往那裏走。」

宗鴻羽不要看，已知來人就是「九紋龍」，心中不由怒道：「好好！你們原來都如此低估我宗鴻羽的人格，咱們走着瞧吧！」

隨着「九紋龍」的出現，四周突然傳來一聲么喝，四面其大無比的旗子，已然飄動於四周高石上。

宗鴻羽心中冷哼一聲，道：「原來你也來了。」果然，四面大旗一現，「九紋龍」身後出現了四個小婢，接着，「瑤池玉女」、「神算龍女」與「四不像」，也都相繼現身。

黑衣蒙面人，一見四周已全都站滿了「白鳳

會」與瑤池令中的人，心知已無闖出去的可能，心中不由大急，無法自主的，一步一步向後退去。

「瑤池玉女」愁鎖的黛眉一揚，抬眼望了「白鳳會總舵主」一眼，道：「原來幫主大駕已先到達，小妹倒是多事了。」

「白鳳會總舵主」冷冷一笑道：「本舵勢小力薄，不敢大事舖張，所到之處，既無標記，也無信旗，難怪令主不會發現。」語氣充滿諷刺之意。

「瑤池玉女」自從宗鴻羽落崖之後，已失去了往日的歡愉，心亂如麻，聞言黛眉一揚，冷冷的道：「好說，好說，單由舵主殺害本令弟子的手段中看來，就知舵主根本沒有把本令主放在眼裏，如今卻說勢小力薄，豈不是自打嘴巴嗎？」

白鳳會總舵主心情也不見得好到那裏去，聞言冷笑道：「彼此，彼此，令主不先動手，本舵主天胆也不敢多生枝節。」

「瑤池玉女」大怒道：「誰先下手的？」

白鳳會總舵主柳眉一揚，冷聲道：「令主明白。」宗鴻羽見狀心中不由自主的一緊，暗道：「這可好，你們一見，竟自先鬥起來了，今後江湖大局，看要怎麼維護才好？」繼而又自責，道：「這關我屁事，何必替一些不相干的人擔憂呢？」雖然，他心中這樣自責着，但却仍不能放心下去，也許，他善良的本性，使他永遠不能不替別人着想。

「瑤池玉女」怒道：「白鳳會總舵主，你明明是在强詞奪理。」

白鳳會總舵主冷笑道：「令主可是自恃武功過人，想施壓力？」

「瑤池玉女」冷聲道：「相信你白鳳會總舵主還不至於怕這些。」

白鳳會總舵主冷冷一笑道：「不錯，小妹雖是自知不敵，但如果令主有那種興趣的話，小妹倒願意捨命奉陪」聲落緩步由白石上走了下來。

「鐵面婆婆」急步上前拉住她，道：「總舵主！現在不是時候。」

那邊，「神算龍女」也高聲道：「令主，目前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如何處理此人。」話落一指黑衣蒙面人，但却不說是「宗鴻羽」。

「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都是大智大勇的奇女子，判斷能力當然不會低於任何人，當下被變方弟子一勸，頓時全都平靜了下來。

「瑤池玉女」嬌聲道：「舵主先截住此人，當然主權在你。」

白鳳會總舵主重又登上白石，道：「本舵女弟，雖然也有人喪命於他手中，但都是過去的事，今日，他既然擄掠了貴令下的女弟子，那裁決之權，當然在令主才對。」顧然，她不願意裁決宗鴻羽。

「瑤池玉女」粉臉突現難色，似乎極不願意裁決。

「神算龍女」輕輕一扯「瑤池玉女」的衣角，低聲，道：「令主，瑤池玉女的威信，全靠令主的裁決了。」

「瑤池玉女」粉臉頓時一變，喃喃的道：「威信，威信！我玉女原來只是一尊供人膜拜的偶像，而不是人，為了威信，我必須犧牲一切，難道我生下來就註定不該享有某些權利嗎？」隨着那喃喃淒涼的自語聲，她美目中，緩緩滾下了兩顆清淚。

「神算龍女」輕聲道：「令主，堅強點，他並不值得你愛！」

「瑤池玉女」猛然揮袖拭去臉上淚痕，粉臉一寒，注定黑衣蒙面人，冷森森的道：「宗鴻羽，原來你沒有死啊！」聲音冷森怕人。這短短的一霎那，他似乎已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黑衣蒙面人見事情已到這般地步，心知硬的已不能脫困，頓時雙腿一曲，跪倒地上，叩頭道：「令主饒我宗鴻羽錯了。」

「神算龍女」見狀心一動，斷然忖道：「他決不是宗鴻羽，以宗鴻羽那種冷傲的個性，就是刀架在他項上，他也不會向任何人曲膝的。」不過，她心中雖然這樣想，但却沒有說出來。「瑤池玉女」强忍着心中的一份寬恕之意，是的，她現在必須把自己看成為超人，只聽她冷笑一聲，道：「江湖上那個淫賊曾得過寬恕，宗鴻羽，你早知有今日，就不該當初。」

黑衣蒙面人哀求道：「令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才是眞正的好人，令主只師放過我宗鴻羽這一次，我絕對重新做人。」

「瑤池玉女」粉臉微微一變，但，當她看到周圍羣弟子臉上的怒容時，那顆心頓時又冷了下來，把心一橫，道：「以本令主的裁決，你別想再生離此地了。」話落抬眼注定白鳳會總舵主，道：「依總舵之主意呢？」

白鳳會總舵主沒有看宗鴻羽，強自忍住心頭的痛苦，冷聲道：「令主判得很對！」說話之際，她衣袖裏面的玉手，正自不停的顫抖着，但她臉色卻平靜異常，這兩個年紀輕輕女女，確實有着超人的力量。

「瑤池玉女」冷喝一聲，道：「四不像，與我把他拿下。」

在後的宗鴻羽，此時緩緩把鬼面具戴在臉上，舉步向場中走來。黑衣蒙面人一見大勢已去，拚命之心立生，飛身躍眼退出兩丈，大喝道：「令主，你莫非要逼我宗鴻羽拚命？」聲落已把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

汗珠，由他額角上一顆接一顆的滴下來，一雙星目，也呈現出恐怖不安的光芒。

「四不像」急步走下場中，冷笑道：「宗鴻羽淫賊，你是要自絕呢？還是要我動手？」

黑衣蒙面人，一揚雙掌，但見紅光一閃，厲聲，道：「只要你自信抵得住我的血掌，但上無妨。」

「四不像」冷笑道：「一雙血掌，算得什麼。」話落就要動手。就在這時，突然，一個冷森刺骨的聲音，道：「朋友，你不是宗鴻羽！」

這聲音來得非常突然，在場所有的人，全付精神都集中在黑衣蒙面人的身上，聞言不由全都嚇了一跳，所有的目光，都向發聲處望了過去。

他們目光到處，不由心中一沉，心中幾乎同時這樣喊道：「世間怎麼有這麼醜的人？」就在他們一怔之際，宗鴻羽已緩步踱進了場中，行動那麼自然，冷傲。

「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自從宗鴻羽一現，心中都不由自主的產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她們說不出是什麼理由，只覺得宗鴻羽那清亮冷漠的聲音，是那麼親切。

兩人四雙美目，一瞬不瞬的盯在宗鴻羽臉上，似想找出什麼似的。

「神算龍女」心中暗叫了一聲，道：「謝天謝地，你沒有死。」思忖間，轉臉對「四不像」道：「四不像，你回來吧！」

四不像正要動手，被宗鴻羽的突然現身阻住了，正在生氣，聞言斷然搖頭，道：「我還沒有達成任務。」

「瑤池玉女」脫口道：「回來吧！」她雖然在向「四不像」說話，但那雙美目，卻始終沒有離開宗鴻羽的俊臉。

她，多麼希望宗鴻羽能看她一眼啊！然而，她失望了，這奇醜無比的少年，雙目始終沒有看過她。

「四不像」雖然蠻橫，但她可不敢違背令主的命令，當下只得狠狠的瞪了宗鴻羽一眼，轉身走回「瑤池玉女」身邊。

宗鴻羽走到黑衣少年身前五尺左右處，冷冷的道：「朋友，為什麼不把你臉上的黑布拿下來。」黑衣蒙面人人見四不像一退，膽子立刻壯了起來，心中暗自盤算道：「我何不先把這醜傢伙殺了，來顯一顯我的武功，以便使她們不敢小視於我。」思忖罷，冷笑一聲，道：「你這醜小子是誰？報上名來。」

宗鴻羽冷笑道：「在下還不知道閣下的大名。」黑衣蒙面人冷笑道：「在下宗鴻羽。」

宗鴻羽星目殺機突然大熾，冷森森的道：「閣下現在再不報出真名來，只怕等一下，你沒有機會了。」

也許，是宗鴻羽的聲音太過於陰射，那黑衣蒙面人，聞言竟不由自主的退了兩步，動作似乎完全無法自主。

黑衣蒙面人退了兩步，突然雙掌一舉道：「小子，你看看我雙掌。」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不用看。」話落舉步向黑衣蒙面人逼去。

黑衣蒙面人，隨着宗鴻羽逼進的腳步，一步一步的向後退着，額上青筋根根暴跳了起來。

驀地，黑巾蒙面人大喝一聲，道：「小輩，你找死！」聲落縱身一躍，一式「天網羅雀」向宗鴻羽頭上撲了下來，但見一片紅光，挾着駭人的勁風，直襲宗鴻羽頭胸，威勢甚是駭人。

宗鴻羽沒有閃避，也沒有還手，只冷冷的道：「血掌好像沒有這麼大的內力。」就在宗鴻羽話聲才落之際，黑衣蒙面人的雙掌已到了他頭頂不滿半寸之處了，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不由自主的向前跨上一步，就在這一剎那，驀地，宗鴻羽冷叱一聲，道！「下來！」但見他右手向上一揚，似乎隱約中閃出一絲血光。空中黑衣蒙面人驚叫一聲，道：「啊！血……」聲音未落，已被宗鴻羽點了啞穴。

這一切的變化太快了，在場的人，除了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外，幾乎沒有一個人看清楚宗鴻羽是怎麼扣住黑衣蒙面人的脈門的。

宗鴻羽冷冷的掃了那恐怖萬分的黑衣蒙面人一眼，道：「朋友，你受了誰的指使？」話落伸手拍活黑衣蒙面人的啞穴，接着，右手一揚扯下了黑衣人的面紗。

全場頓時傳來一聲驚呼道：「啊！他不是宗鴻羽！」

「池瑤玉女」粉紅色的美靨，隨着那一聲輕啊，頓時變得蒼白如紙，只聽她吃力的喃喃自語道：「宗鴻羽，宗鴻羽，我們之間，爲什麼老是有那麼多誤會啊，我，我要在那裏才能再見到你啊！」隨着那哀怨的自語聲，兩行情淚，緩緩由她美目中滾了下來。

「神算龍女」伸手扶住「瑤池玉女」，附耳低聲道：「令主，不可傷心，宗鴻羽也許沒有死，不信，等一下你細盤問這黑衣少年就知道了。」

「瑤池玉女」憂愁的道：「他不死，只怕再也不會理我了。」

「神算龍女」低聲道：「他的病，只有令主能醫啊！」

「瑤池玉女」搖頭道：「他一定很恨我，就是給他，他也不會要的。」

「神算龍女」自負的笑笑道：「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決不使令主失望就是了。」

「瑤池玉女」這時已完全失去了主張，聞言感激的盯着「神算龍女」道：「姊姊，我要怎麼報答你呢？」話落緊緊的握住「神算龍女」的手，動作是那麼眞誠。

就在這時，突聽「九紋龍」大吼一聲，道：「好小子，俺活活劈了你！」聲落齊眉棍一揚，當頭向黑衣人劈了下去。

宗鴻羽抬眼看了「九紋龍」一眼，只見他環眼中，血絲密佈，額上青筋，根根暴跳，狀至恐怖！

他可以避開的，但他沒有躲，直到「九紋龍」的鐵棍到達黑衣人頭頂不滿一寸時，始才鬆手退出丈餘遠。

只聽「砰的！」一聲大响過處，黑衣人一顆腦袋，已被「九紋龍」打得粉碎，死於就地，但，他的手掌，仍然是血紅之色，顯然是塗了染料來僞製血掌騙人的。

「九紋龍」一棍將那人打死，仍未消氣，接着一陣亂打，把屍體打成了血漿後，突然坐地號啕大哭起來，聲如雷鳴，震山動野，好不凄凉。

「九紋龍」雖然是個渾人，但其個性忠厚無比，他想到當初與宗鴻羽初相識時，宗鴻羽爲完成他的武功，竟然自己捨棄靈藥不用，而成全他，「九紋龍」雖然渾，也能想得出個中情誼。

淚如泉水般的直湧而下，他那宏亮的嚎啕哭聲，這時已有些嘶啞了。

宗鴻羽當初雖曾對他不分黑白，莽撞行事，心中有些不滿，但，此時見他如此傷心，反而有些不忍起來，他沉重的嘆了口氣，道：「兄台爲了何事，竟然如此傷心起來了？」

「九紋龍」哭道：「想俺那宗兄弟，爲人正直，怎會做出那等江湖不齒之事，但俺九紋龍昏頭昏腦，全無半點分辨能力，在氣憤之下，將他擊下怒江，宗兄弟呀！宗兄弟，你也沒有想到俺九紋龍會殺你吧……」越說越傷心，他竟然捶胸抓髮，自己懲罰起自己來。」

宗鴻羽心中黯然嘆了口氣，心說：「算了吧！我原諒你了。」忖罷道：「你那宗兄弟武功大概不如你吧？」

「九紋龍」哭道：「俺那宗兄弟武功遠在俺九紋龍之上。」

宗鴻羽故作驚異的道：「那他怎麼被你擊下怒江呢？噢！可能他那時已身受重傷，就是你不把他打下怒江，他也活不成了。」

「神算龍女」心頭一動，暗自笑忖道：「宗鴻羽，你的心底倒很善良啊！」

「九紋龍」不知就理，聞言大叫道：「俺那宗兄弟，一定是沒想到他與俺這麼好的交情，俺竟然也信不過他，在萬念俱灰之下，而不願再抵抗。」

「瑤池玉女」聽到那「信他不過」四個字，心中頓時覺得如同戳進了萬根銀針，淚！如同斷了線的珍珠，滾滾而下。

宗鴻羽淡然笑了笑，道：「人死不能復生，只要兄台心中知道懺悔，你那宗兄弟九泉有知，必定會原諒你的，不要哭了！」聲音是那麼溫和。

「九紋龍」聞言心中一動，突然抬起淚光婆婆的環眼，止住哭聲，道：「他眞的會原諒我嗎？」

宗鴻羽心中暗嘆一聲，道：「我不原諒你，又有誰會原諒你呢？」思忖間，緩緩仰起俊臉，沉重的道：「心誠感天地，只要你心中有你宗兄

弟道麼一個人，並知道他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種壞人，你不是仍然與他是好朋友嗎？那麼，見與不見，又有什麼關係呢？」他，也許無法控制自己心頭的悲涼，是以，話聲有些傷感。

「瑤池玉女」驀然抬起淚珠盈盈的美目，緊盯在宗鴻羽那張醜臉上，她，心中有一個無法解釋的慾望，希望這奇醜的少年，能像安慰「九紋龍」那樣的安慰她。

「九紋龍」仍然聽不懂宗鴻羽話中含意，茫然的道：「我還不大懂！」其實，他是一點也不懂，只是不好意思說罷了。

宗鴻羽淡然的道：「兄台，只要你記得你那宗兄弟希望你做些什麼，你照他的意思去做，就對了。」

「九紋龍」心中一動，道：「對啊！他希望我做些什麼去了，咦！他好像從來沒有說過啊！唉！我想起來了！」只見他環眼中奇光一閃，揮手一抹臉上淚痕，抓起齊眉鐵棍，霍然躍起來，道：「我那宗兄弟有許多仇人在斷魂谷，我這就去。」他是想到就做，齊眉鐵棍往肩上一搭，大步向山下邁去。

宗鴻羽心頭一動，急忙喝阻，道：「兄台，你那宗兄弟大概沒有說過叫你替他報仇吧！」

「神算龍女」美目中奇光一閃，望了「瑤池玉女」一眼。

「九紋龍」沒有停步，邊走邊道：「他雖然沒有說過，但俺知道了就要做！」聲落人已出了重圍。

宗鴻羽急道：「你不是斷魂谷中人的對手！」

「九紋龍」大聲，道：「為俺那宗兄弟死了，俺也心安理得。」語氣堅決無比，聲落，人已消失於一處低地中。

宗鴻羽深深的嘆息一聲，舉目向四周掃了一眼，當他目光掃過「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的粉臉時，心中不由微微有些不忍，但這念頭僅只一閃，便又消失於無踪了。

宗鴻羽抬眼看了看天色，轉身向「九紋龍」消失的方向走去，沒有對任何人說過一句話。突然，「神算龍女」大叫道：「宗鴻羽」

宗鴻羽聞言霍然止步轉身，方想開口，突然想到自己此時的裝束不是宗鴻羽，心中不由暗叫道：「糟了，我忘了這鬼計多端的神算龍女了。」

這時，白鳳會總舵主與「瑤池玉女」也正扭頭望着他，四隻美目中，都充滿了疑惑與盼望之色。人急生智，宗鴻羽心中一動，冷然開聲，道：「宗鴻羽早已葬身怒江，姑娘在此叫誰啊！」話落轉身大步而去。

「神算龍女」本想出言點破，轉而一想，此時點破，對她們令主，百害而無一利，是以，到了嘴邊的話，又嚥了回去，眼看着宗鴻羽修長的身影消失於石後。

「瑤池玉女」此時心念已灰，她，黯然的望了望蒼空，緩緩的道：「我們回去吧！」

「神算龍女」一怔，道：「令主不是要去找那西藏密宗之主嗎？」

「瑤池玉女」斷然的道：「那是令主的事了！」

「令主？你不就是令主嗎？」

「瑤池玉女」淒涼的一笑道：「我寧願一生落魄，也不願再做使人崇拜的偶像了，我是人，我要有人應享有的一切，為了這個令主，我已失去我應得的了。」語氣有些淒涼，也有些憤慨。「白鳳會總舵主」緩緩低下頭去，也許，她也有同感。「神算龍女」早已知道「瑤池玉女」心中所想的了，她所以如此問，只不過要「瑤池玉女」說得更明白一些，以免她以後否認。她盯着「瑤池玉女」鄭重的道：「令主以為宗鴻羽真的已經死了嗎？」

「瑤池玉女」聞言，美目中突然掠過一絲奇異的光芒，但只一閃，又消失了，她，幽幽的嘆了口氣，道：「不要再提他了，我心煩死了。」

「神算龍女」並沒有停止，仍然道：「假使本座猜得不錯，宗鴻羽不但沒死，那血掌，便已完全練成了。」

這一句話，對「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來說，破實是一個震人心弦的消息，是以，她們一聞此言，四隻清澈美妙的目光，不由自主的全部投射到「神算龍女」臉上。

「神算龍女」笑了笑道：「令主剛才也見過他！」

「瑤池玉女」一怔，道：「剛才？」

「神算龍女」鄭重的道：「是的，剛才出現的那鬼面黑衣少年，除了那張五顏六色的鬼臉以後，沒有一處不像宗鴻羽，尤其，他用的也是血掌！」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靈鷲宮鈞天部諸女，在羣豪圍攻飄渺之役中，苦撐了四月餘，終全軍覆沒，僅剩的一二十人率數被俘。虛竹及時趕到，才救了衆女性命。羣豪逼廹虛竹說出童姥遺言，以期解除被生死符所制之苦。但廳中人數衆多，不乏別有用心之人。劍神卓不凡便是想獲知生死符秘密從而步童姥後塵，以控制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之人。他要虛竹將秘密告訴他，他願將自己高超的劍術傳給虛竹，以作交換。

虛竹子恩被群豪

卓不凡此言一出，羣豪臉上都現出艷羨之色，要知武林中絕世武功的獲得，全憑機緣，若得高人垂青，授以一招兩式，往往終身受用不盡，天下揚名、立身保命，皆由於此。但江湖上人心險惡，歹毒之徒習得高招後反噬恩師，亦是數見不鮮，是以貿然授藝之事，可說難得之極。劍神卓不凡的劍術已臻爐火純青之境，那是人所共見，他所以答應傳授虛竹，自是爲了要知道童姥的遺言，以取得生死符了。

虛竹尚未答覆，忽然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卓先生，你也是中了生死符麼？」卓不凡向那人瞧去，只見說話的是個中年道人，便道：「道長何出此問？」那人道：「卓先生若非身受生死符的荼毒，何以千方百計，也來求這破解之道？倘若卓先生意在挾制我輩，那麼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諸兄弟甫脫獅吻，又入虎口，只怕也未必甘心。卓先生雖然劍法通神，但若逼得咱們無路可走，衆兄弟也只好不顧死活的一搏了。」他這番話說得不亢不卑，但一語破的，揭穿了卓不凡的用心，辭鋒咄咄逼人。羣豪中登時有十餘人發言響應，說道：「象鼻島出塵道長之言，正合我心。」「小子，童姥到底有什麼遺言，你快當衆說了出來，否則大夥兒一擁而上，將你亂刀分屍，味道可不大妙。」卓不凡長劍抖動，發出嗡嗡嗡的聲響，說道：「小兄弟不用害怕，你在我身邊，瞧有誰能動了你一根毫毛？童姥的遺言，你只能跟我一個人說，若有第三人知道，我的劍法便不能傳你了。」

虛竹搖了搖頭，道：「童姥的遺言，只和我一人有關，你們便知道了也是無用。再說，不管怎樣，我是決計不說的。你的劍法雖好，我也不想學。」羣豪轟然叫好，道：「對，對！好小子，挺有骨氣，他的劍法學來有什麼用？」「人家嬌滴滴的小姑娘一句話便將他的劍招來歷揭破了，可見並無希奇之處。」又有人道：「這位姑娘既然識得劍法的來歷，自然也有破他劍法的本事。小兄弟，我勸你啊，若要拜師，還是拜這個小姑娘的爲妙，哈哈，哈哈。」

適才王玉燕說出卓不凡的師門來歷，已令他甚是惱怒，這時聽到各人的冷嘲熱諷，更是十分難堪。他斜眼向王玉燕望去，只見她含情脈脈的瞧着慕容復出神，對旁人的言語全沒理睬。按理說，既然有人說她能够破得卓不凡的劍法，她必須立卽否認，否則便是默認確能破得。其實王玉燕心中在想：「表哥爲什麼神色不大高興，是不是生我的氣啊？我甚麼地方得罪他了？莫非……莫非那位小師父畫了我的容貌藏在身邊，表哥就此着惱！」

卓不凡見她不置可否，心下惱怒更甚，一瞥眼間，突然見到放在一旁桌上的那軸圖畫，陡然想起：「這小子畫了她的肖像藏在懷中，自然是

對她有千萬分的情意。我要他吐露童姥的遺言，那是非從這小妞兒的身上着手不可，哈哈，有了！說道：「小兄弟，你的心事，我全知道，嘿嘿，郎才女貌，當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只不過有人從中作梗，你想稱心如意，却也不易。這樣吧，由我一力主持，將這位姑娘配了給你作妻房，即刻在此拜天地，今晚便在靈鷲宮中洞房如何？」說着笑吟吟地伸手指着王玉燕。

虛竹臉上一紅，忙道：「不，不！先生不可誤會。」卓不凡笑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知好色則慕少艾，原是人之常情，又何害羞之有？」原來自從「一字慧劍門」滿門師徒給童姥殺光後，卓不凡逃到長白山中極荒極寒之地，苦研劍法，無意中得了一部前輩高手遺留下來的劍經，勤練三十年，終於劍術大成，自信武功已然天下無敵，此番出山，在河北一口氣殺了幾個赫赫有名的好手，更是狂妄不可一世。他只道憑着手中一柄長劍，當世無人能與抗衡，言出法隨，誰敢有違！

虛竹所想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夢中姑娘」，突然聽卓不凡如此說，不由得狼狽萬狀，連說：「這個……這個……」卓不凡長劍抖動，一招「天如穹廬」，跟着又是一招「白霧茫茫」，兩招混而爲一，向王玉燕灑去，要將她身子圈在劍光之中，然後將她拉了過來，居爲奇貨，便可作爲向虛竹交換吐露秘密的代價。王玉燕見識雖高，武功却是平平，一見卓不凡使出這兩招，心中便道：「這是一招『天如穹廬』，再加上一招『白霧茫茫』，只須中宮直進，搗其心腹，便逼得他非收招不可，這是不攻自破。可是心中雖知其法，手上的功夫却使不出來，眼見劍光閃閃，罩向自己頭上，驚惶之下，「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慕容復早看出卓不凡這兩招並無傷害王玉燕之意，心想：「我不忙出手，且看這牛鼻子搗甚麼鬼？這小和尙是否爲了表妹而吐露機密？」但段譽一見卓不凡劍指指向玉燕，登時大驚失色，情急之下，脚下展開「凌波微步」，疾衝過去，擋在王玉燕的身前。卓不凡的劍招雖快，但段譽步法精妙，還是搶先了一步，也不知卓不凡是收招不及，還是故意的不欲收招，寒光閃處，嗤的一聲輕響，劍尖在段譽胸口劃了一條口子，自頸至腹，長達一尺有餘，衣衫盡裂，傷及肌膚。總算卓不凡志在逼求虛竹心中的機密，不欲此時殺人樹敵，這一劍手勁的輕重恰到好處，劍尖深入段譽肌膚不過一二分，創痕雖長，却非致命之傷。段譽嚇得呆了，一低頭見到自己胸膛和肚腹上如此長的一條創傷，鮮血迸流，只道已被他開膛破腹，立時便要斃命，叫道：「王姑娘，你……你快躲開，我來擋他一陣。」

卓不凡冷笑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居然不自量力，來做護花之人。」轉頭向虛竹道：「小兄弟，看中這位姑娘的人着實不少，我先動手給你除去一個情敵如何？」他手中長劍的劍尖指着段譽心口，相距一寸，抖動不定，只須輕輕一送，立即插入了他的心臟。

虛竹大驚，叫道：「不可，萬萬不可！」生怕卓不凡殺害段譽，左手伸出，小指在他右腕「太淵穴」上輕輕一拂，卓不凡手上一麻，握着劍柄的五指便即鬆了，虛竹順手將長劍抓在掌中。這一招奪劍之術，乃是「天山折梅手」中的高招，看似平平無奇，其實他小指一拂之中，含有最上乘的「小無相功」，卓不凡的功力再深三四十年，那長劍一樣也奪下來。虛竹抓到長劍，說道：「卓先生，這位段公子乃是好人，不可傷他性命。」順手又將長劍塞在卓不凡手中，俯身去察看段譽傷勢。

段譽嘆道：「王姑娘，我……我要死了但願你和慕容兄百年齊眉，白頭偕老。爹爹，媽媽：……我……我……」他所受之傷其實並不沉重，只是以爲自己胸膛肚腹給人剖開了，當然是非死不可，一洩氣，身子向後便倒。王玉燕搶着扶住，垂淚道：「段公子，你這全是爲了我……」虛竹治傷的本事乃是聾啞老人蘇星河所授，雖然不及薛神醫老到，却知傷勢要點之所在，當下出手如風，點了段譽胸腹間傷口左近的穴道，再看他傷口，登時放心，笑道：「段公子，你的劍傷不礙事，三四天便好。」段譽身子給王玉燕扶住，又見她爲自己哭泣，早已神魂飄盪，歡喜萬分，道：「王姑娘，你……你是爲我流淚麼？」玉燕點了點頭，珠淚又是滾滾而下。段譽道：「我段譽得有今日，他便再砍我幾十劍，我便爲你死幾百次，也是甘心。」虛竹的話，兩人竟都全沒聽進耳中。玉燕是心中感激，情難自已。段譽見到了意中人的眼淚，又知這眼淚是爲自己所流，那裏還關心自己的生死？

虛竹奪劍還劍，只是一瞬間之事，除了慕容復看得淸楚，卓不凡心中明白之外，旁人都道是

卓不凡手下留情，故意不取段譽的性命。

可是卓不凡心中驚怒之甚，實是難以形容，一轉念間，心道：「我巧得『無量劍』派前輩遺留的劍經，苦練三十餘年，當世怎能尙有敵手？是了，想必這小子誤打誤撞，剛好碰到我手腕上的太淵穴。天下十分湊巧之事，原是有的。倘若他眞是有意奪我手中兵刃，奪了去之後，又怎會還我？瞧這小子小小年紀，能有多大氣候，豈能奪得了卓某手中長劍？」心念及此，豪氣又生，說道：「小子，你忑也多事！」長劍一遞，劍尖便已指在虛竹的後心衣中。他手上勁力輕輕向前一送，要想刺破虛竹的衣衫，便如對付段譽一般，令他受些皮肉之苦。

那知虛竹此時體內北溟眞氣充盈流轉，浩浩鼓盪，卓不凡一劍刺到，激發了眞氣，劍尖一歪，劍鋒便從虛竹身側滑了開去。卓不凡大吃一驚，變招也快捷，立即收劍橫削，向虛竹脅下砍到。這一招「玉帶圍腰」一劍連攻他前、右、後三個方位，三處都是致命的要害，凌厲狠辣。這時他已知虛竹武功之高，大出自己意料之外，若不全力進擊，只怕要一敗塗地。

虛竹「咦」的一聲，身子微微一側，不懂卓不凡適才好端端地，何以突然翻臉，陡施殺手？嗤的一聲響，劍刃從他腋下穿過，將他的新袍子劃破了長長的一條。卓不凡第二擊不中，五分驚訝之外，更增了五分懼怕，他劍法本以快取勝，身子滴溜溜的打了半個圈子，長劍一挺，劍尖上突然生出半尺吞吐不定的靑芒。羣豪有十餘人驚呼：「劍芒，劍芒！」

那劍芒猶似長蛇般一伸一縮，卓不凡臉上露出獰笑，丹田中提一口眞氣，靑芒突盛，一劍向虛竹胸口刺了過來。虛竹從未見過別人的兵刃之上能生出靑芒，聽得羣豪呼喝，料想這是一門厲害的武功，只怕自己對付不了，脚步一錯，滑了開去，使的竟是「凌波微步」。卓不凡這一劍出了全力，中途無法變招，刷的一聲響，那長劍刺入了大石柱中，深入尺許。這根石柱乃極堅硬的花岡石所製，一柄柔軟的長劍居然刺入一尺有餘，可見卓不凡附在劍刃上的眞力，實是非同小可，羣豪忍不住喝了一聲采。

卓不凡手上一運勁，將長劍從石柱中拔了出來，仗劍向虛竹趕去，喝道：「小兄弟，你却能逃到那裏去？」虛竹心下害怕，滑脚又再避開，左側突然有人嘿嘿一聲冷笑說道：「小和尙，你躺下吧！」說話的是個女子聲音。兩道白光閃處，兩把飛刀在虛竹面前掠過。虛竹的凌波微步功夫雖沒有段譽那麼練得純熟，但這路功夫實在太過精妙，身隨意轉，飛刀來得雖快，虛竹還是輕輕巧巧的躱過。但見一個身穿淡紅衣衫的中年美婦變手一招，便將兩把飛刀接在手中。她掌心之中，倒似有股極强的吸力，將飛刀吸了過去。卓不凡讚道：「芙蓉仙子的飛刀神技，可教吾輩大開眼界了。」

虛竹驀地想起，那晚衆人合謀，進攻飄渺峯之時，劍神、芙蓉仙子二人和不平道人乃是一路，不平道人在雪峯上被自己以松球打死，難怪這二人要殺自己爲同伴報仇了。他自覺內疚，停了脚步，向劍神連連拱手，又向芙蓉仙子不住作揖，說道：「在下確是犯了極大的過錯，當眞該死，雖然當時在下並非有意，唉，總之是鑄成了難以挽回的大錯。兩位要打要罵，在下再也不敢躱閃了。」卓不凡和芝蓉仙子崔綠華對望了一眼，均想：「這小子終於害怕了。」其實他們並不知不平道人是死在虛竹的手下，卽使知道，也不擬殺他爲不平道人報仇。兩人是一般的心思，同時欺近身去，一左一右，抓住了虛竹的手腕。虛竹一想不平道人死時的慘狀，心中抱憾萬分，嘴裏不住討饒：「在下做錯了事，當眞後悔莫及。兩位儘管重重責罰，在下心甘情願的領受，就是要殺我抵命，在下他不敢違抗。」

卓不凡道：「你要我不傷你性命，那也容易，你只須將童姥的遺言，原原本本的說與我聽，便可饒了你。」芙蓉仙子崔綠華微笑道：「卓先生，小妹能不能聽？」卓不凡道：「咱們只要尋到破解生死符的法門，這裏衆位朋友人人都受其惠，又不是在下一人能得好處。」他既不說讓崔綠同聽秘密，亦不說不讓她聽，但言下之意，顯然是欲獨居其功，獨享其成。崔綠華微笑道：「小妹却沒你這麼好良心，我便是瞧着這小子不順眼。」左手緊緊抓着虛竹的手腕，右手一揚，兩柄飛刀便往虛竹胸口揷了下來。

原來卓不凡是企圖找到破解生死符的法門後，挾制羣豪，作威作福，崔綠華的用意却全然不同。她兄長崔成爲三十六洞的三個洞主聯手所殺，她決意爲兄報仇，要令生死符永無人能够解得，心想只要殺了虛竹，無人知道童姥的遺言，再要破解生死符就渺茫之極了，是以突然之間，

猛施殺手。她這下出手好快，卓不凡長劍本已入鞘，忙去拔劍，眼看已然慢了一步。虛竹一驚之下，不及多想，自然而然的生出反應，雙手一振，將卓不凡和崔綠華同時震出數步。

崔綠華一聲呼喝，飛刀脫手，疾向虛竹射去。她雖跌出數步，但以投擲暗器而論，仍可說是相距極近。卓不凡生怕虛竹被殺，舉劍往飛刀上撩去。但崔綠草早料到卓不凡定會出劍相救，兩柄飛刀脫手，跟着又有十柄飛刀連珠價擲了出來，其中三刀擲向卓不凡，志在將他擋得一擋，其餘七刀都是向虛竹射去，面門、咽喉、胸膛、小腹，盡在其飛刀的籠罩之下。虛竹雙手連抓，使出「天山折梅手」的高深武功，隨抓隨拋，但聽得玎玎璫璫之聲不絕，霎時之間，已有十三件兵刃投在腳邊。十二柄是崔綠華的飛刀，第十三件却是卓不凡的長劍。原來虛竹一用出這「折梅手」，沒再細想對手是誰，只是見兵刃便抓，順手將卓不凡的長劍也奪了下來。

他奪下十三件兵刃，一抬頭見到卓不凡的蒼白臉色，回過頭來，再見到崔綠華驚懼的眼神，心道：「糟糕，糟糕，我無意中又得罪了人啦。」忙道：「兩位請勿見怪，在下行事鹵莽。」雙手捧起兵刃，送到卓崔二人身前。

崔綠華氣量甚窄，還道他故意來羞辱自己，雙掌運力，猛向虛竹胸膛上擊了過去。但聽得拍的一聲響，但覺一股猛烈無比的力道反擊而來，崔綠華「啊」的一聲驚呼，身子向後飛出，砰的一下，重重撞在石牆之上，噴出兩口鮮血。要知虛竹此時體內的北溟真氣便如有形的實質一般，崔綠華的掌力一加引發，立時激起巨大的反力，將她推了出去。卓不凡此次與不平道人、崔綠華聯手，事先三人會考較過武功內力，雖然卓不凡較二人為强，但也只是稍勝一籌而已，實在是相差無幾。此刻見虛竹雙手捧着兵刃，單以體內的一股真氣，便將她彈得身受重傷，自己萬萬不是對手。他見機甚快，知道今日已討不了好去，雙手向虛竹一拱，說道：「佩服，佩服，後會有期。」虛竹道：「前輩請取了劍去。在下無意冒犯，請前輩不必介意。前輩要打要罵，為不平道長出氣，我……我決計不敢反抗。」

虛竹這時些話原是一番誠意，但在卓不凡聽來，全成了刻毒的譏諷。他臉上已無半點血色，大踏步向廳外走去，忽聽得一聲嬌叱，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站住了！靈鷲宮是甚麼地方，容得你要來便來，要去便去嗎？」卓不凡一凜，順手便按劍柄，一按之下，却按了個空，這才想起長劍已給虛竹奪去，抬頭看那說話的女子時，却沒瞧見說話之人，只見大門外攔着一塊花崗巨岩，二丈高、一丈寬，將那大門密不透風的堵死了。這塊巨岩不知是何時無聲無息的移來，自己竟是全然沒有警覺。

羣豪一見這等情景，均知已陷入了靈鷲宮的機關之中。眾人一路攻戰而前，將一干黃衫女子殺的殺、擒的擒，掃蕩得乾乾淨淨，進入大廳之後，也會四下察看有無伏兵，但此後有人身上生死符發作，各人觸目驚心，物傷其類，再加上一連串的變故接踵而來，竟沒想到身處險地，危機四伏。待得見到這塊巨岩堵死了大門，各人心中均是一凜：「今日若要生出靈鷲宮，只怕是大大的不易了。」

忽聽得頭頂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童姥姥座下四使婢，參見虛竹先生。」虛竹抬頭一看，只見大廳近屋頂之處，有九塊岩石凸了出來，似乎是九個小小的平台，其中四塊岩石上各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向着自己盈盈拜倒。那些平台離地至少也有四丈，但四女一拜之後，隨即縱身躍下，身在半空，手中各持一柄長劍，飄飄而下，當真如仙女下凡一般。眾人一見四女躍下的身手，便知她們輕功高得出奇，都不禁暗自驚懼。四女一穿淺紅、一穿月白、一穿淺碧、一穿淺黃、同時躍下，同時着地，足尖一落地，又向虛竹躬身拜倒，說道：「使婢迎接來遲，主人恕罪。」

虛竹作揖還禮，道：「四位姊姊不必多禮。」四個少女抬起頭來，眾人都是一驚。但見四女身形高矮豐纖一模一樣，而且相貌也是沒半點分別，一般的瓜子臉蛋，眼如點漆，直是清秀絕俗。虛竹道：「四位姊姊，如何稱呼？」那穿淺紅衣衫的女子道：「婢子四姊妹一胎孿生，童姥姥給婢子取名為梅劍，這三位妹子是蘭劍、竹劍、菊劍。適才遇到昊天、朱天諸部姊妹，得知種種。現下婢子將聚賢廳的大門關了，這一干大胆作反奴才如何處置，便請主人發落。」

羣豪聽她自稱為四姊妹一胎孿生，這才恍然，怪不得四人相貌一模一樣，但見她四人容顏秀麗，語音清柔，各人心中均生好感，不料說到後來，那梅劍竟說什麼「一干大胆作反的奴才」，實在是無禮之極，欺人太甚。當下便有兩條漢子

羣豪逌虛竹說出生死符秘密。

搶了上來，一人手持單刀，一人拿着一對判官筆，齊聲喝道：「小妞兒，你口中不乾淨的放……」突然間靑光一閃，蘭劍、竹劍姊妹長劍掠出，跟着噹噹兩响，兩條漢子的右腕已被截斷，手掌連着兵刃，掉在地下。這一招劍法迅捷無倫，那二人手腕已斷，口中還在說道：「……些什麼屁！哎唷！」大叫一聲，向後躍開，只洒得滿地都是鮮血。

虛竹識得蘭劍，竹劍二人的劍法，知道這一招「紡車宛轉」，乃是童姥的得意劍法之一，那日與李秋水比武，便曾用過。這是用來對付李秋水的劍招，威力之强，豈比尋常？這兩名漢子武功雖然不弱，却那裏閃避得了？

二女一出手便斷了二人的手腕，其餘各人雖然自忖武功比那兩條大漢要高得多的，却也不敢貿然出手，何况眼見這座大廳四壁都是厚實異常的花岡巨岩所砌成，又不知廳中另有何等厲害機關，各人登時面面相覷，誰也沒有作聲。寂靜之中，忽然人叢中又有一人「荷荷荷」的咆起吼來。衆人一聽，都知又有人身上的生死符催命來了。

羣衆相顧失色之際，一條鐵塔般的大漢縱跳而出，雙目盡赤，亂撕自己胸口衣服。許多人叫了起來「鐵鰲島島主！鐵鰲島島主！」那哈大霸口中呼叫，眞如一頭受傷了的猛虎，他提起鐵鉢般的拳頭，砰的一聲，將一張茶几擊得粉碎，隨即向菊劍衝去。菊劍見到他比猛獸還要可怖的神情，忘了自己劍法之强，心中害怕，一鑽頭便縮入了虛竹的懷中。哈大霸張起蒲扇般的大手，向梅劍抓來。這四個孿生師妹心意相通，菊劍嚇得混身發抖，梅劍早受感應，一見哈大霸撲到，「啊」」的一聲驚呼，躲到了虛竹背後。

哈大霸一抓不中，便往自己兩眼中挖去。羣豪瞧得心驚胆戰，知他神智已迷，體內的熬煎實是難以忍受。虛竹叫道：「使不得！」衣袖一帶，拂中他的臂彎，哈大霸雙手即垂了下來。虛竹道：「這位兄台體內所種的生死符發作，在下便給你解去了吧。」當即使出「天山六陽掌」中一招「陽歌天鈞」在哈大霸背心「靈台穴」上一拍。哈大霸一凜，全身宛如虛脫，委頓在地。靑光閃處，兩柄長劍分心向哈大霸刺到，正是蘭劍，竹劍二姝乘機出才。虛竹道：「不可！」左手一伸，夾手將雙劍奪了過來，喃喃唸道：「糟糕，糟糕，不知他的生死符中在何處？」原來他雖學會了生死符的破解之法，究竟見識淺陋，看不出哈大霸身上生死符的所在，這一招「陽歌天鈞」又出力太猛，哈大霸竟是經受不起。

那知哈大霸却道：「……中在……懸樞……氣……氣海……絲空竹……」虛竹喜道：「你自己知道，那就好了。」原來適才一招「陽歌天鈞」，已令他神智恢復，當即以童姥所授法門，用天山六

陽手的純陽之力，將他的懸樞，氣海，絲空竹三處穴道中寒冰生死符化去。哈大覇站起身來，揮拳踢腿，大喜若狂，突然撲翻在地，砰砰砰的向虛竹磕頭，說道：「恩公在上，哈大覇的性命，是你老人家給的，此後恩公但有所命，哈大覇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虛竹對人向來恭謹，一見哈大覇行此大禮，急忙跪下行禮，也砰砰砰的向他磕頭，說道：「在下不敢受此重禮，你向我磕頭，我也得向你磕頭。」哈大覇大聲道：「恩公快快請起，你向我磕頭，可真折殺小人了。」為了表示心中的感激之意，又多磕幾個頭。虛竹見他又磕頭，當下又磕頭還禮。

兩人爬在地下，磕頭不休，猛聽得幾百人齊聲叫了起來：「給我破解生死符，給我破解生死符。」身上中了生死符的羣豪，蜂湧而前，將二人團團圍住。一名老者伸手將哈大覇扶起，道：「不用磕頭啦，大夥兒都要請恩公療毒救命。」虛竹見哈大覇站起，這才站起身來，說道：「各位別忙，聽我一言。」霎時之間，大廳上沒半點聲息。虛竹說道：「要破解生死符，須得確知所種的部位，各位自已知不知道？」只聽得衆人亂成一團，有的說：「我知道！」有的說：「我中在委中穴，內庭穴！」有的說：「我全身發疼，他媽的也不知中在什麼鬼穴道！」有的說：「我身上麻癢疼痛，每個月不同，這生死符會走！」

突然有人大聲喝道：「大家不要吵，這般嚷嚷的，虛竹子先生能聽得見麼？」出聲呼喝的正是羣豪之首的烏老大，衆人便卽靜了下來。虛竹道：「在下雖蒙童姥授了破解生死符的法門……」七八個人忍不住叫了起來：「妙極，妙極！」「吾輩性命有救！」只聽虛竹續道：「……但辨穴認病的本事却極膚淺。不過各位也不必擔心，若是自已確知生死符部位的，在下逐一施治，助各位破解。就算不知，咱們慢慢琢磨，再請幾位精於醫道的朋友來一同參詳，總之是要治好為止。」羣豪大聲歡呼，只震得滿廳中都是回聲。過了良久，歡呼聲才漸漸止歇。梅劍突然冷冷的道：「主人答應給你們取生死符，那是他老人家的慈悲。可是你們大胆作亂，害得童姥離宮下山，在外仙逝，你們又攻打飄渺峯，害死了鈞天部的不少姊妹，這筆帳又如何算法？」此言一出，羣豪面面相覷，心中不禁冷了半截，尋思梅劍所言，確是實情，虛竹旣是童姥的傳人，對衆人所犯下的大罪也決不會置之不理。有人便欲出言哀懇，但轉念一想，害死童姥，倒反靈鷲宮之罪何等深重，豈能哀求幾句，便能了事？是以話到口邊，又縮了回去。烏老大說道：「這位姊姊所責的甚是有道理，吾輩罪過甚大，甘領虛竹子先生的責罰。」

羣豪一聽烏老大之言，大半會意，都跟着叫了起來：「不錯，咱們罪孽深重，虛竹子先生要如何責罰，大家甘心領罪。」有些人想到生死催命符時的痛苦，竟然雙膝一曲，跪了下來。要知烏老大看準了虛竹的脾氣，知他忠厚老實，絕非陰狠毒辣的童姥之可比，若是由他出手懲罰，下手也必比梅蘭菊竹四劍為輕，因之向他求告。

虛竹渾沒了主意，向梅劍道：「梅劍姊姊，你……你瞧該當怎麼辦？」梅劍道：「這些人都不是好人，害死了鈞天部這許多姊妹，非叫他們償命不可。」玉羇洞的洞主是個七十來歲的老者，向梅劍深深一揖，說道：「姑娘，咱們身上中了生死符，實在是慘不堪言，一聽到童姥姥她老人家不在峯上，不免着急，做錯了事，悔之莫及。求你姑娘大人大量，向虛竹子先生美言幾句。」梅劍臉一沉，道：「那些殺過人的，快將自已的右臂砍了，這是最輕的懲戒了。」她話一出口，覺得自已發號施令，於理不合，轉頭向虛竹道：「主人，你說是不是？」

虛竹覺得如此懲罰太重，却又不願得罪梅劍，道：「這個……這個……嗯……那個……」人羣中忽有一人越衆而出，臉如冠玉，俊雅文秀，正是大理國王子段譽。他性喜多管閒事，評論是非，向虛竹拱了拱手，笑道：「仁兄，這些人要來攻打飄渺峯，小弟一直是不贊成的，不過便說乾了咀，也勸他們不聽，今日闖下大禍，仁兄欲加罪責，倒也應當。小弟向仁兄討一個差使，由小弟來將這些朋友們責罰一番如何？」那日羣豪要殺死童姥，段譽力加勸阻，虛竹是親耳聽到的，知道這位公子仁心俠胆，對他向來好生欽重，何況自已正沒做理會處，聽他如此說，忙拱手道：「在下識見淺陋，不會處事。段公子肯出面料理，在下感激不盡。」羣衆初聽段譽強要出頭來責罰他們，心下如何肯服？有些脾氣急躁的已欲破口大罵，待聽得虛竹竟是一口答應，話到口邊，便都縮回去了。

段譽咳嗽一聲，淸了淸喉嚨，說道：「如此甚好。衆位所犯過誤，實在太大，在下所定的懲

罰之法，却也非輕。虛竹子先生既讓在下處理，衆位若有違抗，只怕虛竹子老兄便不肯給你們拔去身上的生死符了。嘿嘿，這第一條嘛，大家須得在童姥靈前恭恭敬敬磕上八個響頭，肅穆默念，懺悔前非，磕頭之時，倘若心中暗咒童老者，罪加一等。」虛竹喜道：「甚是，甚是！這第一條罰得很好。」羣豪本來不知這書獃子般的公子會提出什麼古怪難當的罰法來，都在惴惴不安，一聽他說要大夥在童姥靈前磕頭，均想：「人死爲大，在她靈前磕幾個頭，又有什麼打緊？何況咱們心裏暗咒老賊婆，誰又知道了？老子一面磕頭，一面暗罵老賊婆便是。」當即齊聲答應。

段譽見自己提出第一條後，衆人欣然同意，精神一振，說道：「這第二條，大家在鈞天部諸位死難姊姊的靈前行禮。毀傷過人的，必須磕頭，默念懺悔，還得身上掛塊麻布，戴孝誌哀。沒殺過人的，長揖爲禮，虛竹子仁兄提早給他們治病，以資獎勵。」

羣豪之中，一大半手上沒在飄渺峯頂染過鮮血，首先答應。殺傷過鈞天部諸女之人，聽他說不過是磕頭戴孝，比之梅劍要他們自斷右臂，懲罰輕了萬倍，自也不敢有何異議。

段譽道：「這第三條嗎，是要大家永遠臣服靈鷲宮，不得再生異心，虛竹子先生說什麼，大家便得聽號令。不但對虛竹子先生要恭恭敬敬，對梅蘭菊竹四位姊姊，以及什麼天，什麼地的那些姊姊妹妹們，也得客客氣氣，化敵爲友，再也不得動刀弄槍。倘若有那一位不服，不妨上來和虛竹子先生比上三招兩式，且看是他高明呢，還是你厲害！」

羣豪聽段譽這麼說，都道：「當得，當得！」更有人道：「公子定下的罰章，未免太便宜了咱們，不知更有甚麼吩咐？」段譽拍了拍手，道：「沒有了！」轉頭向虛竹道：「仁兄，小弟這三條罰章定得可對？」虛竹拱手道：「多謝，多謝，對之極矣。」他向梅劍等人瞧了一眼，臉上頗有歉然之色。蘭劍道：「主人，你是靈鷲宮之主，不論說甚麼，婢子們都得聽從。你氣量寬宏，饒了這些奴才，可也不必對咱們姊妹有甚抱歉。」虛竹一笑，道：「不敢！嗯，這個……在下心中還有幾句話，不知……不知該不該說？」

烏老大道：「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一向是飄渺峯的下屬，教主有何吩咐，誰也不敢違抗。段公子所定的三條罰章，實在是寬大之至。教主另有責罰，大夥兒自然甘心領受。」虛竹道：「在下年輕識淺，只不過承童姥姥指點了幾手武功，『教主』甚麼的，眞正是愧不敢當。在下有兩點意思，這個……這個……也不知道對不對，大胆說了出來，這個……請各位前輩琢磨琢磨。」他自幼至今，一直受人指使差遣，向居人下，從來不會自己出甚麼主意，而當衆說話，更是窘迫，是以這幾句說得吞吞吐吐，語氣之間，更是謙和之極。梅蘭菊竹四姝心中均想：「主人怎麼啦，對這些奴才們也用得着這麼客氣？」只聽烏老大道：「教主對咱們這般謙和，衆兄弟便是肝腦塗地，也是難報恩德於萬一。教主有命，便請吩咐吧」

虛竹道：「是，是！我若說錯了，諸位不要……不要這個見笑。我想說兩件事。第一件嘛，好像有點私心，在下……在下出身少林寺，本來……本是個小和尚，請諸位今後行走江湖之時，不要向少林派的僧俗弟子爲難。那是在下向各位求一個情，不敢說是甚麼命令。」烏老大大聲道：「教主有令：今後衆兄弟在江湖上遇到少林派的大師和俗家朋友們，須得好生相敬，千萬不可得罪了。」羣豪齊聲應道：「遵命。」虛竹見衆人答允，胆子便大了些，拱手道：「多謝，多謝！在下這第二件事，是請各位體會上天好生之德，不可隨便傷人殺人。最好當然是有生之物都不要殺，螻蟻尙且惜命，最好連葷腥也不吃，不過這一節不大容易，連在下自己也破戒吃葷了。所以……所以……那個殺人嗎，總之是不好，還是不殺人爲妙。」

烏老大又大聲道：「教主有令：靈鷲宮屬下一衆兄弟，今後不得妄殺無辜，胡亂殺生，否則嚴懲不貸。」

羣豪又齊聲應道：「遵命！」虛竹笑道：「烏先生，你幾句話便說得清清楚楚，我可不成。你……你的生死符中在那裏？我給你拔除了吧！」烏老大所以干冒奇險，率衆謀叛，爲來爲去就是要除去體中的生死符，聽得虛竹答應爲他拔除，從此去了這爲患無窮的附骨之蛆，當眞是不勝之喜，心中感激，雙膝一曲，便即拜倒。虛竹忙跪倒還禮，又問：「烏先生，你肚子上松球之傷，還可全愈了麼？」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前文提要】 上文寫至何蔚水闖進索天青住所，只見樊飛雲在，兩人同至五株古松之間的深洞之前，何蔚水縋向下去，在一岩洞中得遇一矮子，向何蔚水索取異數經，何蔚水不知對方來歷，心神震驚——

第十回　搜索全宮　魂廊驚魂

何蔚水一方面臉現笑容，一方面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好天罡指功夫，原來是鹿前輩，可將晚輩嚇壞了！」

那矮子翻了翻眼，道：「什麼六前輩，七前輩？」

何蔚水笑道：「鹿前輩，你別不認了，莫非你是苗疆毒矮子麼？」

那矮子揚起手來，「呸」地一聲，道：「該打，小姑娘，算你好見識，居然在我的一指之中，便認出了我的來歷來。」

何蔚水道：「旁人麼，我是認不出來的，但是天山矮仙的天罡指也認不出來，那還算得上在武林中走動過的人麼？」

高帽子是人人愛戴的，天山矮仙雖然已是武林中屈指可數的異人，然而一聽得何蔚水如此說法，仍然感到說不出來的舒服。

他「呵呵」一笑，道：「算你會說話，你那異數經，給不給我？」

何蔚水在這時候，不禁躊躇了起來。

如果她不知道對方的身份，而對方又要硬奪的話，那麼這本異數經，她是一定要拚死保護，不使它落入他人之手的。

然而，此際她卻已知道了對方是天山矮仙鹿波。矮仙鹿波為人極其正派，他向自已索取「異數經」，只怕另有用意，如果不給他，那便是得罪了一個絕代高人，如果給他的話……

何蔚水想了片刻，才嘆了一口氣，道：「鹿前輩，本來嘛，你想要那異數經，我萬無不給之理——」

鹿波不等何蔚水講完，便揮手道：「少廢話，你給是不給？」

何蔚水心中已決定，既然鹿波要異數經，自已一定給他，可是自已父親的血仇，卻也要鹿波作主！所以她答道：「給。」

鹿波一伸手，道：「那麼，拿來。」

何蔚水一咬牙，伸手入懷，將那本異數經拿了出來。何蔚水本待將異數經取出來之後，再詳細向鹿波講出自已父親的血仇，以及問他關於洪剛的下落。

卻不料事情的發展，大大地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這裏才一將那本異數經取出，鹿波按在石桌的中指，倏地豎了起來。

隨着他中指的豎起，「嗤」地一聲響，一縷指風，已然襲向何蔚水的脈門，何蔚水身子一震，五指鬆開，那本異數經向下落來。

何蔚水此際的武功也已極高，脈門一麻間，已覺出事情不妙，衣袖立時捲出，向那本異數經捲去，可是她這裏衣袖才一揚起，鹿波的動作比她更快，一伸手，已將異數經接住。

緊接着，鹿波陡地反手一掌，擊了出來，拍在何蔚水的衣袖上。

何蔚水身不由主，騰騰騰地向後，連退出了三四步，方始站穩。

而當她站穩身子之際，鹿波的身子，早已掠出山洞去了。

何蔚水心中這一急，實是非同小可，足尖一點，真氣提起，便向外追了出去。

等她追到了洞口，只見在直上直下的洞壁處，鹿波身形如飛，正迅速地向上升去。

那深濶的洞壁，雖然不致於光滑，但是可供點足之處卻也不多，所以何蔚水下來的時候，是用繩子，縋了下來的。

而這時，鹿波的身子，刷刷刷地向上竄去，竟像是根本不需要點足之處一樣。

何蔚水呆了一呆，幾乎哭了出來，叫道：「鹿前輩，鹿前輩！」

她一面叫，一面便抓住了繩子，蕩起身子來，待也要向上爬去。

可是她這裏才一抓住了繩子，便聽得「嗤」地一聲響，鹿波手揚處，精光一閃，一柄小小的飛刀，已向繩子射到，那股繩子，陡地斷了下來。

幸而何蔚水還未曾蕩起身子來，要不然，繩子一斷，她非連人帶繩跌了下去不可，下面深不見底，跌了下去，自然是難以活命了。

她出了一身冷汗，後退了一步，再抬起頭來看時，鹿波向上升去的勢子似乎更快。

何蔚水所在之處，離地面極深，向上看去，洞口只不過是極小的一點亮光而已。剎那之間，那點亮光處似乎有人影一閃，接着便什麼也看不到

了。

何蔚水站在洞口發呆，就算那股繩索在，她只怕也追不上鹿波的了，何況繩索已斷，她連要出去都已大成問題了。

何蔚水張口想叫，然而却又怕一出聲，將望日宮中的人引了來。

她實是料不到，自己就這樣失了那本異數經！算來，天山矮仙鹿波，也是極有聲望，極具地位的人物，何以竟用這樣卑鄙的手段，騙了自己的異數經去？難道眞是爲了自己好麼？

何蔚水在這兩年來，苦練異數經，武功日有進境，她也看出，若是照着異着異數經上所載的武功練去，不難到達極高的境界。

那本「異數經」，可以說是她安身立命的張本，如今驟然失去，她實是不知怎麼才好，站在洞口，望着下面黑黝黝的深洞，當眞想就此跳了下去，一了百了！

她翻來覆去，想了半晌，想來想去，天山矮仙的爲人，絕不致於如此無恥，此舉一定大有原因，自己還是先設法離開這裏的好。

離開了這裏之後，就算找上天山去，也要將那本異數經要了回來！

她抬頭向上看去，石壁嵯峨，想來攀上去，着實是不容易之事，一個不小心，便可能失足下墜。

她先小心翼翼，以手抓住了一塊凸出只有寸許的石角，一提眞氣，吊起了身子來，足尖踏在另一塊石角上，那塊石角凸出更少。

但是她人總算已吊在石壁上了。

何蔚水不敢回頭看去，只是咬着牙，向上慢慢地攀着，何幸她武學已極有根底，上得雖慢，但是却總不致於跌了下去。

好不容易，等她攀上了那個深洞，她已然是筋疲力盡了，她倒在洞邊，喘了好一回氣，才站了起來。只見那股繩索的一端，還繫在樹上，可是樊飛雲却已然不見了。

何蔚水也不敢出聲呼叫，她是爲了找尋洪剛，才到這裏來的。

如今，洪剛未曾找到，反倒將異數經失去，何蔚水的心中，實是懊喪之極。

照情理來推測，洪剛被索天青藏在這個洞中，似乎是無可懷疑之事，然則何以洞中沒有洪剛，只有天山矮仙鹿波呢？

洪剛的去處，鹿波一定是知道的，但，鹿波又在什麼地方呢？

何蔚水並沒有想了多久，便一躍而起，向外奔了出去，她知道鹿波不會再在望日宮中去，她也想走出了望日宮再說。

望日宮中房舍極多，她奔了片刻，只聽得前面，陡地傳來了兩下巨喝。

何蔚水一聽，便聽出那兩下巨喝聲，正是索天青和帥奇兩人所發出的！何蔚水猛地停了下來，貼着墻角站了片刻。只聽得兩人的呼喝之聲，不絕於耳，顯然是兩人正在動手。

何蔚水慢慢地移動着身子，來到了墻角處，小心地探出頭去。

她向前一看，只見前面是一幅空地，空地過去，便是很高的圍墻，那正是望日宮正門的所在，何蔚水曾經從這裏衝進望日宮來的，她自然記得。而獅王帥奇和索天青兩人，就在圍墻之上動手。

那圍墻雖然極厚，但是也只不過一尺多些，在墻頭之上動手，除了前進，後退之外，可以說絕無其他廻旋的餘地的！

所以，這兩人這時，正在一掌接着一掌的硬拼，每拼一掌，兩人便各自發出了一下呼喝之聲。

奇的是兩人手掌相交之際，却是寂然無聲。

何蔚水看到，每一掌，索天青便向後退出半步許，轉眼之間，七八掌下來，索天青已一連退出了三四步去。何蔚水已看出這兩大高手的內力，一個至剛至陽，一個却至陰至柔，所以他們兩人的手掌相交之際，陰陽兩股力道互消，一點聲音也沒有。

但是索天青吃虧在眞力不如帥奇，所以才被逼得連連後退。

當然，這不能說是索天青的功力，不如獅王帥奇。需知索天青外號人稱「宇內一魂」，在輕功方面，另有過人的造詣，只不過此際是在墻頭上動手，索天青施展不開而已！

何蔚水又看到，在那塊空地上，站着不少人，連望日上人也在。

望日上人背負雙手，神色優閒，口中不斷地道：「帥獅王，你遠來是客，何以反而動起手來了？索朋友，你好來好去，就算不想留在望日宮了

望日上人傳命把守，嚴密搜索，何蔚水連忙溜了下來，覓地躲避。

，又何必和帥朋友惡鬥！」

何蔚水深通人情世故，聽出望日上人的話，聽來像是勸架，但事實上他的話，卻是說來輕描淡寫，一點份量也沒有，那證明他的心中，正是想兩人打下去，拚一個你死我活。

而事實上，這兩人的確也越打越是激烈，獅王帥奇一頭紅髮，根根倒豎，配上他大眼、獅鼻，看來正如一頭猛獅一樣。

他蒲扇也似的手掌，每一掌向前推出的勢子並不快，但是當他一掌和索天青的手掌相交，索天青向後退去，他向前踏出之際，他的靴子，都陷入墻頭，分明已將墻頭的磚塊踏碎。

片刻之間，索天青又退出了七八步，帥奇一聲大喝，道：「姓索的小子，你再退下去，我也要替你臉紅了，還不認輸麼？」

在墻頭上那麼窄的地方動手，又是在和帥奇硬拚掌力，索天青所佔的形勢，可以說是不利之極，是以他才節節後退。

可是帥奇要索天青認輸，索天青卻是萬萬不肯答應的。

只聽得他發出了一聲陰森森冷笑，道：「笑話！」

就在他發出那一下冷笑之際，帥奇雙掌一齊揚起，同時向前推來！

索天青剛才接連後退，等的就是這個機會！

他一見帥奇終於雙掌齊出，心中不禁大喜，他雙掌也齊揚了起來，作勢欲拒，可是事實上，他真氣卻早已提起。

就在帥奇雙掌，帶着排山倒海也似的掌力，挾着轟轟發發之聲，向前疾湧而來之際，索天青一聲怪嘯，身子突然凌空拔起。

索天青身子拔起，並不是向後退去，反倒是向着帥奇掠出，電光石火之間，帥奇的那兩掌之力，排空而至，擊了個空，掌力沒有了着落，直湧到了大門旁的斗簷上，「轟」地一聲巨響，將大門之上的斗拱飛簷，撞坍了一大片。

就在此時，索天青已在帥奇的頭上掠過，到了帥奇的背後。

他雙足才一沾到墻頭，也不轉過身來，反手一掌，便向後拍出！

這時候，兩人是背對着背的，索天青這一掌發出，一股陰柔之極的掌力，向帥奇的背心，疾湧了過來。帥奇在雙擊空之際，便已覺出不妙，連忙收住了掌勢，可是也就在此際，索天青的掌力，已經向他的背後，疾湧了過來。

帥奇覺出對方的掌力已到，他自已知道索天青的掌力，非同小可，豈可硬挺上他的一掌，足尖一點，身子便向前掠去。

而索天青一掌才發，人便轉過了身子，第二掌接着又發出，兩掌掌力，綿綿不絕，向前湧出。

帥奇本來想在墻頭上奔出幾步，將索天青的掌力卸去的，可是當他奔出了五六步，卸去了索天青第一掌的力道之後，索天青第二掌的力道，卻又已湧到，他只得再向前奔去。

只聽得索天青「哈哈」大笑，道：「姓帥的，你號稱獅王，怎地抱頭鼠竄而逃？」

他一面說，一面身子一斜，便已然落了下來，逕落在望日上人面前，

本刊鄭重啓事

本刊所有文字，除非經本社同意，不得轉載，及保留改編電影劇本、電視劇本、舞台劇本等權益，否則當依法起訴，追究賠償。

命令地道：「上人，我在望日宮住了許久，蒙你善待，十分感激。」

望日上人乾笑了幾聲，道：「說哪裏話來。」

師奇在這時候，也已止下了步，轉過身來，一聲大吼，飛掠而下。

索天青身子一轉，轉到了望日上人身後，道：「索某人說走便走，但有一件東西留在望日宮中，却是不能不帶走！」

何蔚水聽了，心中不禁暗罵了一聲混賬。

因爲索天青稱回望日宮，所要帶走的，分明便是洪剛，洪剛乃是一個人，可是索天青却將之說成一件「東西」，何蔚水心中自然要發怒。

望日上人面上，仍是皮笑肉不笑，道：「是麼？那何勞索先生親去，待在下命人去取了來，也就是了，來人哪，代索先生去取物事！」

立時便有一名大漢，答應一聲。

望日上人向索天青望去，道：「索先生，你要取的是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

索天青在聽得望日上人說可以要人代取物事之際，面色便已經微微一變，這時，他面上神情，更是陰森無比，道：「這些日子來，索某人只當交上了一個朋友，原來却是瞎了眼！」

望日上人面色，也立即一沉，道：「索先生，你這是什麼話。」

索天青厲聲道：「我說我是瞎了眼！」

他這一句話剛出口，身子突然箭也似射，斜拔了起來。

望日上人也算得辣手，登翻臉便翻臉，索天青的話一說完，他已然五指如鉤，一抓抓下。

可是索天青却走得比他下手更快，望日上人那一抓抓下，抓了個空，索天青一聲長笑，身形如烟，早已到了對面的屋角之上，這一下輕功造詣之高，實是使人咋舌之極！他在對面屋頂之上，又是「哈哈」一笑，身子再自一閃，便已不見了蹤影。

何蔚水心想，索天青此去，一定是去找洪剛了，別說洪剛已不在那洞中，就是還在那洞中的話，索天青難道能帶着洪剛闖出去麼？他也未免太自負些了！

何蔚水縮在牆角，仍是一聲不敢出。

只聽得望日上人連聲號令，又命師奇守住了正門，他自己身形拔起，也追了下去。

何蔚水聽得望日上人所下的命令，正是要望日宮中的高手，嚴密把守，不准索天青離去，何蔚水的心中，不禁暗暗叫苦！

因爲望日上人的目的，雖然是索天青，但是她却在夾縫之中！

何蔚水知道，自己是躲不過望日宮去的了，而牆角之處，也絕不能藏身太久的。

是以她身子一縮，縮回了幾步，轉過身來，轉過了另一個牆角，又向前掠出了丈許，穿進了一扇門，來到了一條長長的走廊之中。

那走廊的兩旁，全是一扇一扇的房門，何蔚水踏出了幾步，只覺得靜到了極點，那些房間之中，當然不會有人的。

她隨便揀了一扇門，用力一推，那門竟是虛掩着的，何蔚水這一推，用的力道過太大了些，身子一個踉蹌，跌了進去。

何蔚水連忙將門關上，室內一片漆黑，竟是一間連窗戶也沒有的密室。

何蔚水吁了一口氣，側耳向外聽去，只聽得在走廊的口子上，似有人聲傳來，但是並沒有人進走廊來。何蔚水漸漸地放下心來。

過了片刻，又聽得走廊口有人道：「金手書生已遭毒手了，索天青會不會進這條還魂廊去了？」

另一個人道：「你想，索天青在望日宮又不是一天兩天，他有胆子進這條還魂廊麼？就算他躲在裏面，你去搜他啊？」

那先一個講話的人，聲音中充滿了恐怖之意，道：「別……開玩笑，」

由於走廊中十分寂靜，所以走廊口子上那兩個人的交談，何蔚水聽得相當清楚，她聽了之後，不由得爲之毛髮直豎。

雖然這時候她躲在這間房間內，在黑暗之中，平平安安，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但是她却仍然禁不住機伶伶地打了幾個寒戰！

因爲，在聽到了那兩個人的對話之後，她知道了這條十分靜寂的走廊，叫作「還魂廊」。這個名字便已有令人毛髮直豎之感！（未完）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名作家曾雍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雍也先生重新予以添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可也

茲髮素

植物油

每日搽用一次　一連七天

保証恢復原来黑色

簡法用

速効功

GOTAS DIVINAS

Vegetable Oil

・各大公司葯房均售・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237563 224485

西班牙出品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電話：七一五

版權所有・不准